

夜
间
的
歌

目录

一、得救与蒙召 1

二、信心的生活 37

三、圣经的故事 60

四、属灵的争战 78

生平年表 184

一、得救与蒙召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華。(约书亚记 24:15)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事奉的神，……。 (提摩太后书 1:3)

家庭的熏陶

我的家四代都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从曾祖母起就相信耶稣。曾祖父是个性情非常刚烈、急躁的人，他的子孙也继承了他这一刚强的性格。

有一个小故事说明我曾祖父的性格。那时曾祖父在家乡是乡里的老大，本村一个姑娘嫁到别村，受不了婆家的虐待、欺负，就回到本村来哭诉。曾祖父好打抱不平，一听这事就连夜赶到女方婆家去，教训了他们一顿，当夜回程，已经是天亮，城门都开了。可见我家的人有一种极其固执和刚强的个性。

曾祖父是一位学武功的人。他颈项常披着一条毛巾；只要将毛巾浸透了水，往墙头一甩，他就可借势翻墙越壁。因他的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刚烈，传教士就请他专门负责接送文件、汇款和书籍。

曾祖母信耶稣是因给传教士洗衣服，慢慢地听了道明白的，以后就相信接受耶稣了。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就是我祖父。他先是作学徒，蒙神恩召后，读了圣道学，作传道，后来当牧师。

曾祖母享受极长寿数，九十六岁才归回天家，我们第四代子孙都得以亲近又侍奉她。曾祖母晚年有很多人侍奉她。她自

夜间的歌 2

己一个人吃饭，因为太老了，没有牙齿，饮食都是特别煮的。她在哪里坐，家人就把饭端到那里给她吃。记得我五、六岁时，有一次在走廊玩耍，看到她的饭菜已经端来。我很想尝尝她的饭菜或糕饼，因为我猜那一定是很好吃的。虽然是摇铃吃中饭的时间了，我还是赖在她身边不走，她想不出办法叫我去吃饭，就说：“快去吃饭！我手上的玉环(镯)等我死了给你。”我得到这个应许，就去吃饭。我家很少向小孩子撒谎，我就信以为真。因为我太小了，不明白什么是“死”，当时也还没有看见过死人。

有一天早晨，我醒了。“怎么，妈妈去哪里了？”我自己穿上衣服下床，打开房门，看见妈妈一大清早就坐在缝纫机旁，一边缝着白布，一边流着泪，很伤心。我问：“妈妈，什么事让你哭了？”

“曾祖母死了，”她答。

我说：“哎，曾祖母说，她死了，玉环要给我的，我去拿。”

妈妈说：“可不敢去拿！楼下人很多，你是拿不到的。曾祖母把玉环带到棺材里去了。”

曾祖母临终时像圣徒真正的回归。据说她两手拱起，用闽南话对自己的儿子说：“请啊！”(意思就是“再见”)，又对媳妇说：“请啊(再见)！天门已经开了，迎接我了，我回天家去。”很安然地说完，就躺下，断了气，享年九十六岁。

葬礼时，祖父不准我们小孩子大声哀哭。四十多个子孙随着棺材，默默无声，很安静地埋葬了亲人。

过了二十多年，曾祖母的坟地被徵用，要开辟建造博物馆。要迁移时，没有其他亲戚帮忙，我就去办理收拾骨头、重

新下葬的事宜。妈妈就说：“曾祖母的玉环，你可以拿去。”我拿着这件遗物，想到那双洗衣服的手，是接受了永远的生命。

祖父一生传道四十二年，就在一个小小的港口渔民区(现称厦门港)，从年轻到年老，四十二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忠心事奉主，没有换过地方。即使在抗战时期，日本军队侵占厦门，祖父也没有躲避、离开教堂。每礼拜天，钟声仍然从这里传向四方。

那时，祖母携带我们一家大小，到邻近的鼓浪屿(万国租界地)避难。每逢主日清晨，我们一家人就到海边引颈翘首，焦虑地等候对岸教堂的钟声传来。听到了，才如释重负——“祖父还活着。”

祖父常说：“教会(礼拜堂)在这里，我必须照顾众信徒。我走了，弟兄姊妹们将如何呢！”(参约 10:12)

祖父在世时曾办一所教会养老院，由祖母负责管理。教会还有一间小学。他四十二年如一日蹲在一个点(教会、养老院、小学)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每天天未亮，祖父就起床，然后全家大小都起床，打扫整理。我小的时候就要负责打扫整座房屋的楼下(姐姐打扫楼上，因为我比姐姐负责任)，楼下的房间很多，有走廊、客厅、饭厅，还有祖父母的房间。

中午，我们家午睡最多是一刻钟，晚间要做家庭礼拜，唱诗、读经、跪下祷告。我们从小到读中学，祖父都是教育我们，说话要诚实。学校成绩单上“品德”一项若是“甲”的，有奖：一块银元。他不大注意我们成绩如何！他说，才能、恩赐，各人不一样，但操行品德是完全应该好的。

夜间的歌 4

他生活简朴，自己只穿着蓝布长衫。就我所知道的，他只有一双皮鞋，还是到上海开会时女儿买给他的。最使我羡慕的是，我从没有看见祖父生病在床，这是莫大的蒙福。他一生操劳胜过众人：我家天天都有信徒或远近的客人来访、谈道。祖父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在那个时代，乃是神合用的工人，无停无休，没有疲倦，没有怨言，在一个教堂里传道四十二年。直到去世之前，祖父才病了一个月。那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就归回天家安息了。

家中给我很深厚的基督教教育。我虽然相信神、相信耶稣，也明白末日(约 12:48)的审判、地狱与天堂，但却是朦朦胧胧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只充满了今世的追求，想着自己要有很好的技能，以备一生之用。妈妈给我的教育是：自己要有本事，才能做各样的工作，不必依靠别人生活。因为我父亲从年轻就患上了肺病，一生缠绕不休，一直病到年老，致使家境非常贫乏、困苦。所以我妈妈要我们好好读书，自己有专门的技术，免得一生困苦缺乏。我就用尽所有的力量去研究自己所喜爱的专业，下了极多的苦功。但是想到神的审判，心中就惊慌，不知如何才能逃脱。害怕死亡和审判，这种恐惧使我心里惶惶不安！

蒙恩与得救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的布道会，请了很多的传道人，安排每日传福音。每一天的讲道都使我惧怕，不知如何才能免去将来的刑罚。这样忧愁和痛苦的心情有相当长的时间，我却没有告诉任何人。表面上我还是欢乐的，照常上学读书，也很活泼，但内心的忧伤却无人知晓。

直到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在那会里我的年纪算是最小的，十五岁而已。我是牧师的子孙，我也相信主耶稣，但对主耶稣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与主也没有生命的联系。

那次夏令会的总题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有人教唱诗歌，我声音很好，但歌词却唱错了，因为心不在焉，不懂得那些歌词的意思。那领唱的说要“口唱心和”，是暗示着我的错误。那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些不对劲。

最使我感到困难的，就是小组祷告会。我们这一小组全是弹琴的朋友，我姐姐、表姐、堂姐，还有两三个同一位钢琴老师教的小朋友，都是嘻嘻哈哈过日子的人。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每个小组都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迫切地祈祷，跪在地上，祈求不完，有很多的话可以祷告。唯有我们这一小组，祷告最简单，每一个人说上几句，几分钟，祷告会就结束。然后坐在那儿谈天，没有事可做，等别人祷告完了，再换上别的节目。那时我觉得很希奇：“怎么别人祷告得那么长、那么热忱，而我们却是既简短又冷冰冰的？这是什么缘故？”

有一位带领我们小组的姊妹，她最了解我们的心情。她来帮助我们，指出我们的相信是在头脑里、理智里，而没有实际遇见基督，没有和他的生命发生关系，所以祷告内容空洞，不真实，好像对着空气说话。她的话讲出了我们内心的光景。

在这个夏令会里让我很清楚地认识人应该如何求告耶稣才能得着生命。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才能免去将来极重的刑罚、地狱之火。

一星期的会就要结束了。我记得最后那天下午是“献心会”，很多人到台前去奉献自己，述说主的爱和自己会在会中所

夜间的歌 6

得到的恩典。我的心却极其悲伤，不但不会奉献自己，而是明白自己还未得救，没有遇见神！夏令会结束了，大家欢欢乐乐地回家，我们这一小组的人却哭泣流泪，赖在屋里不走了。我大姐告诉带领的老师：“我们的姊妹说‘我们还未得救’。”一说完就放声大哭了。

年长的姊妹知道我们的情况，急速地说：“快点来，我们跪下祷告吧！”会中还留下的十几位传道人和我们一起跪在一个大厅里，大声地祷告。我的眼泪如泉水直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有求主耶稣拯救我。那诚实的心、痛悔的灵、泪流满面的祈求，蒙了悦纳。我听到一位年长的老师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祷告完，我们就走出大门，到一个小广场。六个姑娘坐在那儿的石头上，喜乐满脸，尽是欢乐、喜笑。是什么进入了我的心？我里面的情况全部改变，好像天地都焕然一新，一切都欢欣安乐。心灵里也会祷告、也会唱歌，变了一个新天新地。我与主开始了亲密的交往，随处都可以祷告，又长又甘甜。我们六个人笑个不停，太阳已经下山，夜幕降临，我们还是欢笑不止，不想回家。

这奇异的大转变是我得救的见证，圣灵的充满是会令人欢喜得跳跃起来。从此以后，我有了明显的变化，读经、祷告、唱诗都和从前形式的崇拜不一样；我的内心是那么的安宁，相信耶稣的救赎使我必不至于再受审判，地狱之火与我无关；我的结局是永生，是乐园。喜乐充满了我的心，我常常感激主的大爱、主的拯救；我是个得救重生的人，我赞美神所设立的救法，使人得到永生。我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唯有敬拜他！

得救以后，我前面所说的那位带领的姊妹(她丈夫是位大

学教授，二人结婚后过了一段人生以为美满的年月。而后她丈夫却又爱上了别的女人，抛弃了这位姊妹。因此她极其伤心，甚至患上肺病，回到娘家来治疗。她傍晚散步的地方不是小公园，而是坟墓的周围，整天极其悲观。那时，她只想到人生的结局。有一位传福音的姊妹知道了，常常到她病床边给她传福音，她接受主，有了永生的盼望。从此她接受耶稣作她的救主，平安和喜乐充满了她，使她从绝望中归回主的爱里。她整个人变了，热心爱主，且有真实的见证)，她非常关爱我们，因为我们刚刚得救，需要细心的带领。她要我们每星期六下午到她家，有个小小的交通聚会，每个人在会上分享自己一个星期以来的读经心得，作小小的见证；彼此认罪，在光中看见自己，并互相代求，得到造就。

从得救以后，我们每星期都有一次交通聚会。一方面自己灵修读神的话，另一方面是在主里交通、得到肢体的供应，肢体彼此扶助往前行！这是我在走神的道路时两件重要的事，一直没有停止过。在那姊妹家有一年多的小小交通聚会，得益不少！而后在我们的礼拜堂有一个青年团契，性质也是一样的，像<玛拉基书>三章 16 节所说：

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華側耳而听，
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
记录那敬畏耶和華、思念他名的人。

交通聚会使我们很得益处，几个弟兄姐妹非常敞开，有难题也常提出讨论；有困苦大家安慰帮助，一齐赞美、一齐祈祷，我觉得非常温暖。神侧耳而听，实在太美了！

夜间的歌 8

姐姐和我虽然都是得救的人了，但发现自己还是赤身露体，没有一点白衣遮盖(义行)--口里还是会撒谎，也会说些戏耍嬉笑、不正经的话。这些话往往一脱口后，心中马上就有责备，随后却又再犯，我们很困苦。像<罗马书>七章 19 节所写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纠正自己。一次想到要用尺打手心：姐姐若听到了我说坏话，我就要伸手让她打，使劲地打，非常痛。若是她说了，我也照样用尺打她。彼此甘心情愿，为了纠正自己。虽然用了人为的方法，但也看到果效：我们的言语已经和家中其他的姐妹有区别了。经历了神的话：“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太 11:12)。

过了一年多，有一次表姐来找我们玩，发现我们变了。她说：“你们两姊妹怎么谈话都是一本正经？”我们和她的想法、看法自然也有一定的距离。她所谈的尽是跳舞会里的情况，男男女女的打扮装饰，如何互相追求。这些和我们谈话的内容大有区别。以后我们和她的往来就渐渐少了(参雅 4:4)。

虽然有所长进，但我的心里还是向望世上的名利地位和事业；发奋读书、要有成就的想法还是很强烈，盼望自己成名成家。当时的姑娘，喜爱打扮；若有男朋友来追求，读完中学就嫁人了。我在中学时，就曾有个极有钱的人来求婚，但是被我一口拒绝：“我要读书。”家长已经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要靠自己努力，自己要有技能才可以赚钱。真是像雅各，用力地抓。但是神有办法，他的生命在我心中一天天地成长、壮大。

我已经说过，自从得救以后，我就保持每天早上灵修，看圣经，写心得。虽然年纪很轻，但是我却留意，如何听见了神

的话语又去遵行，神也用他的话语一点一滴指引我。

祷告蒙垂听

有一个夏天，我得了香港脚，突然大发作，十分疼痛。由于用药过度，皮肉更加破裂，鲜肉都可以看得见，风吹都很疼。一星期不能走路、上学，在家里喊痛。我是最怕痛的人，一点点小病总是唉声叹气。

记得那一天，妈妈和姐姐照顾得太疲倦了，全都去睡觉了。我仍然疼痛不已，想再麻烦她们，心里也过意不去。太痛了，实在没办法，手一摸也痛，动一下也痛，就连风吹也痛。已是深夜，自己咬紧牙关，实在无法忍受，就从床上，赤着脚跑到楼下药厨，想拿药止痛。在拿药时，我突然想起主耶稣当日在世会医病，难道今天不会医好我的脚、使我不痛吗！药拿到楼上房间里，放在桌子上，我就跪在地上作简单的祈求。祷告完坐在床上，真的就不痛了，好像是换了两只脚，一抓一提，哟！怎么不痛了呢？再用力压一下，好像好的脚一般，我就发出感恩和赞美。从此，我知道主耶稣在今天仍然会医治。

还有一次，我二弟患了慢性盲肠炎，发病的时候常是痛得哀哼不已。刚好是夏天，天气太热，医院又没有病床，无法得到医治。一个深夜，妈妈来催醒我说：“弟弟又在痛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睡得迷迷糊糊，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起来走到弟弟房里，也没问病痛如何。只看见他坐在蚊帐里，捂着肚子，呻吟不停。妈妈和我一起跪在床边，记得还是用简单的祈求，就回去重新睡觉。天亮了，我问二弟好了没有？他说不疼了。从此二弟的盲肠炎就完全得医治，没有开刀，没有再发炎。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雅 5:15)。信心的课

程，都是从小至大、从低到高慢慢逐步加添。主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路 6:48）。

听到主的话，就去行；神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参林后 1:20）。我们都可以领受主的应许，去遵行。

蒙召与顺服

在得救以后的五年间，我学习了个人传福音，而且要每一天向一个人说到神的救恩，并请人去听福音。自己成了最忙碌的人，每天很早起床灵修，而后练声练琴。我一边读中学，课外还请两位音乐老师教声乐和钢琴，学习负担很重。加上我又是一个活跃的人，学校里选我担任自治会的主席，工作加上课程，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忙得心脏不好，脸都虚肿。真是两手抓得很紧，一面要神，一面要世界；还说是尽自己的本份生活。但是神用水藉着道把我慢慢洗净；我很希奇他的预定，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罗 9:16）。

这五年之间又有一次培灵会，来了一个北方的传道人，他谈了自己蒙召的经过，作了见证。题目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赛 6:8）我心里暗暗地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培灵会挑旺了我爱主的心。

在大会中有很多人走到台上去奉献自己，而我却不肯，只是坐在位子上，用极微声的祷告说：“在最黑暗的角落，为神点上一根蜡烛发光，我愿意！”这是不出声的回应神的差遣。我的神是察看人的肺腑心肠的，接纳了我所作的奉献，从此以

后就在各方面亲自洗净、拆毁、建造。

1946年秋，我考上福建音专，就离开了家人、亲友和弟兄姐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过着新的生活。神在各方面都给我很好的安排，学校虽然刚刚开办，但我的声乐老师是很正规的学院毕业的。我自己也决心要尽心努力，订了三条应当遵守的原则：

- 一、每天早晨要坚持灵修生活，祷告、读圣经；
- 二、晚上绝不随意外出(除了集体行动)；
- 三、不随使用别人的财物，特别是男生的。

因为考虑到自己太年轻，单独在外，一定要保持身心洁净，所以极严格地遵守自己所定的原则。

学校里有个青年会——基督徒学生的聚会。刚到校时，我也参加，但我发现它与我们家乡的团契不一样。参加青年会的同学很多，还开办了同乐会、音乐会，嘻嘻哈哈，吃糖果。他们看我常常谈论得救的事和得救的信心，并强调要看圣经，就选我当了灵修部的负责人。

有一次会上，我教了短歌“永远，永远，你到哪儿去过永远？”我说：“人应当悔改相信耶稣，才能到神那里去过永远。”过了些日子，有一位同学悔改信耶稣了。他本来是传道人的儿子，但是对神认识不清楚，在学校里还是与不信主的人一样，争闹不休。当他一悔改信主后，就当着大家在膳厅里公开认罪，握着与他吵架的同学的手，请他饶恕自己的过错。他常与我接近，也学习天天灵修，看圣经，在属灵方面有显著的进步。星期天我们也常到礼拜堂去聚会。

后来我觉得青年会的宗旨与我所信的不一样；它虽然有形式的各种聚会，但属灵的供应很差。他们着重研究各种科学和

社会活动，与主耶稣的教导大相径庭。当很多同学提出难题时，他们就请了神学院的老师来解答，所讲的真让我大吃一惊。那是新神学，只说些普通的道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纯正的信仰。甚至将神的计划都化为乌托邦[注 1]，真是迷人；完全是异教之风，把基督纯正的信仰全部丢弃。

我心中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和这位刚得救的同学及另一位信主的同学一起，三个人在星期天晚上有交通聚会，像家乡的形式：祷告、赞美、分享一星期的读经心得以及蒙神带领的见证。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但信仰是纯正的。有真正基督的生命，肢体才能彼此交通、安慰、劝化。我们就这样离开了那形式化的宗教团体。

我们虽然只是三个人每星期一次的聚会、祷告，但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听了我们的祈求。第二年就有七位同学参加，第三年已经有二十多位了，都很同心追求，渴慕神的话语并遵照神的话语去行。

神让得救的人数加添，又预备了一位非常好的来自北方的女传道人(郑惠端姊妹/详见<奇异恩典>)常常来带领我们，用真道装备我们，使我们走在正道上，越发热心爱主。神的爱真是无微不至；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一位很好的传道人在身边一步步引导，因为我们还是年幼无知，不会吃乾粮，还得喂奶。这女传道给我很大的帮助，她指明有两种奉献：一是财物的奉献；一是本身献在祭坛上(参林后 8:1-5)。她说了很多美好的见证，都是诚诚实实遵照神的话去行；特别是她蒙召专作主工的见证，给我很大的影响。

然而，那个时候我有自己的打算，只想要好好学习专业；学成以后，工作余下的时光可以事奉主，用业余的时间协助教

会。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得救后的五年，我很平静地读书。到了十八岁那年，我从读经和听道之中发现有很明显的蒙召启示，有很多属灵的传道者也对我说：“最好你能一生事奉主，为神工作。”但我的心却不愿意顺服。

我是贪爱世界的人，从小看到自己家里的人很朴素、节俭，够吃不够花，穿着也很简单。我暗中羡慕我的姑姑们嫁到有钱的医师家去，有许多仆婢，吃穿丰裕，连脚也是叫仆人来洗。我怎么肯事奉主，一生清贫？又看到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在我们家中出入，都很贫乏，除了辛苦地服事主之外，还要自己洗衣服、做饭菜、带孩子。想到这些，我实在不愿意作传道人，可是内心却仍然爱我的主，遇到什么困苦艰难总是哭诉在主面前，主也常垂听我的祈求，满足我的需要，正如我在后面“信心的生活”一篇里所写的。

我心里要主的赏赐与祝福，却不肯背负十架、撇下世界专一跟从主。心中极为矛盾，无法解决。有一年的时间，我在读经和听讲道时，似乎只有听到应当如何奉献己身的内容。至于讲台上讲的其他内容，我都好像没有听见。当我听到耶稣如何呼召门徒跟随他而他们马上撇下亲人跟随主时，心里深深受感动，好像是针对我讲的。但我心中仍有胆怯，不敢大胆回应主的呼召。

记得有一天，一对年轻的传道人夫妇到我家来探望，在座谈中述说了他们蒙召的经历。我吓得不敢听下去，跑到后面房子去哭，一直说“我不愿意”。这是圣灵在内里的一种催迫，而不是任何人强迫我。

还有一次，妈妈说：“既然如此，你就专心事奉神吧！”

我听了更是嚎啕大哭。我不愿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学音乐太久，花了太多时间，而且可以得名得利；二是我已经有了一个学音乐的男朋友，要离开他来事奉神，我做不到。

在一次的培灵会上，最末了一天是奉献会，仍然要求大家都站起来表示态度(呼召时要求大家都起立，愿意奉献的就一直站着，不愿意的就坐下)。带领者呼召：首先呼召愿意把部份时间奉献出来事奉的人(指唱诗、管理书籍、场地、作招待之类)；二是呼召愿意把一半时间事奉神的人(指工作之外的时间都拿出来事奉的)；三是呼召完全奉献、愿意全时间事奉主的人站起来。我记得自己当时是司琴，站在台的右边，听到第三步的呼召，我急速坐下去。不懂得为什么，没坐稳就跌在琴椅下，真是狼狈不堪。虽然良心受极大的谴责，但还是不肯站起来。想到自己忘恩负义，一面流泪、一面挣扎，仍然不肯奉献自己。

虽然如此，神的爱仍然眷顾引导，他绝对没有干涉我的自由意志。神不强迫我顺服他，却用爱的吸引等着我自己情愿。在外表上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阴翳和挣扎，一切的生活工作照常，灵修、领唱、带领小组聚会。可是内心的问题无法解决。每当我祈祷时，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总有一个微声在问：“你肯不肯奉献给我？”我常常反问：“难道一个人爱主，必定要爱到全时间作主圣工吗？一半不行吗？”又想到圣经中许多章节十分繁琐，如摩西五经中关于献祭的记载，如何杀牛羊，怎么献，怎么烧；会幕各个部份的尺寸、桌子、灯台多宽多高，正如数学一类极乏味的经文，怎么研究、细读？不是年轻人喜爱的内容，要强迫自己读那些书是受不了的。这种种反复矛盾的心理在我里面争斗，是圣灵与肉体的争战(参加 5:17)，使我难

过痛苦，无法喜乐，渐渐地人们发现了我的苦闷心情。

这样一直经过两年多，末了我甚至不会祷告了，每逢跪下，一开口说“主啊！”圣灵马上就问：“要不要……？”我却不答应，也就无法再祷告下去了，甚至连“阿们”也没有，我就站起来。虽然如此，神并不撇弃我，真可说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并不计较我的悖逆。神要达到的目的的一定成就。若甘心顺服，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是我欠神的债务。真如保罗所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参林前 9:16-17）。

我没有办法躲避神的选召，正如约拿应该去尼尼微，却逃到他施去，结果落在大鱼的肚子里。大鱼的肚子是阴间的门，诸水环绕，海草缠绕，心里发昏，靠近死的边缘，我的心灵深处已是这种情况（参拿 2:5）。因此我求告主说：“既是你命定我一生单单为你工作，那好罢！求你给我明显的印证，让我清楚是你特要召我，正如基甸所经历的事：看到羊毛是干的，又看到羊毛是湿的”（参士 6:36-40）。我对主说：“今天是礼拜天，求你使我有机会向两个人传福音，而且我一传，他们就真的得救。这就说明你给我清楚的印证，要我传福音，事奉你。你的灵也要与我同在，显明我是你所差遣的。”

那一天是礼拜天，上午做礼拜，下午主日学，礼拜完后有一个小小的青年交通聚会，有二十多个人，大家交通作见证。会中有一位姑娘坐在我身边，一直流泪，用手帕擦泪水，甚至情不自禁伤心地发出哭泣声。我小声问她：“什么事让你那么伤心？人这么多，真不好意思。别哭了吧！”

她说：“恩立姐，我还没有得救。”

我急忙说：“等聚会完了，我们留下来谈谈好吗？现在不

要哭！”

真的，聚会完了，大家都走开了，我们俩留下来。我简单地对她说明什么是罪，罪人要耶稣来拯救才能得到永生。随后我们一起祷告。一跪下，她真像喊救命一般大声哭着哀求，痛悔认罪，求主拯救。神是垂听祷告的，正如我以前得救一般，圣灵充满了她，她便喜乐满脸地回家了。而后这女孩真实地大改变！

我想到那天清早的祷告，是要有两个人得救。现在已经有一个了，但天快黑了。我回家吃完晚饭后，在走廊藤椅上摇晃着，一边感谢神在今天给我机会传福音，而且当场悔改得救，但是只有一个人……。

这时有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听音乐会。天已黑了，加上那天太累，又下过雨，我就谢绝了，仍然坐在摇椅上，边摇边休息。

天完全黑了，什么也看不见。突然听到一个小姑娘在喊着我妹妹的名字，原来是她的同学。妹妹听到了，答应一声，就从屋子里跑到花园去找她了。过了一会儿，听到我妹妹在喊叫我说：

“姐姐，有人要找你，你来花园吧！”

我说：“天这么黑，要找我就到屋子里来，好吗？叫她上来吧！”

妹妹就单独跑到我身边，小声说：“某某她在哭，不敢上来，说要找你谈话。”这一来，我只得起身跟妹妹到花园去。她的同学见到我，哭得更伤心了。

“恩立姐，我还没有得救，我要来找你。”很伤心地哇哇哭了。

我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罗 10:13）。先求主赦免你的罪，从恩典的门进去，相信主耶稣就可以得永生……。”说了简单的几句话，就一齐跪在花园的石头旁祷告，在黑暗寂静的花园里，听到了她真正悔改的哭泣声。神愿意万人得救，真心求告他的人必蒙垂听。祷告完，她平安喜乐地回家了。

在宁静的夜里，我又回到走廊摇椅上。我回忆了清早的祷告——“今天有两个人因我传福音得救就证明你选召了我。”神按着我的幼稚向我显明，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只有俯伏在地上答应神的差遣！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约壹 3:20-21）。

本来为了完全奉献的事，因着我贪爱世界，自己不肯献上，心里常受责备，心里有亏，不平安。正如彼得所说，“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彼前 3:21 下）。经过这次的印证，心中有了蒙召的确据，我完全顺服下来，良心平安，心里没有愧疚，向神坦然无惧了。

虽然环境还未改变，我仍然继续读音乐，但是心中有明确的转向，什么时候神开路，还未晓得。除了校内二十多人的小聚会以外，我又到另一个中学初中班带领小团契，与他们有交通，每星期一次。我内心因着自己的学业很顺利，就想若是能一边工作一边事奉主，那是最理想、最合乎我的愿望的。

我心中还时常有反复，一直到有一个青年人的培灵会，为时一星期。会上有一位传道人作见证：他到国外留学，本是学医务，却在那儿蒙召，在十几层大厦的晒台上跪下奉献自己！

坚决回国传福音，领人归主。这见证深深地感动我：想到自己的学业只是一点点，人家还是留学生！他那么爱主，肯放下一切传扬福音，我是谁？有什么不肯放下、撇弃呢？

有一天清早我进入一个小小的外国礼拜堂，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跪下完全真心地奉献自己。我心中有极大的平安喜乐，因为投靠在全能父的翅膀下，一生定意跟随他。

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当我把自己的心完全摆上，刚刚祷告完，心灵里似乎有清楚的感动，就是我的大弟弟也要奉献，像我一样一生完全事奉主。我就为他祷告；这种祷告的意念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意念，出乎我的想法和理由之外。

当时我大弟弟在读大学，和我不在一起。他的灵程我并不了解，可是我心中很迫切地求告主，要神亲自呼召我大弟弟来奉献自己。我现在明白这是出于圣灵的引导。经过四年以后，我大弟弟真的清楚蒙召，和我一样，一生事奉神！

那时大陆刚刚解放，我心里想：既是这样，我就进神学院读书，预备自己，以合乎主使用。可是神却不要我这样行。当时我到上海，拿着教会长者的介绍信，请求入神学院，可是院方不肯。他们说，解放后情况与以前不一样，神学院可能要关门了。他们要我把音乐课程修完再说，所以我仍然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

神按心中的纯正，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的儿女(参诗 78:72)。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身上，都有他智慧活泼的带领。

[注 1]

“乌托邦”：指一种虚有、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社会。源自英国作家 Thomas More 的 Utopia 一书。

圣灵的工作

学院里我们信主的同学又有了自己的交通聚会，共有十几个人。每天晚上，我们都有短短的祷告和交通聚会(除了星期日晚上同学们要回家之外)。由于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在学院里行了很多神迹，有几个同学经历了靠祷告他们的病立刻得到医治，可以继续上课读书。

我有一位同班女同学(她和我受教于同一位教授)，她父亲是牧师。她的小弟弟患了肠癌(肠完全坏了，胃还是好的，最后是饿死，会很痛苦)，已经病入膏肓了。但是小弟弟却非常单纯地相信耶稣，在临终之前先到乐园去，并讲述了他将要去的地方是极美的住处(参林后 12:4)，心中满了欢乐和安慰。度过了最后几天顶平安的日子，无痛无忧、极安宁地回天家安息！这个见证在我同学身上有很明显的果效，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她还未重生，还未与主的生命有真正的相连。她听了我们在聚会中的谈论，盼望自己对永生有把握(参约一 5:13)，就要求我再给她把福音的真理讲得清楚一些，也愿意祷告。我们常在琴房里祷告祈求，但她还是没有清楚得着救恩。

过了一个月，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觉得很苦闷烦恼，在客厅里弹琴。因为没有心绪弹，就坐在沙发上发呆。因为心中愁烦，就把窗廉放下来，独自在暗室中躺在沙发上。突然，她蒙圣灵光照，从小时候到长大的一切，就像电影一幕幕地在眼前放映，让她看见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整整一个下午，她跪在地上，流泪伤心地哀求，求主拯救。这是真正从基督耶稣的门进入，跪在十字架下，认清自己是个罪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参罗 10:13)。

神所要的是因耶稣宝血洁净的人，我们肉体的义行不过是污秽、破烂不堪的衣服(参赛 64:6)，神并不喜悦！必须要从耶稣基督救赎的门进入，才是好牧人(主耶稣)的羊，才能得着新生命。从别处进入的，都不能得救(参约 10:9)。

我的同学自己俯伏在主前悔改认罪，随后圣灵就进入、充满了她，把属天的平安喜乐给了她。星期日晚上，她回校大作见证，也很自然地祷告不停。她本来有鼻炎鼻塞，半年没有办法上声乐课，需要开刀。在得救的那一天晚上，她求主医治，第二天鼻子就通了，不必开刀，可以上课。星期一有一位同学还问她：“你要不要去开刀？咱们一起去。”我听见她回答说：“我的鼻子已经被神医好了，今天我要去上声乐课了。”

神行了奇事拯救了她，她成了活的见证。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

我真是看到神亲自作工。有一次有两个年纪比较轻的姊妹为了一点点小事吵架。我在旁边看，实在无法忍受这样公开羞辱主名的行为，也无法制止她们，因为已经闹开了。我只好急速地走开，到三楼的小琴房去祷告：“求主赦免，求主制止，求主可怜！”我十分伤心悲痛，满了眼泪，恳切求告主。我主怜悯，立刻垂听。过了一阵子，我听见有人在喊我：“恩立姐在哪里呢？”原来是她们！像是亲姐妹，手拉着手，跑来找找我，说她们已经和好了，怕我伤心，要来告诉我，叫我放心。到如今我还记得那幅景象：两个人都穿着短衣长裙，长长的辫子，满脸欢乐，又蹦又跳。我真是感谢主答应我的呼求，这种祷告立即蒙神垂听的经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及时呼求立即蒙垂听，神立即工作，比我们用嘴唇劝教好百倍。

你若在小小的事上忠心，虽然是只有十几个人的聚会，但

是只要忠心，神就会把大事交给你管(路 16:10,19:17)。

逼迫与试探

1950年，音乐学院先后展开了“镇反”、“三反”运动。就在土改队回校之后，我们全校都被派到安徽去参加土改。

在一个总结大会前，小组长通知我，要我上台去作土改经过、收获的总结。全校开了几天的会，有音工团、研究所、进修班和乐器制造所的五六百人聚集在一起。

我实在愚昧，不懂得这是人家布置好的网罗，就上台发言。结果当场被打断，而且台下的人喊尽了口号，要我“坦白交待！”甚至连众弟兄姐妹也要我“坦白”，都孤立我，站在我的对立面。

之后，我就被软禁了一个月：没有人与我谈话，有人说应该把我送去劳动教养。他们要我交上一份自我检讨，我只简单地写上自传，其他就不再写了，他们也没有再说什么。

从此我们的交通聚会就被解散了，在那铺天盖地的辱骂声中，我身边只留下了圣经和<荒漠甘泉>，其余的书全被没收。日夜只捧着这两本书，作我心灵的力量。

没有人敢与我说话，都把我当作敌人。整整一年之久，我只有和学校的工友谈过话。大家都离弃我，主给我的话语，就是“一句不答”(参太 27:12-14)。我很伤心地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幽谷。

我沉默地度过这段日子，如同一只无知的小鸟，被关在屋里，还是朝着玻璃窗上拼命撞，盼望能够逃出这危险可怕的境地。

我不想读书，想出来找工作，或者到神学院去进修，心中很厌恶那种环境，觉得太难受、压力太重了！那地像所多玛、蛾摩拉城，虽是美好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参创13:10)。在人看来，音乐学院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有各国的教授来教我们声乐；住的是高楼大厦，出入有汽车接送；三餐吃的都有鱼肉，又是公费；天天尽是出入于大演奏厅，接触国内外的名演员，观看全国最有名的戏剧，真是人间的伊甸园。同学们心中所向往的都是出国留学，但我心中却觉得非常悲哀。我仅仅是低头祷告神、聚会敬拜神，这就成了我的罪证，就该送去劳动改造？可是我仍然每天读经祷告，我爱救赎我的主，情愿离开这自由的繁华之地，可是门仍然关着。我只有忍耐到底，去完成我的使命——见证永活的真神。于是我默默无声地过日子。

然而荣誉却不期而至。一是在学校“爱国卫生运动”中，副校长让我负责的女生区和我所在的宿舍都得了头奖。

二是我因专业成绩获奖。在音乐学院里，我的教授是位专家，在声乐专业上培养我，使我有惊人的进步，在第四年我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出全系第一名。这不是我当时的程度可以达到的，乃是神极大的恩典——因为神要荣耀他自己的名。我在第三年被当作最卑贱的人，无人理睬我，也没有人听见我唱歌如何。然而他们虽斗争我，神却要显明我属他，所以就赐我超常的才能，以致我不仅得奖，甚至到毕业的时候，系里在校同学联合提名到教务处，要求把我留校当助教——这是罕有的事。

外国代表团来学校参观时，也让我去独唱，结束后校长称赞我很有进步。

多么奇妙！一个人为了神的缘故被人批斗、污蔑和抹黑，

落在极其困窘、卑微的境地；但因着是属神的缘故，又因遵照神的话语和教导去行，就显出神的荣耀。

但是因为我仍然在饭厅吃饭前祈祷(祝谢)，有浓厚的基督信仰的样式，学院不肯留用我。人是何等矛盾！一方面因为信仰把你看为最坏的，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把荣誉加给你。实在是神高抬那属他的人，也因着基督徒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我只有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手中，由他带领我前面的路。

在这期间，我也遇到两个大的诱惑试探。第一，经过批斗后，组织上想来争取我，用软的办法要我去上(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课，我是不敢去的。第二个试探就是有位上海最有名的资本家的儿子，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要找对象。我姨姨和朋友们以为我遇到了最好的缘份——他家极其富有，本身是留学生。因为是在解放后，才会看上我这种贫穷的姑娘。

我当时正在院里受逼迫，心里想是否神为我开了一条可以走出(学院)的路。我追问：“这人是否相信耶稣？要真信神、有主生命，我才肯。”

我姨姨说：“既然你这么热心，那就去引导他们家族一百多人都来信主得救，就够了。”

我觉得我自己是信主的，要嫁给弟兄才行。因为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参林后 6:14-16)。他虽然什么都齐全，但缺了信神这一条，我是通不过的，就一口拒绝了。后来我把他介绍给了我的同学，让他们相识。

这种名利的引诱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考验。我爱我的恩主，他是救赎我的生命之主，我不敢不听他的话。正如耶稣所说的，“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

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约 15:9-10)。

这些试探是靠着主的恩典和话语才被带过去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太 4:4)。既然相信神，就不能再违背神的命令！

在音乐学院里，我经过了一场极大的斗争，从心里厌恶“埃及”的荣华、名利，情愿离开，回归安息。一直到我毕业分配到杭州工作，离开学院时，我真是把鞋上的尘埃踩下(参太 10:14)，那尘埃在为我作见证——我在那儿的一切经过。

茫然与困惑

当我要进入杭州工作之前，我内心非常茫然，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心中很昏暗，茫茫一片，看不见前面的路程，总是觉得不安稳，也不懂得怎么作才好。

本来有二十天假期可以回家探望父母亲，但我心里烦乱，不知如何处理。虽然有一位主内的姊妹待我很好，请我到她家去度假，但是我仍然坐立不安，就回到学校，自己直接去杭州了。

可是事情实在太不顺利，学院与杭州的工作单位没有很好联系，我连自己分配到杭州市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一下火车，雇了一辆三轮车，满杭州市转。到大学生毕业分配处报到，也没有我的名字。后来到文化局，才知道我得找音乐工作组。一直到天黑，才进音乐工作组。一路上大雨下个不停，大家都奇怪我是怎么来的。他们随便给我一个房间住，正对着厕所，又臭又暗，又靠路边。晚上汽车驶过，好像压过我的头一般，我便惊醒了。

工作组是行政单位，没有实际工作给我做，天天无聊地坐

在办公厅里。这样领薪水，我心中真是忐忑不安。向组长要工作，他也想不出办法。

五个月之中搬迁了五个住处，不能安下心来。

有一次，分配我去招待民间音乐会的艺人。这事让音乐学院的教授看到了，他回到学院后把这事告诉了院长。院长大骂文化局：“我们培养的人在他们那儿作招待人员，算什么？”立即要我回上海，参加出国文工团，或者到其他任何音乐单位。

但是我不敢擅自作主找工作，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是蒙召的人，神会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

有一次，我实在耐不住了，到上海去找一位胡姊妹，把我心中纷乱不安定、工作不顺利的情况都告诉她，请教她我该怎么办，因为她是一位敬畏神、学习遵行神心意的人。她说，求主赦免我以往糊涂的罪过(参弗 5:17)，神有恩典、有怜悯。神若重新开路，我要急速遵行。

神真的怜悯了我，虽然我错了，但他仍然开恩指明我的方向。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两位弟兄来找我，他们很明确地告诉我，我的处境不合神的心意，而且属灵的情况也不正常。

交通完与他们分手后，我甚是烦乱，内心不安，就跪在主前，禁食祷告，流泪祈求——求主赦免，重新让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给我清楚的引领，免得我得罪神。

他用手遮蔽

经过几个月的祷告，神为我重开出路。不久，我被派到乡下去搞“统购统销”[注 2]，整个音乐工作组的人员全部下乡，背着背包、行李，从市里下到县，再下到生产队。我和另

外一个男同事分住在一个农民家，搭伙在农民家吃饭，农民一家人加上我们两个一席。

每餐饭前，我都是低头默祷谢恩后才吃饭。他就对我说：“我们都是省里派下来的干部。干部还有宗教信仰，这会影响到地方干部和农民的。”我想，这是我的徽号，我是属神的人，不能听从他。有一天他说，我若再不听劝，他就要去报告组长，由科长来处理这件事。他盼望我听他的话，免得惹麻烦。

我那时心里实在难过、挣扎。花费多少年的心血读书，就是为了有一份工作，可以赚钱帮助家庭。这一次为了谢饭祷告，恐怕职业难保。于是我很迫切地祷告，求主在这件事上给我有力量胜过。在顾虑重重之中，我得到神的话语：“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 12:27）。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小组长看我没有扭转，就报告科长；科长急速下令，要我马上回杭州，以后再作处理。我就离开了“统购统销”的工作，中途回杭州。

一到文化局就大病一场，发高热几天，因为我从来没有背着行李步行那么远的路程，又沉又累。幸好回到杭州，可得医治。

在病中我就一直求告神，救我脱离这样的环境，因为所学非所用，而且明显不能与大家一起共事。这次中途被召回，难免要挨斗。

刚好是春节，我请了假，到上海的教会参加赞美会。一星期过去了，我准备回杭州，突然又是一场大病，弟兄姐妹们替我打证明，再续假一周。刚好福音医院的医师来为我看病，出示了一张化验单，空军医院的医师根据各项“不合格”的化验

结果，为我开了一份病假证明书。

我在上海又住了一星期。那时，有一位在北京的同乡路过上海，偶然碰见我。他要回福建家乡，打算和我一起回杭州玩几天。

我一回到单位，才知道所有的同事都下乡采集元宵节[注3]的民间音乐，只留下两个怀孕的女同事在办公。这下子我才明白了自己生病拖延的缘故——不用被批斗了。

[注2]

国家对某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

[注3]

我国传统节日，在农历正月15日。从唐代起，在这一天夜晚有观灯的风俗，也叫灯节或上元节。

离开越剧团

第二天早晨我到文化局，找科长向他请示工作。他说，已经决定要我到越剧团去(浙江地方文化剧目的一种)，去改变、指导他们的发声法。刚好越剧团的团长也来到局里，经介绍，他要我先把行李搬过去，然后听候上级的工作指示。

我心中有个感动，马上对科长说：“我想跟您谈一谈。”我就向他请假，因为我本来有二十天的假期，趁着工作变动之际，申请先回家探亲，加上身体有病，可以顺便回家治疗。他满口答应说：“还要局长通过。今天刚好是全局开会，你只要送上一份报告就行了。”

我立即回小组办公厅，整理我的办公桌，把所有的文件、借出的东西全部整理清楚，交给她们。她们都以为我要转到越

剧团去了。我又写好了报告，送到局里去给科长批示。因为福建的同乡已经买好了火车票，第二天就要回去，我若想要一路有同伴，必须赶上买同一班的火车票才行。因此急忙打电话请示，科长说都批准了。

于是我就先去买车票，再回来整理所有的行李。我心中真觉得好像当日以色列人出埃及似的，急忙“穿好鞋子，束好带子”。刚好上海一位同学来找我，我就把大部份的行李托她带到上海，留下随身用的物品。

一切的事情都处理得很顺利，在圣灵的引导下，样样都有见证。杭州的弟兄姊妹听说我要离开，都觉得太突然；但是经过我说明里面的带领，都同声“阿们”，并求主给我健康的身体，一生事奉神！我这一路回家，神有极奇妙的安排和预备（见“信心的生活”部分），几乎样样事情都看到他施恩的手扶持着我（参尼 2:8-18）！

到了家中，我对家人说明我要辞职学习服事神，不再回杭州越剧团工作了。这件事引起父亲极强烈的反对，因为他还不明白神的作为，而且因患高血压卧病在床，弟弟妹妹们都在读书，姐姐又重新升学到福州师范学院读书，三妹在北京医科大学读书，大弟在上海灵修院，小弟在厦门读高中，只有二弟作木工和刚毕业的我。我若不工作赚钱，谁来供应这个家？全家将要陷入极大的困境中，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父亲焦急得夜间睡不着，喊我起来大训一顿：“多年的培养、一切的希望，就是你能够早日赚钱来维持家庭经济！今天你辞职，家里生活怎么办？若是不听劝告，一切后果将由你承担！”

看到周围的环境，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下去。想到我多年来

凭信心依靠神，我自己一个人完全能靠信心生活，因神时刻在看顾施恩。但是这个家，弟妹都在读书，每个月一定寄钱，钱从何而来？……我前思后想，只有抓住神的话语，因为我本来清楚蒙召，现在神已经开路，让我回来了。在文化局五个月没有做任何工作，如果去越剧团，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十几年的学习白白浪费。而越剧专演的那些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的爱情故事，在我看都是不合神旨意的、不圣洁的情和爱，所宣扬的是世俗的肉体的情欲。我怎能陷入其中呢？

于是我写了辞职书，向单位请求辞职，前后连续写了三份，经过了半年的时间。文化局用尽办法说服挽留我，同学和剧团都写信来动员我回去，而且照样寄薪金来。最末了一次，我退回所有薪金，再附上一张辞职书。

那时，刚好我妈妈病重在医院，只有我一个人照顾。妈妈身体虚弱，常常昏迷，不知人事，手脚都不会动，一切都得靠别人来帮助、侍候。从洗澡、大小便，到打针、喂汤，里里外外都要人服侍，正像小婴儿一般，离不开人。

艰难的时刻，我只有投靠在全能父神的怀里。第三张辞职书一寄出后，我整个人像是躺在沙发上一样的舒服，如断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参诗 131:2)，安息在神大能的臂膀下！他是我坚固的磐石，我心中充满了平安舒适！[注 4]

我一边在家中学习事奉，一边照顾家庭，这样连续有五年的时间。

[注 4]

深处的平安，是圣灵引导清心、敬畏神的儿女十分关键的事；他又在环境上掌权、安排。深处的不安，是表明圣灵的拦阻；深处的平安，是表明圣灵的意思，可以前行。以上见证是圣灵引导的一个实例。——嫩子注

回厦门事奉

在上海时，曾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厦门教会已经病重，而且病菌已经侵入骨髓间了。”这句话一直在我脑中盘旋着。回到厦门，我该做什么？我完全明白，形式上的教会(指“三自教会”)已经深深中毒了，而神却在这时候差遣我回南方，学习事奉。可是我没有一点把握，该做什么？从何着手？只有天天仰望圣灵引导。

经过长途旅行回到家中后，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奇妙地恢复了健康。

有一天，我们的礼拜堂里突然来了一个被鬼附着的女人，是她丈夫和婆婆带着她来的。本来要找我们教会的一位女传道，她有赶鬼的恩赐；他们是来求她赶鬼的。很不巧，那位女传道回家乡了。那妇人乱喊乱走，像疯子一般，无法控制。

这时，我就自动来帮助他们。虽然没有赶鬼的经历，但我想起从前在(福州)学校里的一段经历：

有一个女工友突然患了病，她的儿子们全都离开她，留她一个人在家；她心中太愁苦，以致后来被鬼附，天天在学校里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大家都说她是犯了狐狸精(鬼附)，让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每当我靠近她时，她就平静下来，不再乱骂乱动了。一个傍晚，她又突然在房间里大叫起来，我马上跑到她房间里，她说“(鬼)跑了，跑了！从窗口溜出去了！”随后又平静下来。我心中只有默默祈求。又有一次，她追赶着一位女同学；那同学因为太害怕了，大喊“救命！”我就跑到房子里，她又安静下来，不再闹了。所以我感受到神已给我这样的恩赐，能使她平静。

而现在来礼拜堂求帮助的这个妇人，据说是在晚上独自回家的路上，路过坟地，遇见了鬼。我不断地为她祈求，并和他们的亲戚一起跪下祷告，然后靠近她，奉耶稣的名赶出附在她身上的鬼，不准污鬼在她身上。每天早晚我都去看她；这样，她就脱离了鬼的辖制。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完全清醒过来，如正常人一般。当她要回家时，说话都很正常了：“恩立姊妹啊，谢谢您！打扰您了。我现在要回家了，再见！”我很恳切地为她祷告，神就怜悯她，释放了她。

当我回到厦门时，我也像押撒一样，向父亲求告说：“……‘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她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她”（士 1:14）。押撒蒙了大祝福，得到上泉和下泉，所以她必定得到丰富的收成。

我深信神既然有差遣，他必定给我事奉的工作；我尽可以安心。以往神一直让我过着肢体交通生活，这时神再次引我参加一个小小的祷告小组，一共七个人，每星期日晚间聚集交通。形式很简单，每人轮流主持一次：赞美、交通、祈祷，持续五年没有间断。一伏在地，就是两个钟头以上，大家倾心吐意在神面前。这七个人的小组让我得到多方面的造就，大家同心追求，有困难彼此担当，有难题大家仰望解决；肢体互相供应，彼此勉励。

我一贯在肢体的交通中得到帮助，在肢体生活中得到补足；肢体的交通生活就成了一个神倾福之地——水泉，是领取神恩典之处。我们七个人，几乎都是蒙恩蒙召很清楚的弟兄姐妹；虽然没有顶明确的事奉安排，但是从此看到神开始祝福教会和他自己的工作让教会中很多错误的想法、看法得到纠正，回到神真正祝福的原则上来！在这五年时间里，我初步体会到

学习事奉神的甘甜和宝贝。

与此同时，我也肩负起一个家庭的内外经济、衣食住行，虽然我只是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我父亲本来以为我是负不了责任的，但是神的恩典却超过他所预料，是人所估计不到的！每个月我照样寄钱给我在北京、上海的弟妹，还负责家中一切的开支。我自己用一半的时间教音乐——唱歌和钢琴，有时也教一些乐理常识。有很多人来学，我也常选择一些比较聪明、有天赋的学生来教，工作可以说是自由而轻松。

我用大半的时间学习事奉神。五年来我付上了很重的代价，也明显地看到神的祝福。他兴旺自己的福音，使得救的人数日益加添。

我谢绝从人来的供应，特别是一些机构、团体，我都拒绝。我以一个信徒的身份在教会里尽自己的责任，工作是自由的，不与任何人有牵涉或纠缠，只是尽我的本份事奉神。

一个人若是肯顺服神所安排的道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觉得神会在他身上拆毁他自己的建造，而另立神美好的根基，重新建造合乎神所要的样式。特别是我，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对，看不清神完全心意的人。当我情愿让神来管理、拆毁时，神就会按着自己的美意在我身上动工建造。

并非同路人

当我决定要全然奉献自己后，有一年的挣扎。我面对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我已经有一个男朋友，他是学院的同学，又是位信主的弟兄，也很爱我。虽然没有明确地表态，但是从感情上来说，已是很难分离的了。

大学第一年暑假回厦门时，他就顶热心地爱神。很奇妙

地，神却非常清楚地告诉他，“恩立是一生要事奉我的人，你不要碰她。”等我回校时，一见面，他就很清楚地把神对他说的话告诉我。那时，我心中也明白，就说：“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常在一起。”可是因为环境太自由，既是同班同学，又是信主，接触的机会太多了，但我仍然觉得我们是不适合(结成夫妻)的。一直到上海音乐学院，他因为钢琴程度太低，只好降下两班，我就先毕业了。

那时候，我心中认为只要是信主的人同走天路，就可以了。信与不信的人原本不相配，既是信主的弟兄，还有什么不合神旨意呢？环境虽是这样，要分开也难，因为有多年的感情。可是另一方面，我心中对神的旨意非常坚定，一定要按照神看为好的去行。

结果我毕业那年，他要求明确表态，要我和他一起合影留念。可是就在那当儿，我却发生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晕倒。那天已经说定要去拍照，朋友们好意说，要穿戴整齐漂亮，拍的照可以留作纪念，或是寄给亲友，才比较像样。朋友们就替他穿上西装，配上合适的领带。我坐在客厅里等着。本来那几天我就不舒服，泻肚子。姐妹们给我一杯水和药，让我服下。由于他们还在配着各式的领带，一直在打扮着。我想走进去看看，结果一站起来，突然头昏眼花，什么都看不见了，急忙叫一个人来接我手里的杯子，然后就不省人事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晕倒，而他只得一个人去拍照片了。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床上了。

回到厦门以后，我仍然和他通信一年。有一天，他突然寄来一封信，说，“我们本来是同一个志趣学音乐，现在你却要事奉神，我们两人的道路就不同了，以后在一起的确会有问

题，我们还是分手的好。……”那时我接到这信，心里极其伤心。我记得我躺在床上有一星期之久，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也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我家中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种悲伤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后来我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得到安慰。本来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因为撒拉不生育，没有儿子，就带着他的侄儿罗得，看待他如同亲生儿子一般。可是走了一段时间后，发生矛盾，各人的道路不同：一个要往平原，一个要顺服神旨意。要分离之前，亚伯拉罕十分伤心，他说“因为我们是骨肉……”（创 13:8）。

的确如此，我明明知道我们两人所走的路不同，他既然觉得有难处，就不能勉强他了。可是感情要割舍却是很痛苦的；想到我在厦门等了他两年，心里相当伤痛，不知道该怎么才好！为了不使他太难受，我在他毕业前夕才寄去最末了的一封信，跟他说清楚，完全断绝关系。这封信写了十三张纸，从头到尾滴满了我的眼泪……。

此后，他又想重归于好，说了许多好话，流了很多眼泪，写了两三年的信，也没有办法挽回我的心和已经作出的决定。我们的关系就从此终结，不再提了。

持家的操练

我已经说过，父亲因我辞职，非常生气，把家中剩余的钱交给我，要我管理这个家。看来，神是要从日常的小事上重新训练、造就我，正如<提摩太前书>三章 15 节所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把更大的事托付你。在神的工程上，工人必定要重新被

建造。

按照人情常理来说，我经过十几年的学校学习生活，向来很少料理家务，而且心志很高傲，哪里肯降卑自己，天天煮三餐、打扫房子、洗衣服、买菜、拖地板……？开始阶段，每天操起工具做些零杂琐碎等做不完的家务，实在难以顺服。那时候我母亲重病在床，我要给她喂三餐，还要擦洗身体、预备点心、扶上扶下，一直连续一年半之久。神说要用我，可是不理解他怎么用我？做些重复、无休止的家务，真是难以忍受。

想到我初到家时，要到市场买菜，满地是污泥，我穿着鞋子都不敢踏下，实在是硬着头皮强迫自己来做这些事。记得有一位女传道要我和她一起去探望会友，我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太脏太臭，就不愿前往。

然而，神所要用的每一个工人，他一定要雕琢、修剪，不断地塑造。神也在我身上慢慢一步一步地进行他自己的工作，拆毁一切当拆毁的。

我回到厦门，因母亲病重照顾了一年多。第二年我大姐把她刚满八个月的女儿交给我和母亲来照顾，她自己返回大学去进修。如果带着女儿在校住读，需雇用保姆，费用很大，又不放心，就硬要我来帮忙。我本不想负担这件事，没想到我姐姐把孩子放在大床上就走了。

我从未照顾过婴孩，特别是一天要喂她五、六餐米糊，白天黑夜服侍她大小便，怎么忙得过来？心里实在作难，这孩子怎么照顾呢？姐姐把担子放在我身上，走了！我也无可奈何，躺在床上叹气。那婴儿却很有趣，自己移动着身体来靠近我身边。从那时起，我就可怜她、爱她，从八个月一直照顾到三岁才还给她母亲！

我虽然当时不理解，为什么神把这孩子交在我手里要我来照顾，现在我才明白，这也是人生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要我深刻地体认人生的经历，将来可以帮助做母亲的人，能体恤她们的苦处——晚上要喂小孩、换尿布；白天还要去工作。这种白日黑夜的操劳，做母亲实在很辛苦。那时候我白天还要去教音乐，常常是头脑昏昏的。闽南有句俗语说：“手抱儿子忆起当初父母时”，的确是要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这也是一种体会。

我们家本来住在我祖父开始的礼拜堂的牧师楼。1946年祖父去世后，来了新的牧师，我们就搬到了教会办的养老院去住了。到了1957年，我觉得再住下去不妥当，所以就搬到我表兄托我们管理的房子里住，免得人家说闲话。凡事都不要亏欠人(参罗 13:8)。表兄的花园房子前后都种满水果树，父母住在那里，也比较舒适、安乐。

这个家多了一个小孩子，也显得活泼有趣。等她会走路，我就比较轻松，父母亲身体都比以往健康，生活可以自己料理。我就可以在教会里多有服事。

这样，我天天非常忙碌地工作，学习做管家。我想是圣灵一直在指教我进行这样的学习与事奉。

有一位传道人看了我的工作程序、编写的目录以及一期一期自撰的圣经教材，觉得非常好，很希奇地问我：“你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

我从来也没有进过神学院，却能懂得那么清楚有序，我自己也说不出来理由。可以说，是神自己的教导，是从他领受来的。我管理了自己的家，又加上一点学习和事奉！这就是我五年期间的收获。

二、信心的生活

耶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說：“你離開這裡，往東去，藏在約但河東邊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裡供養你。”……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裡，我已吩咐那裡的一個寡婦供養你。”

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壇內的面必不減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壇內的面果不減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列王記上 17:2-4,8-9,14,16)

“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裡供養你，”“我已吩咐那裡的一個寡婦供養你！”

神在我身上的憐憫和恩典，真是口說不盡、筆寫不完的。我只能存着感恩的心來回顧和敘述他奇妙的恩典，述說神的大愛如何澆灌、預備和供養我的信心生活，正如以利亞所經歷的：神已吩咐烏鴉在那裡供養他；神已吩咐那裡的一個寡婦供養他！

“信心的生活”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正如人認識神，是一點一滴的增添；信靠他的心也是慢慢一天一天地成長。

耶和華以勒

自从我十五岁(重生)得救认识神以后，我就开始摸索、探讨真理，学着过“信心的生活”。在读经和读属灵书籍的过程中，我读到主仆慕勒弟兄[注 5]凭信心办孤儿院的实际经历

后，我好像看见一条路：有人以信心依靠神；神似乎和人一样，非常明白、懂得人的需要和缺乏，随时随地供应和补足。因此在我幼稚的生命开头，我就学习真心地信靠神。

我出生在福建省一个传道人家家庭。祖父当牧师，父亲做教员，家中有六个年幼的孩子，我排行第二。时值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家庭收入极其有限。敌占区的食品供应很差，只有(按户口本配给)少量的碎米和杂粮(大米的碎粒、地瓜、红薯叶)。我们每日勉强能吃到两餐，已经比一般人家好过多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常忍受困苦。

记得有一天上午，家中断了粮。我那时刚蒙恩不久，就与大姐商量：“我们来求告神；今天中午没有米下锅了。”我们俩一齐跪下祷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求告神----可怜我因家庭的贫困，只单单向神祈求这一件事。祷告完后，我们就静静地等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约在十点钟，厨房里走进来一位姊妹，原来是米店的老板娘。她肩上扛了一面粉袋的大米，约有二十斤。她把米放在锅边，说：“这袋米送给你们吃。”

我正在楼上，听到楼下说：“有人送米来了！”就从二楼朝下看去，果然看见厨房锅旁有一袋米。我当场感谢神应允我们的祈求，怜悯我们一家人。直到今日，我也不知神是如何感动那位姊妹，因为他的方法实在太奇妙！

这一天我第一次明白，神是听祷告的，因他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从这以后我对神开始有了信靠和祈求的心，在凡事上学习去依靠神。

我家是属神的家。祖父每晚都带领一家大小作家庭礼拜。每天吃完晚饭，天还未暗，所有的孩子都尽情欢畅----在院子

里、花丛旁游戏玩耍，欢呼雀跃；大人们也听凭孩子们的心意去歌唱、欢笑。我家就在山边，十分幽静，很少有人经过。天真的小孩尽可以无拘束地欢乐，但一听到祖父的摇铃声，就飞跑回屋里，到大客厅作家庭礼拜。

厅内有个小风琴，姐姐弹琴，全家人就随着琴声一起赞美神。祖父简单地引导，<诗歌本>从第一首开始唱，每天唱一首，三百首轮着唱。读经也是按着顺序，从<创世记>第一章一直读到<启示录>。有时祖父也会简单地讲解，然后全家跪下祷告。家庭礼拜结束后，孩子们就分散，各自读书做功课去了。

所以，我从小就很爱唱歌。神又赐给我特别的天赋，使我唱得比别人好一些，所以我经常去表演或独唱。家人见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就有意培养我在音乐上发展。我自己也很喜欢，努力学习，天天练唱、弹琴，盼望将来做一个职业音乐家，以音乐为一生的事业。我也有很好的学习机会----两位音乐老师都经过正规专业训练。一位是沪江大学音乐学院毕业的，教我声乐(每月收学费 5 元)，另一位是曾在菲律宾音乐学院深造过的，教我钢琴(每月收学费 5 元)。

但是好景不长。我的父亲每月不仅要负担我这笔学费，还要供养我另外五个姐弟，他当然不可能让我长期跟着两位老师学下去。当他决定不再为我聘请老师时，我立刻陷入痛苦中，觉得自己以音乐为职业的梦想破灭了。我软弱的心灵认为，没有钱交学费就会断送前程，而停止习琴和练唱是我最难过的事情了。我记得上最后一堂课时，我几乎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一直流眼泪，因为下一堂课我再也不能来了。我把情况告诉老师，然后抱着琴谱一路哭着跑回家，一到家中就伏在桌上放声

大哭了一场。

家里没有钱给我交学费，我就想：“我来求告神吧！他是万物的主宰，会把这一点点钱赐给我的。我学好音乐后，也可以在教会里弹琴事奉他。”我向神这样祷告：“我的心愿求你成全”[像大卫在<诗篇>中所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145:19)]。

过了一个星期，我正在学校读书，突然有我的电话，是表姐打来的。她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上钢琴课？我告诉她家里没有钱交学费，只好停了。“你尽可以去上课，”她说，“每个月的学费我替你交！”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先感谢我的神听了我的呼求，吩咐人供应我的需要。藉着这件事，我看到神全能的手在那里替我安排前程。

此后，我继续上我的钢琴和声乐课。我每次弹琴唱歌之前，总要做一个小小的祷告，求主给我聪明智慧，然后对神说：“我现在弹琴唱歌，将来可以为你所用。”坚持这样的祷告，如同我三餐吃饭之前要感谢一样。神就在音乐上继续培养我；我又更深地明白神会供应我的需要。

我十八岁那年，顺利地考上了福州音乐专科学校。去福州市读书要从家乡乘船。父亲的收入有限，路费也拿不出。但在这之前，我已经明确了凡事依靠神，考上音专后，我再次下定决心，从此以后专一仰望神。特别是离开家庭，独身在外，更要单单地信靠神来过以后的年日。

除了路费以外，我还要准备衣服、被褥。恰在此时，我的三姑姑从上海去南洋，路过家乡小住。她把自己所有的衣服用品都带回来了，因为要去热带，她冬天的大衣、毛线衣、背心、棉袄、裤、袜等，又漂亮又暖和，南洋用不着，全都送给

我。穿上大衣，打好包裹，我突然变成一个“有钱的”小姐，样样都有，不必花一分钱！

神不仅藉着姑姑供应我衣服，他还给我安排了免费船位。我有一位朋友，丈夫是个二副，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一天，她来找我：“有一只船是运货的，要上福州。你可以乘这条船，请我丈夫介绍一下就行了。一切都方便，不必任何花费，你就去好了。我会替你先打好招呼，你不必挂虑。”到了开船的那天，她丈夫把我带到船上，介绍给船长，请他关心、照顾我，然后送我进一个小舱房。真是什么事都准备得好好的，一路上水手们也非常热情地招待我。见我有些晕船，就把我的饭菜和汤直接送到舱房里。我安然信靠神，单单地仰望他！船安全平稳地到达福州，船长把我送上岸，直送到一位亲戚家里，请他们继续照顾我。而后我住了两天，就有一位朋友来接我，带我到福州音专去。

我虽是头一次离家出门，但我的心非常平安，因为依靠、仰望我的主。现在我顺利地进了学校，开始安心上课了！从此以后，我要学习专心地依靠神，不向人求，不向人要，就是自己的父母姐弟和亲戚朋友，也不向他们求讨；只单单仰赖神，把我所需要的向神陈明，由他亲自赐给我。这是我十八岁那年所下的决心----我深信神是我完全的依靠，我要学习过以利亚的信心生活！

在我们音专旁边有一所中学，请我去教一、二年级的音乐课。此外，我的朋友也请我教她家的小女孩钢琴课。我是被请去代课、家教的，可谓半工半读，初步解决了自己的生活费用。在工作上我尽自己的责任，学习上我专心刻苦。

有一日，我的女朋友从家乡给我寄来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汇款。这是我头一次接到来自朋友的额外供应。当时我觉得有些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寄给我？应当用在什么事上？其目的何在？”我不明白---从小到大，我们家六个孩子从来没有得到过零用钱，也不会随便花费。经过了一个星期，我突然病倒了，而且非常急需打针吃药，要花很多钱。我就安心地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不仅够用到我痊愈，还能让我吃补品，直至完全康复。

我的神用怜悯儿女的心肠来对待我。他知道我的需要，就事先为我预备妥当了，免得我因幼稚，信心软弱而向人求告。他用慈爱和恩典吸引我，使我快跑跟随他(参歌 1:4)。

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述“什一奉献”的道理，我就明白我收入的十分之一也应当奉献(另参林后 8:1-8;徒 20:33-35;腓 4:15-20;路 6:38)。我开始学习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还随时拿出一部份施舍给需要的。自从我开始有收入以来，虽然数目不多，我仍坚持抽出一部份专一献上。因神感动别人供给我，我也应该受感动拿出来。于是，我就把仅有的一个值钱的旧金戒指献上，作为我的第一次什一奉献。在以后的一生中，我一直抽出一定数目的钱专为主用。主选召我做他的仆人，我不敢有任何的亏欠。这是神所知道的。他使我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而不是有进无出的。所以，应献上的一定要拿出来，免得流通的管子塞住，还埋怨神不施恩、不看顾。当我进一步明白了这个真理，就在实际的生活里遵行(参林后 9:6-9)。

有一年暑假我回到家乡，突然传染上急性肠炎，是最毒的病菌，使我连续三天发高烧，昏迷在床上。妈妈把我送上小房

间，我一倒下就不会动弹了。一躺就是一个多月，头枕在冰袋上。我处于死亡的边缘，家人无法抬我去医院，因为我虚弱得一动就有生命危险。我自己却非常安心，心中深信我死了一定进乐园。我对罪极其厌恶，不愿久留在地上多犯罪，而愿意清清白白地归入神的住处，自己也觉得准备好了。

我大姑夫是个有名望的医师。他很关心我，一清早吃完早餐就坐车先到我家来，给我看病、打针、送药，处理完了才回他的诊所看病人。他天天这样做，连续一个多月。

我不能吃任何东西，只能喝水、葡萄糖和蛋白。我心中默默地求告神，在这危险的病痛中，供应我的需要，免得家中欠债。

家人已经为我准备死后穿的衣服；有很多人为我祷告，其中有位很爱主的老姊妹，跪在我床边为我祈求。她真是像说预言的：“主啊，她是你的儿女，将来要为你的教会工作，应该留她在世上。”

有一天，我比较清醒。姐姐对我说：“全教会都在为你代求。你将来要在教会里工作，要作教会的柱石。”我当时听了，觉得奇怪，心中暗想：“我是学音乐的，哪有这回事？”但姐姐的这句话却深深印在我心中。

病重期间，许多人来看我，几乎天天都有人送我需要的食物、药品。小孩子们整天围在我的窗口，向里张望。家中的亲人、朋友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这么年轻的姑娘生病会有这么多人关心？连平时极少来往的朋友也送来鸡和蛋。结果，家里不但没有因为我的病负债，反而更丰富有余，因为送来的食物，凡我不能吃的，就给家里的人吃。这一场病虽然使家人担忧、添麻烦，使他们受惊、操劳，但在信心上和物质供应上，

却收获甚丰。

两个月后，我得到了痊愈，真像从死里复活一般。我能活下去，我的生命应该不属于自己了。

本来我因为病了，耽误了两个多月，不能回音专学习。但是那年福州恰好遇到水灾，学校房子倒塌，需重新修建，只好停课。我病好后，学校打电报来，说复课了，我可以继续我的学业。感谢主！他感动一个传道人送我一张飞机票，我就乘飞机到福州，回学校安心学习。

如果要细说我的信心生活，真有许多故事可讲。神连我生活中极微小的事都安排看顾。我只能把几件重要的事记录下来。有一个暑假，我回到家。一天晚上，刚好演出一场小歌剧，是我妹妹主演的。我去看了演出。那天晚上，表兄交给我一封信，里面夹着五元美金，是送给我买日用品的。第二天早晨，我把钱拿给妈妈看，告诉她：“这是表兄送给我的。”正在走廊上坐着谈话时，突然来了一位同学，问我：“要不要回学校？快开学了。今天我们团体包了一架飞机，每人只要花三元美金。听说飞机票要涨价，但我们是包机，还没有新价钱出来。你若现在给我钱，我立刻替你去订票。我是特地跑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我那五元美金刚收下，就顺手交给他，去买机票。这是我唯一曾有过的美金----以后的三十年都没拿到过第二张呢！他找回我二元美金，作了我很长时间的零用钱。这绝不是巧合，乃是神预备的。我真不晓得应该如何述说他的恩典的奇妙！我是受恩满满，出入都有他的引导、供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怎么述说他对我的爱呢？只能说他是无故地爱我！

[注 5]

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德裔英籍圣徒。一百多年前，他凭简单的信心依靠神，在英国养活了一万多名孤儿，被尊为“信心的使徒”。

蒙召奉献后

我前面说过，信心的生活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长进的过程，不断有新的启示、新的看见，在实际生活中一步步跟随主的引领，会走到更纯洁、更宽广的地步，是自由而轻松的。我已经是一个特别蒙召而献上自己的人(蒙召经历另见专题)，信心生活方面若没有操练，没有真实地单单依靠神，还要仰赖人、请求人，那就走不出信心的第一步，哪里还说得上是个依靠神、替神传扬真理的人呢！

已往的经历让我明确：要单单依靠神，学习不求人。但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好的----会有软弱、糊涂、跌倒，经过神的不断光照才会有新的看见。蒙召后，我献上了自己，就以一个蒙召的身份来接受神一切的供应！生命年幼期，神是为我先准备好、安排好才让我走上去，很安慰、平静又顺利！可是操练是一步步进深的。

后来福州音专并入上海音乐学院，1950-1952年我就在上海继续我的学业，1953年毕业后被分配在杭州工作。五个月后，神极清楚地感动我回厦门全然事奉，这就意味着必须请假，才能离开单位。

当时从杭州回厦门，要先坐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上饶，继而上饶坐一天的汽车到福州，再从福州坐一天的汽车到厦门，全程需要相当多的旅费。刚好有一位弟兄也要回厦门，我们可以结伴同行。一切事都像神已安排妥当。那位弟兄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我因为要和他一起走，就非得买同一班车票才行，而

我的钱也只够买这头一程的火车票。

准假极其顺利，只半天就批好了，但是没有全程的旅费。我想：“就先到单位预支四十元作路费就行了。”所有事情安排妥当：行李打好了，临时粮证手续(那时粮食是配给制，人员流动，粮证也要随人流动)也办好了。我写一张条子向会计预支旅费，他当场就把四十元给我。当我拿到钱时，心中突然昏暗了。本来心中很明亮、很有把握的，为什么钱一拿到手，心里反而觉得不对劲呢？我走出文化局的大门，拐了一个弯，突然摔了一跤，身子斜靠在路边的土墙上。

我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一出门就摔倒了！”接着，很重的责备临到我，心里失去了平安和喜乐。

我闷闷地走到一位传道人家中，因为那位弟兄住在那传道人的家里(我的行李也早就寄放在他家里)。他们正在吃午饭，我因为在单位里已吃过了，就在一个小房间里休息，准备午睡一下，以便晚上九点多钟上火车。

我把房门关上，心中默默祷告：“主啊，为什么我一出门就摔倒？有什么事做得不对，主不喜欢呢？是否错在我预支钱的事上？”

我反复求问、思想，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我又回忆了当天早上所读的圣经<利未记>11章18节，关于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凡蹄分为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可以吃。”洁净的如牛、羊之类。兔子倒嚼却没有分蹄；猪蹄分两瓣却不倒嚼，为不洁净。

那么我在这预支钱的事上怎么说是不洁净的呢？世人在工作单位预支钱是可以的，但我是蒙召的人，要走的是蒙召的道路，还没有为主工作却借钱来走主的道路，这是不对的，不洁

净的。一切的需要神自然会亲自负责供应。

我明白后，就从床上起来，拿着四十元去还给单位。我一声不吭地走出那传道人的家，直接到单位里找那位会计。他正在开会，我就递了一张小纸条，请他出来。

我对他说：“今天上午向你预支的四十元，现在还给你，我心里不安”（参西 3:15）。

他感到莫名其妙，但却笑着安慰我：“你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吧？这种事很平常的；大家有需要都可以预支，没有关系的。”

我谢谢他的好意，仍然把钱还了他，很安心快乐地回到传道人家。[注 6]

晚上九点多钟就要乘火车了。虽然心里安然，但是没有足够的钱，怎么走呢？下午，在杭州的同学们知道我要回厦门了，就请我吃晚饭。其中有一位同学知道我路费不够，且预支了钱又退还，没有其他人晓得我的实际情况。吃过晚饭，我又回到那位传道人的家。实在没有心情和人谈话，我独自走进一个房间，关上门再作祷告。在这非常关键的时刻，我对主说：“若是这几天我所决定的是错误我想回家是你所不许可的，我就不走，向大家说明是我决定错了，不走了。明明没有路费，叫我怎么走呢？请求人不行；预支钱拿到手也不行。该怎么办呢？……”我面对面地向主这样迫切祷告。

是快要雇三轮车上火车站的时候了，客厅中朋友们都在等着为我送行。我尚未与神交涉清楚，实在坐立不安。我只得再跪下去，作最后的一次祷告：“主啊！我将我的一生重新献上，专心依靠你。”当我祷告完，坐在沙发上，我看见对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圣经节，是<诗篇>三十四章 10 节：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我把神的话当成食物吃了，就成为我生命的力量。我非常感激恩主：“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起来，走吧！”我走进客厅，与大家道别，请朋友雇了两辆三轮车，就往火车站去了。

火车走了两天，到了上饶。同行的弟兄先下火车，对我说：“我先去汽车站买票。你把行李带到餐馆，叫两碗面，我回来吃完就走。”此时正值春节期间，旅客来往非常多，汽车票要提前数天买，很多人日夜排队也买不到，汽车站里睡满了人。我心中默默祷告：“我主啊！别让我在上饶等车，因为我在这里没有一个熟人。我身上钱不够，要急速赶到福州，我有朋友在那里，可以住宿。”

很奇妙，弟兄一人跑进汽车站，直走到票房前，刚好门开了。里面传出：“还剩下两张去福州的汽车票，谁要？”原来这是为公安局办紧急公务而保留的两张票，因为马上要开车了，公安局不需要，就拿出来卖。恰在此刻，那位弟兄赶到，这两张票就给了我们。周围睡的、坐的、站着的人都呆在那里“我们守在这里等了三、四天的人都买不到，竟然给你们买走了？”

这真是神特别的恩典，两张票是二、三号座位，一号座是替军人带信的军邮人员。我静静地看见神的手在扶持、看顾我们。

到了福州，上海的同学汇钱来了。我就把买车票和路上花费的钱还给那位弟兄，然后分手。这个时候我皮包里已是分文不剩。我在福州住了一个星期。这时，神又感动一位弟兄为我

预备了一张二号座位的汽车票回厦门(又是二号座位)。回到家中，口袋里只剩下二角钱。“你是怎么回来的？”这全然是神引导并供应我，使我学习全然相信他，完全顺服他。[注 7]

在家中休息了一个月，接下来该如何呢？这是我迫切向神祈祷的。我蒙召是四、五年前的事，目前是否就要出来全时间事奉？或者继续作音乐工作？我非常明确：该走事奉神的道路(另见蒙召的见证)！那怎么走？只有先辞职，而后再一步步让神引导。

我把准备辞职的事向父亲说明，立刻遭到极强烈的反对---父亲患高血压，躺在床上一年多了，没有工作却要花费。家中共培养了六个孩子。大姐前一段时间教幼儿园，协助家庭；现在有升学的机会，到师范学院进修去了。我是第一个从学院毕业出来工作的，每月给家中寄三十元。大弟正在上海读书。二弟做木工，每个月收入有限，也只有三十多元。三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三弟还在厦门念中学。现在我又要奉献给神，辞去职业。这贫穷的家如何维持得下去呢？父亲又急又骂，半夜睡不着觉，喊我出来，大训一顿。“你先毕业出来工作，怎么要辞职呢？以后怎么维持弟妹读书的费用呢？”

我已经下了决心，而且非常坚定。父亲看我心志已定，无法扭转，就极生气地说：“那就这样吧！家中只剩下九十元，你都拿去。这个家，你去负责，我不管了！弟妹的费用你去想办法。就这样吧！”

我把九十元拿到手，就跪下来祷告：“神啊！是你差遣我回厦门的。家中的情况你完全明白。我没办法负责，还是由你来负责吧！我把一切的挂虑全卸给你。”

当时，银行来了一张通知书----是我在南洋的五叔，他知

道我毕业了，就停止每个月的汇款[我与大弟奉献的事，五叔并不知道。我父亲病倒了，五叔开始每个月都寄四十元来协助家庭]。通知书只说：“从本月起停止四十元的月汇”，也没有任何一封信加以说明。

我把通知书拿着，像希西家王得了恶讯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参王下 19:14)一样，我跪在主的面前，把通知书向主陈明，自己没有忧虑地仰望他。我相信神会供应我，也会负责这个家。

二弟每个月把他的三十多元工资交给我，这是一项收入；其它的钱我不知道怎么来、怎么去的，只知道“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妈妈天天向我拿钱买菜、油、盐、煤、米；她从来不问我有多少钱，只是需要时就来拿钱。我每个月要给北京的妹妹、上海的弟弟寄钱，还有厦门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所有的经济都由我一人掌管。好像是我在管这个小小的家，其实是神在负责，所以我很轻松。我学会了如何节约开支。家中的收入照常保证有稳定的奉献款以及帮助贫穷的信徒方面的费用。

在我还未获得辞职批准时，我妈妈突然得了恶性的“败血症”，从右手指起一直到整个手臂，病菌发展很快，非进医院不可。我们只好送妈妈入院，我一个人日夜在她身边照顾。妈妈病得特别重，又极缺血。助理医生一直说需要输血，不然太危险。我手头没有足够的钱，不能多输血。输血时，发现虽然血型是对的，但输进去一点点就起反应，发高烧。我说：“不行！不能输血！”一方面是怕引起病情恶化，另一方面是我没有现款----一次就得付上五十元现金。有一次，助理医生自做主张给妈妈输了血，结果引起她发高烧，差一点丧命，被主治

医师训斥了一顿。

妈妈重病，我只有仰望求告主，日夜照顾妈妈。小弟上课前顺路到医院，每天三顿饭都是他从家中带到医院给我吃。主任医师向我开玩笑：“小姐吃不惯医院的便菜吧？”其实我是付不起医院的伙食费。

有很多的信徒、朋友、亲戚来探望我妈妈。他们送来了满桌子的鲜花、水果、食品。天天下午都有人来探望、安慰妈妈。隔壁病房住着副市长夫人；她不了解情况，自己猜测说：“是哪一家有钱的老太太病了？请了特别护士(指我)在旁边照顾，还有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关心来探望。”

有一间(三自)教会非常关心我们家。长执会决议要送我们四十元，帮助我妈妈支付医疗费。教会管账的长老亲自把钱送来给我；当时我心中非常不安，就拒绝接受他们的救济款。他有点生气，因为他们是出于爱心，要帮助我这个困难的信徒。

“我的神哪！我答应你的呼召，献身事奉你。我不是贫穷的信徒；他们错看了你对我的大爱。你是那天地万物的主宰。虽然在人看来我的确贫穷，但却不是救济的对象”（因为我从未明确地对人说出我蒙召的详细经过）。

很多好心的朋友背地里替我向主治医师说情，问他我妈妈的住院费可否宽限一些时日慢慢地缴付。这爱心是出于人情，我虽感激，可是却不能同意。我知道借钱不行----上次我已经领教过神的管教了。

妈妈生病住院期间，我杭州的工作单位寄来一百二十元，是我两个月的薪水。单位要我在母亲病好后回去工作。后来我妈妈病情加重，我发出第三次的辞职信，并把一百二十元全部退还杭州。我这第三次坚决要辞职的信一寄出，心灵就像吃奶

的婴孩躺卧在妈妈的怀抱里，满有安息和爱的享受。从十五岁到二十四岁，我大半时光都花在音乐专业上。现在，我把它统统放在一边，将自己完全献上给神。顺服圣灵的引导，满有生命平安(参罗 8:6)。这是我深深的体会。

但是，我身边还有一个要我负担经济的家庭，还有一笔母亲重病需要缴付的医药费，这笔费用数目惊人。我只有紧紧抓住主，单单地仰望神的供应。我深信，所有临到我的事情都是经过神许可的；神会亲自负责。

在医院，我偶然听说很多亲戚知道妈妈病重，寄了钱来。但我不知道总数是多少，因为我日夜都在妈妈身边，晚间有时就伏在床边，有时就睡在地上。连日的辛苦，使我极度疲劳。有时主内姊妹来帮我照顾一个下午，让我休息。四十天后，妈妈完全得医治，就决定出院。

回到家中，我问父亲：“家里还有多少钱？请都给我拿去缴纳妈妈的医疗费用。”

父亲说：“我们分期缴，因为大家都晓得我们家穷。”

“不，您还是有多少就给我多少，一下子缴清好。分期付款还得经过一些手续，要请人写担保书，担保人还要盖印。最后这笔费用还是要如数缴清。”

父亲只好把钱全数给我，是五百元。谁寄来的我记不清了。

我到医院缴费时，对主治医师说：“谢谢您！我妈妈病好了，要回家了。”他莫名其妙，以为我一定会向他请求延迟付款的时间。不料，我缴上四百二十元，还剩下八十元给妈妈吃补品。妈妈四十天的重病，花了四百二十元，比我退回的薪水还多几倍呢！我的神，依靠你的人真是多么有福！“耶和華是

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诗 23:1-2)。

从这以后，家中一切开销都由我的手支出，五年之内我没有向任何一个人借过一分钱。后来，父亲作结论说：“女儿，你依靠神，我依靠你。”

妹妹四年后医学院毕业，大弟神学院毕业，小弟高中毕业。这些都是亲身的经历，真实地见证神对利未人所说的：“你在……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 (民 18:20)。神是我的份和产业；我投靠的是像磐石那么地稳固。神是以利亚的神，也是我的神！乌鸦是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是早、晚，不是有很多的积蓄、整年的储备。“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就是那一个坛内的面，那一小瓶里的油。没有多，也没有缺。谁也不晓得我的袋子里有多少钱，但我只知道，要用的时候，钱刚刚好；需要的时候，再多也会有。浪费应受责备；而该拿出来的不肯拿出，也会造成短缺。从我毕业后工作不久就辞职，到这时五年过去，我蒙受神极大的恩宠；我的家焕然一新，丰丰富富。这完全是神的恩待和怜悯！

我想到自己是个很愚昧的人，虽然蒙恩多年，神的恩待和供应也很明显，可是我还是没有真实地要撇下所有的来跟从神。家父多年一直患病，弟妹们又年幼。我从小就知道家里相当贫穷；能够勉强维持温饱还是因为姑姑、叔叔们经常的协助。我自幼就有一个心愿：长大了要有一技之长，可以自食其力，不依靠别人。正因为这个心志，我才努力地学习音乐，以备一生之用，免得有求于他人。幼年时的这一个心愿，使我蒙召奉献时难以扭转人生方向；所以我虽然是投靠神，但还不是

完整的奉献，还用自己的许多办法解决问题。表现在：我毕业后教一些个别学生，借此增加收入。我想，一个家那么多人，父亲又躺在床上，我只能一半顾家，一半事奉。有几次事情忙不开了，我暗地里小声地对主说：“我主也是三十多岁才出来传道。主的养父约瑟早年去世，有那么多弟妹，你也是尽上人之责任。我主啊！等我三十岁，弟妹都毕业了，我才能专心事奉你。”

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是非常愚昧的。难道神不是完全负我的责任吗？是的，五年来神是负了完全的责任。

[注 6]

关于“平安”，敬请虔读、细想以下经文：

我们重生的时候，主“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 1:79）。主耶稣和门徒分离前祷告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约 14:27）。“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西 3:15）。“……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林后 2:13）。由上可见，圣灵用平安来引导我们。---嫩子注

[注 7]

“凡事相信主、顺服主、依靠主，这三者是基督徒跟从主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课。这三者合起来就叫作‘住在主里面’。”

在劳改农场

到了 1958 年，我刚好三十岁，神按照我的心愿引导我离开了我的家，因着不参加“三自”的事被囚，从而被列在“罪犯”之中（参赛 53:12）。从 1958 年 7 月 27 日至 1970 年 9 月 20 日，整整十二年被监禁于劳改农场里，与众亲人朋友断绝交往通讯，处于人间最底的一层，其中的凌辱、急难、困苦、逼迫，无时无刻都有神在试验熬炼我。他使我进入网罗，

把重担放在我的身上，使人坐车轧我的头，经过水火，却使我到丰富之地(参诗 66:10-12)。

我怎么述说这十二年的经历呢？我仍然要说我的信心生活。被囚时周围情况的改变，前后的差别正像从天上掉到地底下。我被监禁捆绑，然而信心却不被捆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林后 4:8)，人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但神的膀臂并不缩短。我把自己的家完全交给神，我的父母亲也求神来亲自看顾！自己只有仰望神！

神在那十二年捆绑中进一步加添我信靠的心。我的生活并不因捆绑而缺乏。单单说生活的供应上神每个月都给我十元的现款，吃穿不算在内。年年如此，每年一百二十元，不多不少，年年如此。刚进农场的时候，我的工分[注 8]只是几角钱，家里就寄十元钱给我；我的工分增加到五元，家中就只寄五元给我；在就业[注 9]那一年我每月领十元，家里没有寄钱给我。有一次，我患重病(急性肝炎)不能劳动，家中又寄十元给我。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一位姐妹，她说我是“领固定工资”的人。我也觉得奇怪，有一次计算了一下，一年收入现款一百二十元零三分(我想这三分钱大概是我算错了吧)！

农场管理员看到我还有包裹、汇款，觉得我过得太舒适了。并且我还是一直坚持信仰，他们一气之下就把我的包裹、汇款全退回(长达一年之久)。可是神却用另外一个办法：在这一年里，我三个弟弟都分别来探望我，亲自到农场，并暗中交给我钱和食物，仍然是足数。在这十二年当中，神没有多给我，也没有少给我。许多同伴觉得我家对我太好了，而且是没有改变地对待我，觉得很稀奇。[注 10]其实并不是我家里有多好，而是神负全责来供应我。

这其中有一件事是我该提及的。当我刚刚进监狱时，我收到一封信，是位朋友寄来的。她既是信徒，又是亲友，所以要厚待我。她家是华侨，发了财，非常有钱。信中她问我是否收到过她寄给我的四十元？以后她要每月固定给我二十元，另外二十元是供我买食品或其它需要的。她有心要负责我全部的费用；我有任何需要，只要说一声，她一定将钱寄上给我。

哦，我的神啊！我完全依靠的是你！在你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参雅 1:17)，你是我永不动摇的磐石，是我稳固的高台(参撒下 22:3)。难道我要领受和感谢这个因亲友关系而关爱我的人的供应吗？她不懂得我，不明白我是怎样依靠你---我的主！

我急速写信给妈妈，告诉她从此以后这个亲友若寄任何款项或食品给我，都要一律退回，不要收！我妈妈与我很同心；她既是我的母亲，也是我苦难中的姐妹。她真地把我的心意告诉了那位亲友，谢绝了他的帮助。

凡是知道此事的朋友们都来信责骂我：“人家是爱心，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样做是不好的.....。”

尽管我一无所有，却只单单接受那献给神的贡物---献给耶和火的祭和一切所捐的。从人的角度看，我拒绝了人的好意，按情理是过不去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专心依靠神的人，只接受从神那儿来的，要远胜过依靠人间有钱财的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注 11]。人是会改变的---天天都在变；谁能负责谁呢？再则，她所寄给我的，若说明是献给神的，我才能接受；若是因着人情而关心、照顾、可怜我，这个同情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下定决心，谢绝这一笔亲友爱心的钱。

实在说来，我们的心要在神面前常常被他更新，“察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参罗 12:1-2）。神悦纳我的心愿，施恩给我，按着我实际的需要供应我。那时我父母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一家人当中姐弟二人都被囚。二弟是木工，他做了一个包裹箱，放在桌子旁。妈妈若上街，买了东西，回来就放在箱子里。亲戚朋友若送东西来，多的，想寄给我们，就放在箱子里。等箱子满了，就寄出来。连续这样做，有十二年，几乎每月都寄，多少不等。妈妈也像很轻松似的，没有困难和拖累。我告诉妈妈，绝对不要勉强——有就寄，没有就停，任其自然，神在各方面都会开路的。我记得十二年当中好像常常有肉松吃，直到十二年末了都还有寄肉松来给我。

有一次，堂妹从福州路过，想来看我。那正是最困难的1960年，买不到东西。她对一位同学说：“我要去看望堂姐，她是如何如何……，可是买不到东西送她。”这位同学回家，告诉自己的妈妈，有这样的一个人被劳改……。我相信，这位妈妈一定是个非常爱主的姐妹，因她送给我堂妹一大包东西，都是从北京、安徽等各地来的，有罐头、鱼、肉、排骨、用票证买的糖果、饼乾（当时，糖果、饼乾等副食品和蔬菜、鱼、肉、粮食都要凭票证定额购买）。我问堂妹一共多少钱？她说那位同学说：“妈妈不算钱，是送给你姐姐的。”直到如今，我再三地查问堂妹到底她是谁，还不知道是哪一位姐妹！这真像是乌鸦叼来的饼和肉，我只有领受，心里感谢神的供应。乌鸦听不懂感谢的话，也不必道谢，只敬拜感谢神！

我还要说到我的四姑（我父亲的第四个妹妹），在抗战时期就去南洋了。那时，我还在小学读书。四姑是学助产、做医务工作的，在那地方有自己的一个接生所。她很少与我们来往通

信，有时过年过节问安，寄点钱来。1957年，她突然因做担保人被拖累而破产，负了一大笔的债务。她泪流满面地来依靠神，求告主的名，并开始常与我通信。神也怜悯那真正归向他、投靠他的人，为她开路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亲戚朋友也协助她，把债务逐步还清。

所以，当我被囚之后，姑姑因热心爱主，就很关心我。虽然她自己也有困难，却从她的收入中抽出了十分之一寄给我。她在南洋大学工作十三年，我在农场十二年；她每年、每月不断地寄钱、衣服、食品、药物，真是有什么就寄什么，从外衣到内衣、手帕、毛巾、洗衣粉、拖鞋，凡是穿的、用的，连续不断用大包裹、小邮件寄来。有时也直接寄到农场，真像妈妈疼爱儿女一般，也像巴西莱在大卫困苦艰难时供给他一样(参撒下 17:27-29)。她尽了一切所能来关心我和弟弟，这完全是神感动她来供应我们。我与姑姑自小别离，毫无感情，所以这爱完全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爱。

四姑是否会因寄出过多而贫困了呢？没有。在这十三年中，她不但还了债，自己还有一份存款，晚年可以每月领到利息作养老金，生活很知足，满口感谢神！她已经说过，等她回天家时，那笔存款除了支付丧葬费，都要留给我和弟弟。谁能想到这些呢？两个因主被囚的姐弟，一无所有；神为了安慰我们的心，还留下一笔现金；当时虽未拿到手(80年代初拿到)，但看见神奇妙的手是如此恩待、供应我们。神是我的福分、是我的产业(参诗 119:57;民 18:20)。

回顾这十二年的经历，乃是一种化装的祝福，好像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约但河就干了，以色列众人都从乾地上过去，因为神吩咐祭司走进约但河水里站住。这不是简单的事，

也不是故事，乃是信靠神的事实(参书 3:7-17)。十二年来，我家是否因我们姐弟二人奉献给神而贫穷以致借债乞求？没有。照样与我在家时一样，一分钱也没有借过。妈妈仍然抽出十分之一奉献，救济施舍的事也从未间断过。想到神那奇妙大能的膀臂，我只有俯伏敬拜！

[注 8]

“工分”：人民公社计算社员工作和劳动报酬的单位；劳改农场也参照实行。----参<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

[注 9]

劳动改造刑满或解除劳动教养之后，继续留在劳改农场劳动叫“留场就业”。

[注 10]

一般人被判刑劳改或送劳教，家庭其他成员多半划清界线，停止往来。

[注 11]

此事足显一个献给基督的贞洁童女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参林后 11:2-3)。----嫩子注

三、圣经的故事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 4: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约翰福音 4:34)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16-17)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或“肉体算不得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 6:63)

我要感谢神的大怜悯，使我从蒙恩得救起，就开始虔读神的话语——<圣经>。深哉！神丰富的智慧、能力和他的奥秘，都藏在基督耶稣里(参西 1:19,2:9)。一个不认识自己是罪人、是需要耶稣代死救赎的人，对读圣经是没有兴趣的，因为没有得救的生命和属天的智慧。圣灵没有进入他里面，读圣经也不能理解。既然圣经是神的圣灵所默示的，所以读圣经的人一定要有圣灵引导、启示，读了才会对他真有益处。

我非常感激神，让我从十五岁重生以后就天天读圣经，而且一步步蒙引导、教训、督责、启示，使我更加认识他。

圣经的亮光

保持天天读圣经是极不容易的事。这在平安的环境里成长的信徒恐怕是很难体会的，但在我们那个时代里的信徒却需要

神特别施恩保守，才有这极大的福分！天天享受神生命粮的供应，才能平稳地行走天路。

我重生的第二天，读经、唱诗、祷告和以前外表形式上的崇拜完全不同，彻底地焕然一新。“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参约 3:6）。我重生以后，读圣经有圣灵的引导，他向我说话，就像帕子被揭开，非常明白清楚，充满了喜乐清新。

一个刚重生的生命，撒但常常会控告，心里常会起伏不平，有时欢乐，有时忧愁。我刚得救时，主给我一节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一 1:9）。这一节圣经给我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我深信自己是个得救的人，神必赦免我一切的罪；因此我就成了一个喜乐的人，常常唱诗赞美神。

在得救的第一年，我虽然常常读圣经，却不能保证在每天早晨灵修守晨更，因为学习音乐，早上练声和习琴占去我读经的时间，因而忽略了读经。有时热心，有时冷淡，实在是因为与主隔离，因为我偏爱自己的喜好，没有把主的话当作首要的课程。

在一次培灵会上，很多人奉献一生专为圣工、一生专为主所用。我是贪爱人间荣华富贵的人，虽然祷告也蒙垂听，心中也尝到得救的平安喜乐，却不愿意完全献上自己，就请我姐姐替我献上几句话，在大会里表示我跟从主的心意。我记得姐姐替我说：“我们这一小组，有一个人奉献自己的一点时间，保证每天早晨读圣经。”我还记得穿着蓝布旗袍的姐姐站在那里替我说了这几句奉献的话（我自己不敢说），这几句话是我真心的奉献。我既已发出誓言，就要遵守诺言。从此我就每天早晨

读神的话，安静灵修，不再做其它事了。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渐渐地我就变得非常爱神的话，爱主的心也被挑旺了。

我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向美国宣战时，我读的中学被日军管制了。那时我是寄宿生，行李、书本(连我从家中带到宿舍的小说书)很多，那一天宣布大家回家时，只准带着本人的衣服用品，其它书籍之类一本也不许带走，全部归公。

大家都很焦急自己的书没法带回去，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晚间把书从围墙扔到隔壁人家的院子里，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书无法带走。我在大家丢弃不要的一堆书里，看到一本崭新的<新旧约全书>，就把它拿来扔过墙，带回家了。其它的小说、书籍都没有办法带回，只抱着这本全新的<新旧约全书>回家。这一行动虽然很单纯，现在想起来神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我爱他的话胜过其它所有书籍。

我因为有这本美好的精装中号的圣经，读起来很有兴趣。我用红笔划出对我灵命特别有帮助的金句，慢慢学着去遵行。

神的话是“劳高斯”[注 12]，但是当圣灵重新提醒时，那就是“雷玛”。“劳高斯”的意思是“字句”；需要用的时候，重新临到的就是“雷玛”，意思是“活的话”。

第一次听到这个道理我便懂得，在初信幼嫩的心灵里我像雅各所求的那样：“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平平安安地回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華為我的神”(创 28:20-21)。神怜悯我年幼无知，体恤我的软弱，样样答应我的要求，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一切平平安安。接着，我开始学习蒙洁净，承认并对付自己的罪，得罪人的要请人饶恕(参路 19:1-10;徒 19:19-20)。虽然常受圣灵感动催迫，“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雅 5:16)，可是我

有时还是违抗不遵行。例如我曾向大姑撒谎，重生以后圣灵一直催迫我向姑姑认罪；我很害羞，仍然不肯去遵行，结果一个月后姑姑死了。我很伤心自己如此不听话。那时我若是向她认罪，她必定会受圣灵感动、提醒的，因她一直对主不冷不热。圣灵提醒我向姑姑认罪，免得她突然死去，毫无准备地见主面。我却没有顺从，这成了我无法弥补的亏欠。

还有一次，我很不小心，打破了朋友的花瓶，是福州的漆瓶。瓶口缺了一点点，我便拿起那破口的碎片补上去，表面上看不出是有破损，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可是没有人晓得。我心里就一直被催迫，要承认这是我的过失。我祈求主给我机会，让主人单独一人与我在一处，我才敢认错，请求原谅。神也怜悯我的年轻，给了我机会。可是有了机会，仍然是不肯认错。我这败坏的肉体常常不听从主的教导，想起来非常后悔。

在我读初中至高中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顺利遵守诺言，每天清早都有很好的读经。在高中时，我就学着拿笔写下重要的金句和心得。每天都写一小段，中午午睡时看<荒漠甘泉>，每日一课。晚上常翻阅参考书、传记、注释之类的书。这样持续到音专，天天都写一小段心得笔记。

[注 12] “劳高斯”、“雷玛”：两个希腊字的译音，原意都是“道”，指神的话。

因读经挨斗

解放后，这种纯粹的信仰在新的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是不被接纳的。当我到上海音乐学院时，在宿舍里我每天最早一个起床，把圣经放在桌子上，手拿着笔写下金句和心得。

冬天非常冷；下雪天，窗口因雪而结冰(因为晚上的炉火到早晨已经熄灭了)。我还记得钢笔掉在地板上，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在木板地上，那是 Sharp 牌[注 13]的笔尖，但我仍然坚持读经、写笔记。有关我信仰的事情渐渐传出去，学院就开始对付我。有一天，突然把我所有的书籍都拿走，我只要求留下圣经和<荒漠甘泉>，这是我最宝贝的书，我天天抱着读，因为圣经是我生命的泉源，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参诗 119:105)。

接着，全校师生到安徽参加土改(到农村平分土地，划分阶级，确定成份)。在那些日子里，不论各种总结、开会说什么、怎么说，我都成了众矢之的。我总觉得神的话是我唯一的安慰，是我苦难中的力量；离开他的话，我是毫无力量活下去。同学和其他信徒全与我划清界限，把我隔离，唯有神的话安慰我。在那段日子里，天未亮我就起来，先烧水、洗脸，而后就跑到野外，坐在漫天大雪底的野地里看圣经、写笔记。墨水被冻结了，我靠着口里的暖气呵一下写一下，那红彤彤的太阳在雾气中升起，周围一片雪白，我坐在那块石头上，满了感恩和赞美。[见插图 1]

一次，有位教授看见了，对我说：“恩立啊，你若用这种精神去读马列主义，你会成为不得了的人物。”

回学校后，我成了斗争的目标。因为我每餐饭前都祷告，而且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围绕我，祷告交通。我们因着环境的压力，只得隐蔽一些。每天早晨起床后，我到琴室里去看圣经，已经没有那么公开了。偶然有一天早晨，院长来了，掀开我琴室的窗廉，说：“哦，恩立，你在读圣经。”其它没说什么，就走了。

而后，我就经历第一次六、七百人参加的大型斗争会，并被隔离[注 14]一个多月，要我坦白交待，我就按要求写下了我从小到大的经历。

我天天仍旧看我的圣经和<荒漠甘泉>，这成了我唯一的安慰、我的生命粮。我爱神的话，就是那临到我的话语。在这场斗争中，神给我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参路 23:9），同学们把我的“罪状”贴满墙壁，这是临到我的第一次逼迫。弟兄姊妹们因为受了惊吓，怕受牵连，都离开了我，学院当局和同学们常常逼我回答问题，要我交代，甚至逼我自我坦白。我的神啊！我说什么呢？我只有听从你的话，“一言不答”！就是这样，我流了很多伤心的眼泪，求神拯救！我心灵受压，孤单、忧闷难当。全校没有人理睬我，我好像成了一个最下贱的人，只有工友不懂得什么主义和斗争，还同我说话。

院长在作总结时，说我“完全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是“走狗”。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只是信耶稣，传得救的福音；并没有拿外国人的金钱、受其指使和差派，与外国人没有丝毫牵连，我那时实在不理解。除了祷告和神的话安慰我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帮助、安慰我。我真是一面流泪一面读圣经，主的话每一句都成了我生命的粮食，我实在是靠神的话活着。

我迫切求主救我脱离这种环境。突然，我患了急性阑尾炎，下午四点钟被人用车送到军区医院，晚上八点钟就开刀。没有人在我身边，我被抬上手术台，在手术台上按脉膊的医务人员一直和我谈话，怕我会惧怕，要分散我的注意力。但我轻轻地唱着诗歌，把自己交在神手里。这些日子离开了学院，虽

然身经剧痛和开刀，在我看来却强过住在高等学府。我开始领悟了摩西所说的话：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来 11:24-26）。

我在医院住了十天。一天上午，医师巡房，有一个助理医生掀开我的被要看看伤口，发现了圣经，就说：“喂！大学生！到今天还在看圣经？”我根本不理睬他们；我只知道，圣经是我唯一的生命力量、活下去的依据，是我懂得神心意的源泉。我必定要天天吃下他的话，成为我活下去的生命力！

有一次我到圣经学校去旁听（我本来是想要进入神学院，但因解放了，他们不愿招收学生，要我把音乐课程读完）。我坐着听课，觉得非常希奇，老师所讲的讲章和所引证的经节，我都十分明白、熟悉；整个讲章都好像我以往读过似的。因为我自己读了十几年的圣经，新旧约不知读了多少遍，而且圣经（用破旧的）都换过好几本。

从毕业以后工作，到回家乡这五年时间，我是比较平静的。清晨天未亮，我常是开灯读经、灵修，中午我改看<遵主圣范>[注 15]。我花很多的时间看书、研究圣经，没有受任何的打扰，五年之间自由地事奉神。

[注 13]

“Sharp”牌：当时美国进口的名牌笔尖。

[注 14]

“隔离审查”：为了深入调查一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将他/她与社会（包括家人）隔离开来，进行审查。

[注 15]

指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中译本，又名<效法基督>，为 Thomas A. Kempis[肯培·多马(1379-1471)]著。

在狱中读经

1958年，正是我三十岁那年，我深知将要临到我的一切（指逮捕改造），事先作了很多的准备。我妈妈与我非常同心，我要她把圣经撕开，在我进监狱之后，一张张包食物或肥皂寄到监狱给我。后来我妈妈真是这样做了。每次我领包裹时，里面的包物纸张就是<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逐页全部寄来。我在最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每天拿一张福音书放在小包里，到野外工地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仍旧可以读我心爱的圣经。我深深地体会，若是没有神的话语，在新的苦难中，我绝对站立不住，无法担当。圣经真的比我吃的、用的更为重要。

从天上来的安宁平静使我与众人有着巨大的区别。我每一顿饭的谢祷和洋溢的喜乐在众囚犯中突出显明了——我是个基督徒。这成了非常鲜明的目标，因此临到我的大小斗争会是每年都少不了的。在这十二年中，我所遇到的事的确是说不完，单单因着保守圣经，经历了神极大、丰富的怜悯和恩典，可以说是经受了生死场面的考验——刀子架在脖子上、子弹上膛。

有一天，我在砖瓦厂工地草棚里劳动。突然，有一位弟兄走进工地。刚好原来在我旁边打砖瓦的人生病了，没有出工。那位弟兄就能够很顺利地来到我旁边，一边干活一边与我谈话。因为工地非常大，汽车进进出出，当时的管理也还没有那么严格。自从进农场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主内的亲人。他问我有什么需要，我就说：“我没有圣经！”他马上送给我一本<新约全书>和几斤粮票。我感激地流泪了，因为一下子有了两样粮食！原来我只有<约翰福音>，已经看了两年多了。整本<新约>圣经多么宝贵！我会尽我的力量收藏好。我也向主祈求，求主保守，免得被查到。这是我在捆锁中唯一的祈求：

“我主啊！求你保守你的话语，不被人家搜查，天天供应我。”这是我祈求的重点。神也怜悯，知道我的需要，也就这样赐给我、成全我。

我上面说了，妈妈曾在包裹里寄来了整卷的<约翰福音>，现在又有了<新约全书>。有一天，弟弟来探望我，我对他说：“叫妈妈别在包裹里再寄圣经了，因为我已经有了<新约全书>，这就行了。”从此，我家里就没有在包裹里寄圣经。很奇妙，从那时起一直到十二年结束，每一次寄来的包裹都得打开检查，凡是有字的纸，一张一片全被没收去研究。只有最初的两年没有检查过一次，蒙神保守平安无事。因为神怜悯，知道我的需要，拦阻他们，没检查我的包裹。

有新约在我身边，我流露出来的平安让人羡慕。有一个与我同囚的女犯，原是个科长，因犯政策性错误，与我关在一起。她丈夫是副市长，因她被判刑就与她划清界限，离了婚。他们有四个孩子，她每次想到家，眼泪就像泉水直涌，没人能安慰她。因着繁重的劳动、困苦的生活，加上无法摆脱的悲伤，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又有心脏病，常常会哭得昏过去，还会引起休克。我们同睡时，她向我述说了自己的伤心往事，常常问我：“你为什么那么安宁平静？那种无挂虑的安宁是从哪里来的？请你告诉我吧！我真心想要得到，这是真心话。”我当然诚实地告诉她了，她就向我借圣经，在生病时，偷偷看一下。

有一天，一位护士要给她打针，掀开她的被子。“哦！你从哪里得来这样的书？借给我看吧！”两个人争夺那本圣经，最后都说了真心话。原来这个护士以前也是个信主的基督徒，于是也把圣经借给她看。后来我们就成了三个主内的姐妹(参

太 18:20)。

不久，我被调到厨房当炊事员，可以有自己的“小房间”了。这房间的隔壁是医务室，就是那个护士小姊妹住的。我们常常一块儿生活，我休息的时间就在她的床上睡(因为作厨房工作，事情非常繁杂，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人来要米、菜、肉、盐，无法休息)，把她的房门反锁上，就可以有一点时间看神的话语，并且休息一下。小姊妹是个很天真直爽的人，心里非常单纯，拿着圣经就拼命看。不仅心灵得喂养，人也好像是吃了什么营养维生素，一下子就胖起来，前后判若两人。

我们队里有一个人突然中毒死了，棺材就放在大厅里，等着抬出去埋葬。那些胆小的姑娘都吓得半夜不敢单独起来上卫生间，非得闹得大家都醒来不可；大厅更是不敢走了。护士小姐妹就介绍自己是如何摆脱这种惊吓的。她本来胆子很大，因为作护士是经过训练的，加上信主有神同在，就更是无所畏惧。她竟然拿着圣经当工具，告诉她们要怎样怎样，才不会害怕。这样就很自然地把福音传开了。她又叫她们来找我，说要让我再讲给她们听，才会更清楚明白。事情就这样传开了。

接下来的斗争会，提名要护士小姐妹当场交出圣经，结果她(借)的圣经就被没收了。但是因为她是护士，常带病人到外面的医院，出入比较自由。所以我们与外面的信徒有了来往，并借了好多属灵书来看，又得了好多很小的<新约全书>。那本虽被没收去，我们仍然还有许多！

后来，可以请假回家[注 16]。回到家里，我的一个从小认识的朋友带了一本<新旧约圣经>来到我家。他是读文学的，喜欢研究古典诗歌，想探讨旧约所罗门写的<雅歌>与大卫的<诗篇>。这下子我高兴极了！我们轮流看，他是以文学的角度

去看，我却以神的默示和考查将要临到之事的角度的去看。那本圣经后来就存在我处。

回劳改农场后，我的书很多，凡是为主被囚的姐妹，每一个人我都去问她要不要？要的话我会送给她们。可惜在那种恐怖的环境里，很少有人要；因为若保存不好，一旦被查到，会被关进禁闭室(小黑屋)里，还有写不完的检查。我所忍受的危险、恐吓是无法述说的。有时候突然间哨声一响，所有的东西就要统统搬到平地上，检查！我的书只好藏在身上，手里捏了一把汗，直到查完才过了关。有时没有搜身，刚好挨过去了！

有一个晚上，开会斗争我和护士小姐妹，农场场长的妻子站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还清楚记得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从七点多到半夜，直到斗争会结束。我被关进禁闭室，天亮后她第一个拿一杯水给我漱口，给我喝。第二天，禁闭室上的小窗就被锁上了。这位妇女真像本仁·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注 17]中的那个“尽忠”被烧时跳出来的“美徒”。我出来以后，她日夜寻找可以与我谈话的机会，连续有一个月之久。我上厕所她也跟在后面，晚上我们加班到十二点，她站在严寒的草地上等我下班，只要求我告诉她关于我所信的是怎么样一位神，要怎么样才能认识神！真是难得碰到的一位真心要明白真道的人。她是场长的妻子，我怎么会告诉她呢？万一传到场长耳中……。

在劳改农场，我常受到最严酷的刑罚，无数次的斗争，手枪、长绳就放在那儿等着我，一阵阵的口号喊叫声，重重的压力，他们都以为我真是发疯、不懂利害关系了。没想到却来了一个真正要福音的人。这位场长妻子常常恳求我：“就说一句也好。你若判刑，我一定陪你坐牢！我是真心要的。”她跟了

我一个月，我不敢爽快地告诉她，自己深受良心的责备。最后我说：“你既然要，我就说给你听吧！”

有一天，她说听得还是太少，倒不如借一本圣经给她自己去看！我就把小本新约借给她；她看完就锁在箱子里。有一次，场长刚好要开箱子拿钱，新约圣经就被发现了，她急速夺了回来，赶紧还给我。事情就闹开了。

那时我正在剖藤室，场长到工作室，拿起剖藤的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喝道：“走！”我就站起来，想去找他的妻子。他持着刀架在我脖子上，“跟我走！”

出了门，拐了个弯，把场里所有的人都引来了。“场长发脾气了！”所有的主任、科长、干事都跑了出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前头走，场长拿刀押在后头[见插图 2]，后面围上来观看的人有一百多个。

我一声不响地默默走，找到他的妻子，大家就围着他妻子问长问短。

一个场里的干部走进房间，要他妻子坦白事情的经过。她把事情照实全都说了出来，并且要自己承担责任。干部就把她所说的都记录下来。这时候，场长气极了，说道：“你敢和唯物主义对抗到底！”我站在屋外，听见他一把抓下墙上的枪，子弹上膛。

我又听见管教主任说：“老俞，别与她生气。你心脏有病，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主任急速把他的房门关上，把场长锁在里面，怕发生事故。

一位女同伴站在我旁边，我小声告诉她，请她通知护士小姐姐，把我的书全部转移。

接着总管教来找场长，二人密谈了几分钟。我当时站在门

口，等着要临到我的一切。过了一会儿，真的，场长和主任对我说：“走！到宿舍去！”他们要搜查我的住处了。

一进门，我看见小姐妹还在吃饭，我想完了，来不及了！他们上我的床位，把箱子、被褥、枕头全部撕开，凡是有字的东西一律拿去，当场撕碎了我的圣经，散了一地。搜查了半个钟头，他们走了。

我回到我的床位，看到被破坏撕碎的一切，真像被强盗洗劫一般。我泪流满面，一样样、一件件慢慢收拾整理。后来我又到我的同伴处拿了一本寄在她那里的<新旧约全书>。

我这被洗劫得没有一本书的住处(寝室)，仍然有我心爱的圣经——神的话语。我重新求告我的主、我的神：“神啊！为了爱的缘故，求你保守你的话(圣经)在我身边。我没求吃，没求穿，更没有求脱离这困苦的地，只求有圣经随着我。有你和你的话在我心里，我完全可以满足。”这是我在被困之地向神唯一的祷告祈求！“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不能废去”（参可 13:31）。

[注 16]

一般劳教人员在解除劳教处份之后，每年可以申请一次探亲假——两个星期；文革期间例外。

[注 17]

<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为约翰·本仁(John Bunyan, 1628-1688)的名著，它的读者人数之众，可能仅次于<圣经>的读者。约翰·本仁曾为福音坐狱十二年，是很早的浸信会的长老，后来成为所在教会的牧师。——参 John W. Kennedy 所着<见证的火炬>第 225 页

病床上读经

本来我们的劳动是在室内作藤包，全手工的，整天在屋子里。后来由于塑料编织物充斥市场，藤包卖不出去，亏本了，只好停工。那时刚好夏收夏种，全部人员就到田里劳动，从早晨六点钟出工，到山上田间作各种劳动竞赛，傍晚六点钟才回到宿舍。整整十二小时在火焰般的太阳下劳动，大量的汗水不住地流淌下来，如大血点。日头的炎热常使我想到地狱可怕的刑罚。一个初信的姐妹说：“我完全相信有地狱！”那炎热如同火在心中燃烧，无处可逃脱；想到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满有安慰，心中何等甘美！

我们夏收夏种整整一个月。由于劳动环境突然改变，从室内劳动改为室外强劳动，又是睡在肝炎病患区内，身体变得很衰弱，直至患上急性黄疸——全身无力，黄如腊人，肝部肿大四公分，只要轻微的动作就会气喘，全身发虚汗。在病重时，不能进食，呕吐、发烧。我躺倒下来，被隔离开，自己睡在走廊里。蚊帐放下来，独自一人很软弱地躺在那里，但这是我读经最好的机会；主很奇妙地赐给我有读经的精力。

身边唯一的宝贝是圣经。我天天藏在被窝里看，从<创世记>看起，到<启示录>，一边祷告一边看。太累了，我就昏昏地沉睡。早晨吃过饭看一次，中午也看，晚上也看。整整两个月，我躺卧着把全卷看完。有时为着自己的罪忧伤痛哭；有时为着周围没得救的灵魂悲哀痛苦；但看到神的心意和永远的计划，我就得安慰，欢呼喜乐。这两个月完全浸在神的话语中过日子，四方的蚊帐里头躺着一个了无生息的病人，而里面却有无比丰盛的天上灵粮。我甚喜悦这个小小的蚊帐，因为在里面我享受了与主极其甘甜的交通。

有一个弟兄给我写了一封信，盼望我在这病中灵里能得到

疏通，以利沙所说的“要在谷中满处挖沟”（参王下 3:16-17），使多年来累积的污秽可以得到清除，河道可以畅通。神真是用水藉着道把我洗净（参弗 5:26），重新得到生命的活力。我感激我主的爱，使我与他如此的亲近！这小小的四方帐胜过了世界上任何的高楼大厦，我心十分满足。主还告诉我要急速把全卷看完，因为有很多的姐妹需要供应。

果真，两个月以后，我们就转移了。全省劳动教养的妇女集中，我遇见了全省被掳的姐妹们，我们常在一起有交通。在我病中时，有一位敬虔的弟兄很有爱心，我家托他买十元的物品，再加上弟兄姐妹的馈赠，他亲自带到农场里来看望我。我想到主所说的，“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或是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太 25:36）；在这时代，真不容易，因为是要付代价的。这弟兄要求见我，拿了两只鸭，三十个蛋，十块鸡蛋糕。他到我床前，场长站在门口破口大骂，要他马上离开。这是违例的接见，可是蛋总不能一下倒出，只得一个一个地拿，他口里小声问：“要不要圣经？我带来一小本新约。”我说要，他急忙从裤袋里拿出，塞进我的被窝里。整个接见只有十分钟，门口的场长一直骂个不停，逼得他只好连走带跑地出去。

虽然是被嘈杂和人群包围着，我却又得到至宝，这是神极大的怜悯！因为<新旧约全书>实在太厚了，在我将去的新地方管理是更严格的，容易被查出。神先给我预备好了薄薄的新约圣经。因为形势太紧张，我又被抓到几百人的大斗争会上，我的朋友给我的<新旧约全书>被转移到村里农民的家中。只有小小的新约在我身边，我只好藏在枕头里；这枕头是两层的，<新约全书>被夹在当中，看的时候就拆开线取出来，看完藏入夹层，马上缝好。

奇妙的保守

我病了四个月以后，有一天早晨，吹哨子，要求全部集中捆行李，立刻迁往新的农场。我们像是货物一样被运走，乘着敞篷火车，半夜才下车；再换乘汽车，到达目的地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同房间比我们先到的人，轻轻地告诉我们，检查得非常严格，什么都得搜查。我迅速把圣经放在新地点床铺的草垫下。

果真如此，天刚刚亮，一大队武装人员和干部就来了。“把所有的东西搬到广场，进行搜查！”连全身一起搜查，拿走了小铁针、罐头刀，只留下一点点的现款，他们这才放心了。我把东西放回原处，开始赞美感恩。只要我的宝贝在，我就何等安宁！那时我还是个病号，有较多的休息时间。我常常躺着在被子里看新约圣经。她们常说，最懂得休养的是我，可以一躺就一个下午在床上不动，其实我是在读圣经。

他们检查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不一定哪一天、哪一时，随时都可以，或单独，或集体搜查，因我们是完全失去自由权利的人。有一次要检查，我听到了哨子吹响，说“搬东西！”我已经无法摆脱，就顺手拿热水瓶到厨房去，周围已围上了干部，我把身上的圣经塞在草堆里。回来整个上午都在搜查，那一次是非常的彻底，连床板都拆开了，一丝不苟。查完后，大家把东西再搬回房子。我去把圣经拿回来，经过干部身边，他们却料想不到我身上会有圣经。我为了给他们搜查方便，身边从不留下一本书、一封信，甚至一张字条都不留。他们查了无数次，总是惊奇我竟然不留下一个字，其实我这是为了保存那最心爱的圣经。

我的谨慎小心和机警是次要的；我要说，最主要的还是神

的保守和看顾。又有一次，来了一个通知：“大家整理行李，又要转移到别处去了。这次行装要统统带走。把行李排好，到晒谷坪整队，准备出发。”结果不是要走，是要搜查！我的圣经放在枕头中间，当我发现他们在查我的行李时，就紧张得站了起来。有一个姐妹急忙叫我坐下，我眼看干部拿着我的枕头，从边缘仔细地按摸着，把四角都摸遍了。如果他往中间用力一捏，就被查到了。他按完四方的边沿，就扔了。我的心好像掉了一块大石头，心脏才开始继续跳动，汗从我手心流了出来。这完全出于神的怜悯，如同神使他们眼睛昏迷，摸不到罗得的家门(参创 19:10)。

回想一下，我曾把圣经藏在山洞里、石头缝里、草堆里，有时也放在麦茶罐里、床板夹缝里、石灰里、炉灶下、房顶的瓦片缝里……但这一些常是蒙主的引导，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神遮住了他们的眼睛。我回忆那场剧斗——刀子架在脖子上，子弹上膛，是经过生死的考验。是神亲自在管理，从那时到释放有七年(1963~1970)之久，我的圣经从未被查到过，一直是安全地放在我身边。我要再次见证我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在整个被囚当中，我向他所祈求的最重点，乃是保守圣经在我身边，供给我生命的力量，指示我正确的方向，不然我真不懂得该如何活下去！我深知我比别人更软弱；没有了生命的粮，我几乎无法生存。我完全体会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 4:4)。我把主的话当作吗哪天天收来吃，日日拾来养身(灵命)，才得以走完旷野的路程！

我要赞美爱我的神行奇迹，在极困苦监禁之处把灵粮供给给我，养活我，用奇妙的圣手遮盖保护，使我在十二年之中没有断过灵粮，使信心因着他的话的供养得以坚立。荣耀归于我主

圣名！回想往事，我只有俯伏敬拜！

四、属灵的争战

暴风雨来时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

(以西结书 44:15)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以西结书 44:10)

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敌挡魔鬼的诡计。……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以弗所书 6:10-13)

1949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的教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北方就常传来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一批批爱主的弟兄姊妹被捕、判重刑。这事使我深觉困惑。

后来又看到组织了“三自革新”。有一位传道人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国旗，在台上传扬许多混乱的话语。孰是孰非？众信徒议论纷纷，不知何去何从？往哪儿走？

从北到南刮来了一股风——凡是不加入“三自革新”的教会，全被摧毁，而且进行逮捕判刑。所以，从北京的王明道[注 18]起，一直到南方的教会，连续不断地有很多传道人、教会长老、甚至信徒被送进牢狱！一场中国大陆空前残酷、诡谲的属灵争战开始了。

一九五四年，中国基督教的全国统一领导机构——“中国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三自会”)正式成立,在政府的领导下,领导信徒一起走上“反帝国主义”的爱国社会主义路线(即“三自革新”)。五四年底,王明道曾在<灵食>中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反驳崔宪祥、丁光训较早前在<天风>发表的文章中,指责他藉信仰之名破坏教会的合一。此文指责吴耀宗等三自会领袖为“不信派”,反对和“不信派”有任何联系,或参加他们的组织。王强调信与不信之区别的基准在圣经,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林后 6:14)。为了扫除信徒不愿参加“三自会”的障碍,在五五年,配合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逮捕了教会领袖“王明道”。在一九五六年,王明道签署了狱方拟好的悔改书,获得释放。后他与妻子至公安局否认以前所悔改的事,五八年四月再度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转引自<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第 65 及 83 页

1958 年,正是我三十岁那一年,这是我答应神“要专一事奉他”的时间了。因为父亲一直有病缠身,无法照顾家庭;我的弟弟、妹妹当时还在学校读书,家里生活难以维持下去。我为人子女,要尽孝心,负责弟妹们读书,直到他们毕业,我才能撇下“所有的一切”专心事奉神。其实这是我(蒙恩不久时)无知的想法。难道一个专一奉献给神的人,神不负他一切的责任吗?

但神知道人的意念,他给人绝对的自由,从不勉强人来事奉他;神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从 1957~58 这一年,是我最新安舒的一年。因为 57 年,弟妹们都毕业了,全部都在工作。我写信给他们说:“今年你们赚来的钱,可以供应自己,买些

衣服，添置些家什。家中父母仍然由我照顾，我也准备着自己专为神用！”

57 年开始，我就离开一些聚会，退回到家中，因为异教之风[注 19]已经侵蚀到(三自)教会里了。这一年我完全安静在家中。虽然如此，攻击仍然像波浪一样，层层高涨，我也知道该把自己献给祭坛上了。听到的消息说 56 年解决“聚会处”[注 20]，而后就会轮到“福音堂”(当时我参与服事的教会)。事情就如他们所计划好的进行，三自会召开了一个全市基督徒大聚会，到会有三、四百人，都是长老、牧师、执事、比较热心的信徒。请帖送到每一个人的家，我也有一份。我从来未参加过他们的聚会，这是第一次邀请我参加。可是，我不能参加；为了持守我应站的地位和信仰的纯洁，我婉言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起初，他们是很和善的，用各式各样的劝告，这样来回邀请十次：

发请帖

厦门教会的牧师、传道来邀请

牧师、长老、执事，男女青年会的负责人同来邀请

……

宗教事务处亲自通知谈话

最后一次是与会的首脑二十多人，他们会后吃完饭，开了一部车来到我家。

“我们邀请你去聚会，你去不去？”

我回答道：“我不是你们的牧师、传道，也不是你们的长老、执事，所以我想我没有必要去参加！”

我还在给他们排凳子坐，结果凳子还没搬完，话就到此结

束。他们不再说第二句，只道了一声“好！”就拂袖而去，坐车走了。

一个牧师也来警告我妈妈：“你女儿——一个弱女子，怎敢抵挡整个政府和整个厦门堂会的牧师长老！”

为了使自己不沾染污秽，我实在是无法答应他们的邀请。

他们回去后，又开了三天的大会，我的表现引起了全会的攻击，每人写大字报[注 21]，一人两三张对我定罪。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他问我：“王明道是谁啊？”

我回道：“我看过他很多的书，我知道他是我的弟兄。”

他说：“你跟他思想一样，你也是反革命！”

在一次千人大会上，那个青年传道人又说：“你每个礼拜天都集中开一次黑会(就是我们七个人的小祷告会)！是反革命集团！”

我就当众转身向他解释说：“我们是在祷告。”

他们都表示愤怒，派出所的所长也为着此事气得拍桌子，破口大骂。

攻击我的大字报有上千张之多，从派出所的楼上楼下、大门口沿着街一直贴到我家门口，且贴进了前庭。大会开了一个月，轮到我来受处理。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各式各样的斗争控诉，最末了来了一次露天的千人大会。

我记得一位我所尊敬的姐妹也在大会上说：“你不要以为你在这里是殉道……。”我真像是“蒙了脸的女子”(歌 1:7)，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我往何处去呢？一个个的长篇控诉，真像是石头一块块地扔过来。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当中，却听见那些不知好歹的过路人、

乘凉散步的老太太和一些好事的人说道：

“原来是为了宗教！……”

“这女子很美！……”

这样说了很多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我“很美丽”[注 22]。我的心默默无声，因为神的恩典托住，所以没有一点怨恨或怒气。只是心中伤感：教会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我应当往何处去呢？”

回到家中，我热泪涌出。“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歌 1:8)

我得到完整的答案，知道该往何处去。从此以后，我细读<使徒行传>，明白了羊群往哪儿去。使徒是跟随基督，基督是羊群的牧者，是教会的元首，他所有的脚踪也是我们的脚踪。主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也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教师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太 10:24-25)。使徒所遇见的各种逼迫患难，也就是我今后将要遭遇的。形式可以不一样，本质却相同——为主受苦。基督是好牧人，他的羊听他的声音。羊不跟从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是何等的真实！(参约 10:4-5)

神怜悯我的软弱，因为这条路我从未走过，他特意请弟兄来帮助我，事先为我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一个早晨，一位来自北方的弟兄来找我，与我交通。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很少说话。他很自由坦率地把所遭遇的事滔滔不绝地述说给我听。他是和王明道弟兄一起进监狱的，他述说里面真实的生活、情况，让我有思想准备。然后又说了如何才能得胜：“不能批判神的话语，因为天地都会废去，主的话都要成就。神的话安定

在天，我们绝不能批判神的话语。并举例说明，得胜者就是那持守你所有的。”这些话深深扎根在我心中，成为我以后多年熬炼的帮助！

在将要被捕之前的傍晚，我去找了一位多年熟悉的亲友。他也是我年轻时代团契的弟兄，他在送我到家门口时说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到如今还记在我心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发出嫉妒”（诗 37:1）。“要默然依靠耶和华”（诗 37:7）。这也是末了一次的临别赠言。

神的话语发出亮光，照亮黑暗的前程！真是在我进入那最底层的环境之前神为我所作的最好的准备！

那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来了两个警察，一男一女，他们的态度也顶平和。一见到我，就拿出逮捕证要我签字，简单说了几句。我立刻签字，叫醒家中的人，顺手带些日用的物品，母亲也很平静地站在旁边。

我告诉妈妈说：“我们两人来作祷告，我要离开家了！”我母亲就出声为我祷告：

“神啊，我把女儿交给你，求你让她平平安安地出去，也平平安安地回家……。”

奇怪，那两位警察却安静地听我们作祷告，没有阻止。

然后我再三地嘱咐我小弟弟要信主，要爱主，我们姐弟才有在天家见面的年日。

我再进房间里，向父亲辞别。父亲因着病，又听到这可怕的恶讯，受了刺激，心脏剧烈跳动，全身无力。我简单地向父亲告别，就走了。末后我听说，父亲因我一走，几乎无法控制，家里半夜急忙请医师，我叔叔来给他打了针才得安定！回想那深夜的一切，犹在眼前！

神可怜我年老体弱的父母，我大弟弟过了一个星期就从上海回到家中。因此，我在外地比较安心。这是 1958 年 7 月 27 日的事。

在突然改变的恶劣环境里生活，刚刚进去是非常难于适应的。但是我已经从神的话语中清楚明白他的心意、他命定我要走的路，这就是十字架道路。虽然表面上是极其艰苦，但我在全能者的荫庇(参诗 121:5)下却有平安！这平安是世人不能理解的。

我从一个很舒适的、放着沙发床的房间，迁到一个睡木板而且满了臭虫的房子，周围是有各种罪名的人：国民党县长太太、右派分子、地主婆、特务、反革命……。特别困苦的是和妓女、老鸨、小偷、乞丐在同一床(统铺)上翻转着，又脏又臭又痒，耳中塞满了咒骂和下流话，所看到的都是争斗，无休止的作恶，彼此戏弄。

过了一个星期，我患了流行性感冒，发高热。因为怕传染给别人，只好隔离。把我们四、五个病人送到精神病那一区(很多人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便突然发精神病)。

这一下更糟糕了，喊声、骂声、哭声、笑声一齐响。这是一个绝望的地方，各种怪声、怪调、怪相天天上演着。别人一个个退热就回原处，末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还在发烧，我就在这疯人区内整天整夜听他们哭、笑、叫、骂。若不是神的同在，的确会害怕的。

除了三餐稀饭和开水以外，没有任何其它食物。之后，我又开始泻肚子一星期。我静静地躺着，直到完全退热才回原来房间。

几个星期的大病，却使我免去了“坦白交待”这一关[注

23]。随后，我就离开牢狱，押赴劳教农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8:28）。神知道我的软弱，因为这种突然的环境转变，一般人难免会在坦白交待中暴露一些弟兄姐妹的情况，使他们受牵连。所以，神让我免去这一试探。

最初三年的农场生活，大部份都注重体力劳动，很少注意到思想活动(改造)。去农场(劳改营)的第一天凌晨三点多钟动身，长途跋涉到中午十二点多钟才到目的地。下午算是给大家休息，不过到山上去背些柴给厨房烧。上山砍柴回到宿舍，已是下午三点多，也算是休息了。从此以后便是无休止的劳动。

这三年中的劳动主要是种田，因为要在丘陵地带水稻田里劳动，从来都是打赤脚，头戴斗笠，下雨时就穿着蓑衣，没有拿雨伞的。早上四点半就起床，洗脸、上厕所、吃饭，半个钟头后就披着星星往山上走了，天蒙蒙亮就开始在田间干活了，一干就到傍晚。天黑了，哨子一吹，然后顶着星星再回来，足足有十二个小时。回来洗衣、洗澡、吃晚饭，马上开始政治学习。58、59、60 三年的“瓜菜代”[注 24]，加上“大炼钢铁运动”[注 25]，能挺过来的人不多。我们那里(劳改农场)死了一半人。三年以后，因为死的人太多，他们也害怕了，这样劳动时间才稍有改变，天亮以后才会吹哨子起床。

三年期满了，要写总结报告，每个人都要过“三关”：一是思想关，对于自己犯罪的认识；二是遵守纪律制度关；三是劳动关。我要怎么写呢？第一关我就跨不过去了，因为我无法否定自己的信仰，特别不能批判神的话语。那时我已转到永安砖瓦厂，有一天我请假外出去补牙，找到了一位 56 年就进去劳动改造的弟兄。他因病保外就医，我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就去问他如何写总结。可是得不到答案，这弟兄说：“现在不

是撒母耳的时代，扫罗去求问先知该怎么走前面的路(参撒上9:6)。现在是圣灵浇灌、内住的日子，你可以直接去问神……。”

那时我是在厨房劳动，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补牙回来后，我跪在那儿求告神，神却很平静地回答：“你可以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奇怪了，神给我完全的自由。问来问去，还是要问自己：“我该怎么写呢？”我知道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参太 11:19)。我第一关没有写总结，只写遵守纪律和劳动两项，就交了上去。

为此，我回不了家了。虽然解除了劳(动)教(养)，还是继续留在劳改农场，换汤不换药，完全一样地劳动。我想，我是谁，怎么可以批判神的话语呢？！我持守着信心和抓住神的应许！

记得有一年除夕，有一位难友，以前也到过礼拜堂，参加过唱诗班。她会唱很多圣诗，因为是除夕，她来厨房帮忙。工作到半夜，就顺口唱出很多圣诗，特别是唱到<闽南圣诗>150首：

日出下雨是主所定，两项皆是花木欠用，
忧闷欢喜皆有利益，养饲灵魂坚固信德，
赐福降灾皆从命令，天父愿你旨意得成。

有孝的子岂能变面，怒气来嫌所爱父亲，
天父给我有子的心，爱你敬你信你愈深，
将来境况虽然无定，天父愿你旨意得成。

性命我知是你所赐，不论好歹无嫌境遇，

死的阴影遮我眼时，坚固仰望我心无疑，
或活或死我全无惊，天父愿你旨意得成。

我只跟着唱了第一节，就泣不成声。口中唱着歌词，此情此景心中却难以附合，我没有办法唱下去。到第三年，我还是不能唱完第一节；经过十二年，我还没有办法把这首歌唱完。那末了的“或活或死我全无惊，天父愿你旨意得成”，这是要真实经历的，要口唱心和，实在不是简单的事！

三年后，一天我接到家中来信：我大弟弟和我一样，也进劳改农场了。晚间我悲伤流涕，我的家姐弟二人，在这末了的世代，许多人都走迷、离开神，而我们从大学毕业就走进神的殿，仍看守神的圣所，侍立在神面前。如今，我们肉身被煎熬，心灵却靠着神得到安稳，没有走迷，没有把偶像接到心中。

想到在劳改农场里的试炼，只不过是一种化妆的祝福，让我们脱去属世(参约一 4:4-5)的杂质，更明白各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如何思想，污秽和洁净的区别何在？我想在黑暗中更应该发光，为真理作见证。当我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只有默默顺服(参诗 39:9)，唯求主加倍保守我们！

[注 18]

浙江镇海郭巨镇无名传道人胡振庆弟兄于 1955 年 7 月因不参加“三自”组织、继续家庭聚会而遭逮捕，被镇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徒刑。他比王明道弟兄更早入狱。(参《没药山》/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出版)

[注 19]

包括政治宣传以及不信派离经叛道的谬论。

[注 20]

指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地方教会，也有称为“小群”的。

[注 21]

大字报是解放后政治运动中群众公开提意见的一种新形式，公开张贴，对象一般由政府部门选定。

[注 22]

似乎主奇妙地藉外人对恩立姊妹说她“很美丽”，与底下主的话“极美丽”（歌 1:8）相对应。

[注 23]

对一个敬畏神、诚实的圣徒来说，这一关十分为难：恩立姊妹是为主被捕，并未犯法，在人面前完全清白、良心无亏。而“坦白交代”就是逼你认罪。你如认罪，就是撒谎，因为实际上你没有犯罪（法）；你如不认，就是抗拒交代。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抗拒之后，接着就可能又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与处份。

[注 24]

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时期，由于每人的粮食定量不够吃，就添加一些瓜菜（包括野菜）。

[注 25]

即所谓“全民炼钢”，这是毛泽东的号召，结果得不偿失，人力物力均造成很大浪费，半途而废。某山区劳改农场响应号召，为大炼钢铁，大量伐木、挖窑洞、烧炭，但既无设备，又无技术，也无原料，结果可想而知。

误入宣传队

耶和華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這百姓所行的道。（以賽亞書 8:11）

要尊萬軍之耶和華為聖，以他為你們所當怕的，所當畏懼的。（以賽亞書 8:13）

因為有耶和華的話囑咐我說：“不可在伯特利吃飯喝水，也不可從你去的原路回來。”（列王記上 13:9）

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腳，反得痊

愈。(希伯来书 12:13)

我想，应当坦诚地述说自己的愚昧和过错，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我的心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神是那察验人肺腑心肠的，在神的光中是无法躲藏的。

回想 1958 年 7 月 26 日下午(那天刚好是星期日)，我很悠闲地在家中。午睡醒来，我心里有了一个意念：“要离开家了！”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有一句话深深印入我心：“别人要勉强你走原来那条路。”我虽然不顶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我所理解的就是“再走回原来的老路(再教音乐)，继续唱歌。”

现在想起来，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往往是试验几年之后还会再试验，也可能经过几年还未学好，不能毕业。神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我需要经过很严格的教导，才会理解他的话。可怜我愚顽的心无法急速明白神的心意，以至荒废了属灵的前程和年日，只有多多祈求主怜悯。

进农场后，我虽然自己在这方面有所警惕，但是没有根本治死旧生命，一种表面上的“死”是毫无功效的，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就会再开花结果。进场后，大家都知道我是学音乐的，常要我唱些歌给他们听，给他们无聊的生活加添一点消遣，欢乐欢乐……。但是我不想唱，我不愿意歌颂人好像歌颂神一样，只好默然。偶然一次晚会，要跳一曲舞，没有音乐，要用歌声来配音，一定要我帮忙。我实在无法推辞，就唱了。用很小的声音，大家非常的不满。

但是这一点点的开端，就引起大家注意我是会唱歌的人。

起初，我想不到这种歌唱会引起后来那么严重的击打。若不是神开导使我明白，我仍然是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大过错呢！

此后，在晚会上，常被人硬拉着当场唱一只小歌曲，随便应付一下场面。我的歌声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经过了专门训练。常常在每个晚上都一定要我出场。这下子，我就比别人多出场了。事情越演越烈，开始只差毫厘，而后就谬之千里。开了一个头，就很难挽回了。

在我劳动三年之后解除劳教，继续在农场就业。场里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不必劳动，整天排练演出。起初我就预感参加宣传队后所遇到的困难是无法摆脱的。我心里十分不平安，不愿意去宣传队，情愿去劳动。所以在他们要成立之前，我特意请假回家。回来以后，场长不要我劳动，一定要我去宣传队，我无法推辞，因为他已经听到我会唱歌。我心中不愿意，但是必须服从。

那时的心情是我进场以后最痛苦的，心里像火烧一般。虽然不必干重劳动了，但是总觉得不安。回到队里，休息时也总是哭泣，我说不出那种心中受压与火烧的痛苦。以往三年多的重劳动，内心都很安宁平静，可是到宣传队后却生出了很多的是非，连晚间排练迟回，也给队长大骂。去又不好，不去又不行，非常矛盾。我只想应付过关，结果关更难过了。有一次没有去参加预演，被干部带着枪来押去。回来哭了几个晚上，真是陷入网罗，无法摆脱。

本来我只负责报幕和唱歌，后来场长硬要我去当主演。经过许多思想斗争，我心里情愿进禁闭室而不去演。可是命令下来后，也无法不演。

离开神，不走神要我走的路，转而去事奉人(宣传队要我

歌颂的“英雄”），结果就会遭神离弃，撒但趁势攻击，给我造成亏损。表现在三方面：一、我身上患了水肿病。二、这一年我的工资是每月十元，我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寄给我，包裹也停止寄来。三、两次“遇鬼”。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们正在排练，完了就出来了。走在路上就听见有个女孩尖声呼喊“救命！救命！”似乎还夹杂着搏斗声。我们整队的人都听见了。我头脑单纯，就建议说：“我们去救她吧！”大家又听了一会儿，没声音了。“是鬼！”他们说。这一下女队友们吓得都跑到男队友那边去了。

又一次，宣传队要编歌剧，叫我谱曲子。为了完成任务，我只好每天从早晨写到晚上，但我必须在夜里十点钟赶回女队宿舍。有一夜，天极黑，我一个人走出来。走了约莫一段路后，听见前面有哭声。仿佛是个村庄，有人刚刚死去，全家都在痛哭，连老人、男人也在嚎啕大哭。大人哭、孩子哭，一直不断。我立住脚，听了很久，心里想：“明日就会看见他们出殡了。”哪知第二天早上我顺着原路回去时，却发现那里是田野树林，荒郊野外，根本没有什么村庄，只有一片坟墓，周围并无半户人家。想起来好心寒哦！

虽然身在宣传队，我还是受了三场斗争。我不明白自己既然忠心于工作，想要争取回家，为什么变成有更多的罪状？因为说了一句我“不是卖唱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歌声，就经常随便点歌，随时要我唱），就给斗了几天，写不完的检查。结果是越接近领导，事故就越多。一年之内，不晓得经历多少折磨。身体有病还得排练，半夜三更不得睡觉；男男女女，嫉恨纷争，尽是闲话，真受不了。知道自己既已掉入陷阱，唯有求救才有可能摆脱。在泥坑和粪堆里一定会沾污

的，很可怜！

一年之后，我们宣传队演一出<两代人>的四幕三场大型歌剧。场长非要我当主演不可，我怎么推也推不掉，我只好上台，还要到各个劳改农场去演出。结果被公安审查出问题，宣布：“这种剧是不该在劳改农场上演的，要大大批判。”只好停演，回场、整顿、解散。第二天就通知归场，整整地批斗了一个月。我的问题是针对我的信仰，围绕这个进行检举、斗争，开了一场大型斗争会。公安局的意思是要强迫我放弃信仰，他们说：“她有那么好的专业技能，完全可以出去工作的。”

他们只要我写“不信神”三个字就可以，我绝对不写，就被关进了禁闭室。

这种苦楚一直到进禁闭室才得解脱。我经历了“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箴 15:10）。

结果，他们以我向农场里十七个人传教(其实每场斗争会都是在传)，特别是场长的妻子信主一事，重(新)判我三年劳教。我荒废了三年的劳苦，重新走原来的路。这是神特别怜悯我，给我有悔改的机会，赦免我的众罪，让我活在地上还有得洁净的机会，不然我的前途就完全毁掉，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了！

我去宣传队为的是争取释放回家，结果“重判三年”作为我应得的报应。我知道一个奉献的人想依靠“埃及”（世界）帮助是不行的。神有智慧，他必降灾祸，那帮助的人必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一同灭亡。落在永生神的手中，真是非常可怕的（参来 10:31），真是要尊耶和華為圣，以他为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参赛 8:13）。

从此以后，我领受了教训和训诲，绝口不出一声——无论任何威胁、逼迫，我都不出一声。一切谩骂、恐吓都不能改变我受教的决心。有八年之久，我深深地钉死自己(参加 5:24)，忍受那从四面八方来的辱骂。我甚至忘掉了自己心爱的、花费十五年功夫练就的歌喉，成了哑吧，只做一个普通的农民，什么都不会，只懂得拿锄头劳动！整整八年(1962-1970)，我一句歌也不唱。

神的一句话，够我学三、四年，还没学成。这倔强、属肉体的人，必须被神彻底捣碎，使神的话语成就，不徒然返回(参赛 55:11)！神实在怜悯我，起初我是想尽力避开演出的。记得我给弟弟写信说，演戏是“作假”，那时就已经知道不对了。

后来回到厦门时，有一位姐妹告诉我一句话，她说，“神是忌邪的神。”我就更明白了神的话语：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与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了(参加 6:14)。

当我得到“重判劳教三年”的结果之后，我完全接受这种判决，因为我顺服那公义的神。我要重新走摆在前面的路，我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过错而招致的惩罚。直等到神完全赦免我以往的一切罪过、糊涂、无知及得罪神的地方！祈求他再引导我走前面的路！

溺水得抢救

我们那里盛产毛竹。毛竹长在高山上，根根都很粗壮。这些竹子有很多用途：大的可以造房子、作栋梁，小的可以编各种竹制品，如饭钵、筐篮等。毛竹非常宝贝、好用。

有一天我们去出工，任务是扛毛竹。男难友在山上砍，女难友每人扛一根下山，扛完了再上去扛，这样来回往返。山很高，要走一个钟头才到山上，扛下来也要一个钟头。山高坡陡，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上山；除了一小段石头路外，其余全是土路，有时候要爬山。竹子非常沉重，扛在肩上往下走，要非常小心，一滑脚就会掉到下面的河里去。可是我们必须走得快，因为干部们都在那儿监督着，走上走下，看我们怎么走、怎么扛。

我爬上山去，扛一根竹子下来；再上去，扛一根下来。大约在上午十点钟，我返回往山上，正走到半山腰，就看见下面河里有一个人在挣扎，原来是一位难友失足落水了。她扛的竹子老早被冲走了，她人全身浸在水里，只剩下头和肩膀还露在水面。“救命啊！救命啊！”她大声呼喊，没有个停。

可是周围没有任何男的，都是我们这些女的在那里扛竹子。

我见很多人上下走过，却没有一个人去救她。我停下脚步，心想：“这怎么办？”她落在水里，不是冷死就是淹死，不是淹死也要陷入河底淤泥之中，再不然就会被急流冲走。虽然她拼命喊“救命”，却没有人肯下去救她，甚至连停都不停。她已经呼叫很久了。

我若不救她，真不知她还能坚持多久。我非救她不可！正在那时，后边有两个人上来了，我拦住她们说：“我下去救她！你们要帮助我，我们一起把她救起来，不然她一直浸在水里怎么办？”

可是怎么救呢？几乎没有办法。我想到一个危险的方法，也顾不得害怕，就叫她们两人拉住我的左胳膊，我把左脚塞进

岸边的一个石头缝里，右脚踏出去悬空，右胳膊向她伸出去，我整个人展开，成了个“大”字形[见插图 4]。

有她二人抓住我，我就向那落水者弯下身去，尽力伸长我的膀臂，她的手也向我伸过来。我说：“你要用力，自己要浮起来。”好不容易拉住她的手，我使劲拽，可是无奈她有整个人的重量，我用力一次，她只能走几步。站在岸上的那两个人拼命抓住我的手，我们三人齐心合力，一点一点地终于把那位难友拉到了岸边，救她上岸。

她一上来，浑身发抖，因为浸在水里太久了。水从她身上滴滴答答地流下来，她冷得嘴里一直“哇——”地叫，眼睛冻得睁不开，脚也不能走了。

我们帮她简单地擦了一下，把衣服上的水拧干。

这时，已有很多人上上下下经过这里。我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就请她把落水者背回去。那人比较有力气，答应了，就把她背下山去。我嘱咐她回到宿舍快快用热水洗澡，换衣服。

我们每个人都有扛竹子的任务，所以不能在那里久留。我们就继续上山干活。

神给我一颗有怜悯的心。下工回来见到她，她非常感激我，说：“谢谢你救我的命！”我说：“这是神的爱。”感谢神，能救她脱离水的灾害，免死，因她若再滑一下就流出去被河水冲走了。千钧一发之际，我去救她，是尽我做基督徒和做人的本份。

我救了她，她对我表示感谢也就只有这一次。从劳改营出来后，十几年过去了，她做了厂长，再也没有谢过我，也没有来问一声。她的爱人家族都是读书人，他本人是个律师，在福建全省出了名。他替人打官司，办案甚至办到美国。

有一次他来看我。那时我家挤得不得了，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请他在走廊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我们叙叙旧，很高兴。他说：“你以后有什么案件，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帮你打赢，绝对打赢。以后有谁来传询你，你尽管告诉我。我到美国都告赢了，我在中国还有告不赢的吗！”

他妻子对我不感恩；他因为我们以前关在一起，来看看我，夸口说以后我只要有什么诉讼案，尽可以告诉他。我不相信他能不能打赢官司，但我看出他是要帮我忙的。他有这个意思和讲法，给我心中很大安慰。

然而，这是人的手要帮助我。我不是靠他，我是靠神。我救他妻子是我的本能，是我应该做的——见死要救，<箴言书>里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箴 24:11）。凡是神帮助我做的，都很成功。在劳改农场，有难友被捆绑、吊起，我们去给她们解开，干部也不加拦阻，因为她们已被捆绑得太久，唤声阵阵，结果不吭声了。我们就赶快去给她们解开。这是神给我们勇敢的心，帮助、解救人。

学当炊事员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 11:28-30）

你们蒙召原是为这；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

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 2:21-23)

在农场的第三年，我被调换到了一个新工种，在我看来是非常困苦艰难的工作，也是从来未承担过的事——作炊事员。正当六十年代初期，是“瓜菜代”的时候，普遍缺乏粮食，人们都饥饿地采集山上的野菜当饭充饥。而我却在那时候，担任炊事员，又是专门负责粮食定量供应，每个人几两米，蒸饭给一百八十个人吃。

我不分昼夜地工作，很少有安稳的睡眠；最使人难受的，就是日夜要受那么多人的谩骂。以前的劳动生活是限制在小组里，自己只要安静寡言，就可免去口舌的争吵。可是一调到厨房，变成与大家都有接触，因此常常碰到争吵的事。

刚到厨房，又是专门管理蒸饭，一百八十个人，每个人平均有两三个钵头或竹罐，我记得有一人有七个钵，天天更换(他们以为这样做炊事员就记不清，会多给他一些定量粮食)，而我却不糊涂，准确地记住每个人的定量！

最使我觉得难受的，就是忍受不了那些人的下流话，她们随便出口谩骂，我实在是与人间最下层的人一起过日子——妓女、小偷、乞丐、老鸨，整天混在一堆；她们无停无休地诅咒、谩骂。最安静的是什么呢？谁也难猜得出来——是打架的时候，真是天下奇谈！碰到两个人相斗、闷声扭打起来，在非常剧烈的摔跤中，所有的人就都目不转睛地观看，那种紧张的场面会安静十几分钟。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安静的时刻了。

自从我进厨房工作，从天亮到天黑，整天都听到埋怨、诅咒、谩骂声。刚到时，实在受不了，饭蒸乾一些要骂，稀一些

也骂；自己吃不够饱，就来骂我“偷了她们的定量”。她们忘记交饭钵，不说自己错，也来骂我，真是难以忍受。有一次，钵头摆歪了一些，流了一点出来，被一个人用手指指在额头上破口大骂：“地主婆”、“小老婆”……什么下流话都说尽了。我一句话不说，静静地听着，回到房间只有独自流泪，当饭吞下去(参赛 30:20)！

“这么深重的劳苦重担，我受不了！”我泪水汪汪地对主说，“这么重的担子我挑不起！”不晓得多少次我俯伏在地上，祈求神免去。我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回答就是：“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约 12:27)。

农场里有个精神有点失常的人，每天来拿饭时，总是像求人的样式，面带笑容；但是饭一吃过，不够饱，便破口大骂，一句接一句，指名道姓，要半个钟头才罢休。我实在受不了，丢她一块小石子，她会跑到西边；再丢一块，她会跑到南边；绕整个房子周围一圈，骂了一个痛快才走掉。唉！我怎么忍受呢！

我深感重担难负，力不能胜，心想只有读圣经，祈求主怜悯我、帮助我。主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她们有那么多无理的话语，实在让我心里发火，哪里会得安息呢？可是神却要我学好这个课程，实在是泪流满脸。

我一再要求调换工作，但是毫无结果，只得忍耐等候。我问主说：“怎么样才能得到安息？”他说，要心里柔和谦卑，小看自己，在每一个小点上都要看出自己总有过错，要柔和得像油、柔顺得像棉花那样，默默无声(参赛 51:7; 诗 62:1,5)。同时，还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我主从幼年一直到上十字架的样式，我细细重温了一遍：

从小那么顺服父母，后来作为人子，极其柔和谦卑，不争竞，不喧嚷，是轰动了全城的神医，可是却经常在旷野、山上露宿，从不显露自己，亲手抚摸长大麻疯的，医治瞎子的眼睛，到税吏撒该家中去，午正在井边与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无比尊荣的圣者与这么污秽的人同住，宣传天道，难道不是我该学的样式吗！特别在上十字架的前后，他那种忍受是最好的样式；客西马尼园内，被捆绑之前，因西门彼得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主说：“到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式！我的心俯伏敬拜，泪流满面地俯伏在地对主说：“主啊，帮助我学你的样式！”起来之后，我擦干眼泪。

从此以后，我一点一滴地学——先是学被骂不还口：口里没有怨言，心中就平静，没有一点怒气；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参彼前 2:23)。我深深体会，我们的遭遇神明白、知道。我安然地把一切都交托他。我的理在神那里，神必定按公义审判。我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实在是如此。

经过一年多的熬炼，我慢慢学成柔和谦卑，口里没有回答的话。我记得最得以享受安息的时候，就是为了一次晚餐改善生活，我们要煮“锅边糊”。一百八十多人，要煮十多担(水桶那么大)。从吃过午饭两点多就开始煮，直到收工了，还差四桶没有煮好。门外围着的人嚷啊、骂啊，甚至用脚踢门，要破门而入。

我心中只有默默祈求，忙得满身大汗直淌，耳朵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尽力地干活，心里边唱着诗歌。五个多钟头，在热锅边忙碌，已经精疲力尽了。煮完最后一锅，我几乎是站

不稳了，但心中却有从天上来的喜乐。我的主啊！我已经尽上最大的力量来工作了。那么多的嘈杂声实在摸不着我的心，外面正像吼叫的狮子，但在我里面却是平静安稳。我体会到劳伦斯的“与神同在”的情况[注 26]，这是世人难以理解的。我心中满了平安和喜乐，是口里说不出来的味道，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晓！

在我一生的过程中，我好像在学习各样的功课，一级一级地学，一层一层地上。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人在那里压着我作这样或那样的工种，实际上我明明看到神的手亲自在布置安排，似乎我所学的功课必须合格，才会重新换到另外一个工种。这种奥秘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晓得。

我被调到厨房，领导本来的意图是要我暂时代替一下，准备给另外一个更合他们心意的人干的。因为这是关系口粮的事，是很重要的工作[注 27]。起初，他们对我不认识，也不了解，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看我做得非常合格，就不想再换人了，一直让我干下去。甚至干部要别人代替我，叫我出来做别的事，同伴们就开始大闹起来，因为新来的人拿错碗钵，定量也记不清，因此只好再要我来做。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些人又嫌这个、嫌那个，吃不饱、吃不好，吵着要换人。但这下，干部说不行，因为清楚知道我一点一滴都不会揩油、贪污，而且慢慢地全数交给我管，钥匙和账簿都交给我随身携带。本来派一个人与我同睡是监督我，结果反而怕那个人会偷，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睡一房[注 28]。

神在各方面试验操练我，在最困苦的年代里，我肌瘦如柴，衣服穿在身上真像是挂在木架上。医师从各方面来检查我，都没有病。肉体上最受苦的是睡眠不足，有一次我两天两

夜未合一次眼，第三天走路真像是在滚滚大浪中，脚踏在地上像是喝酒醉的人，东倒西歪。但是没法休息；我一离开，他们没有人可以拿饭钵，否则不是错了，就是给偷走了，常常要赔饭的。

夜里从十二点半起到凌晨三点半，是我的值班时间，照管厨房。半夜三更，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在最寒冷的冬天夜晚，又困又倦，静悄悄一个人单独值班，要说害怕的事，真是很多。这也是很难学好的一课。特别是夜间一个人，几乎没有人要值这个班。有一次，一个人替我值班，一整夜大唱歌壮胆，第二天就不敢干了。另外又有一个人替我值班一个晚上，只敢坐在大家睡的风子里，静静地听厨房有没有什么动静。因为厨房里以前没有人值班，东西、食物都给偷走了，只好安排值班。这种半夜值班的工作对我来说算是很难的新课程，非得有一颗依靠、相信的心才能学好。确实相信神跟我同在，要有实际的经历和操练。这是我慢慢才学好的。

我在厨房工作了一年半，直到我学成、合格，学会了任人谩骂，充耳不闻，好像作诗的人说：“我愿如哑如聋(参赛 42:19)，靠恩走完沙漠路。”我明白神会赐给人够用的力量，给人随时需要的聪明、智慧(参来 4:16)；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参申 33:25)！人的本身实在是一无所有，一切都应当归荣耀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有一件奇妙的事，就是自从我到厨房，记忆力变得非常好，几乎是惊人。一百八十人，每人平均有两三个饭钵，最多的是七个，但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同时能准确地送到他们的组里。每一个人的定量也不一样，而且经常变换，这个四两[注 29]，那个五两，另外那个八两。有一个干部给我新的定量分

配，然后来考我，我当天下午就可以脱口对答每个人准确的定量，在旁边核对的人拍手称绝。每个月的定量，我只花两个钟头去记忆，等一下别人来问，顺口就答，从来都是百分百的准确。我自己也不理解这记忆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知道神会赐人智慧，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我们真心向他祈求，他会乐意地赐给我们(参雅 1:5)，这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若是我没有负担这种工作，我可能没有这种记忆力，和普通人一样。这给我认识到，我本来就是一个完全的“零”(没有)；若加上了神自己，我就有了许多了！

在厨房工作，最末了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轭变得很轻省，很自然平稳，甚至我爱上这厨房的工作。但是我又要换另外一个工种，因为我在农场里必须一级一级地经过试炼。神亲自坐在炉边熬炼我(参玛 3:3;箴 17:3)——要除去属肉体的杂质，我只有伏俯敬拜！

[注 26]

参劳伦斯弟兄着<与神同在及属灵格言>，俞成华译，CCTM 出版。

[注 27]

因为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人能分到的粮都不够吃。

[注 28]

那时，在劳改或劳教单位当炊事员是“金饭碗”，因为大家都吃不饱，一般炊事员却不愁，用种种揩油、不正当的手法，放开肚子吃。每个人一个月配给二两油，也被他们揩油，甚至菜里找不到“油细胞”。

[注 29]

当时用老称，即一斤 500 克计 16 两。

顺服神引导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

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 55:8-9)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以赛亚书 30:21,20)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 8:6)

“与神联合的人，当然也和神的动作和安排联合，他没有自己拣选的烦恼，他只拣选神在各样环境里替他安排的。神的拣选就是神的安排，况且神的安排是内外兼有的，他是人心里感觉的默示者，也是人外面事物的指使人”(盖恩夫人[注 30]语)。

当我回顾生命的历程，我慢慢明白了许多神的真理、神的意念和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幼年时期走天路，真是摇摇晃晃、颠颠簸簸，而且常是偏行己路，因此造成了许多困苦与伤痕，且总是徒劳无益，浪费了好多积财宝在天的美好时光，实在可惜！若是我们明白了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会先谦卑虚心地顺服，行在神要我们行的道路上。那么，在人生的天路历程上该会多么飞快地前进呀！如今回顾，使我感叹不已！若是凭着自己来拣选道路，真是多么愚昧、无益！也会造成很多过错！我经过各种历程的教训使我彻底明白，不敢再凭着自己行动，要战战兢兢地走在神为我安排的道路上，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操劳将是白费，而且无法弥补。反过来说，若是走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那么将会得到极大的祝福、安息和享受，这样的年日神也会数算的！想到亚伯拉罕凭肉体所生的以实玛

利，十四年的时间(参创 16:16,21:5)，从婴儿怀抱抚养，精心照顾，想要立为后嗣，但神却不喜悦。这些年间神也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家中只有属肉体的妻、妾的争吵、嫉妒，甚至叫亚伯拉罕为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必须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家门。那种痛苦实在无法形容！这完全是凭己意、属肉体、自己拣选道路的结果，是徒劳且有害的(参创 21:9-11)。

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既然完全相信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一生的主，把一生的道路都放在主面前，情愿接受神的引导、带领；这一个心愿神必悦纳，神从此就有权利在这个人身上安排指引，而且神所安排引导的一定是最美好的，因为他总是把最好的赐给他的儿女。正如主所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太 7:9-11)。

可是我们这些蒙昧的人，常常凭着自己的喜悦、自己的看法来拣选自己以为好的，不愿意顺服神的安排、神的道路。

我经历了在重大的转折点上神都在那儿安排、看顾我；即使在极小的事上也是如此。当我在音专读书的时候，教务处分配了一个德国的女教授给我，虽然年纪是老了，但是她的经验丰富，弹法教学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是欧洲传统的教法，上课只用英语。我本来应该非常满意才对，可是我呢？却不高兴，因为当时在福州最有名的教授是美国教授，会说汉语。我用尽了自己的办法想调换老师，结果凭着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可是在那几年里，我却学到一种非正统的弹琴手法；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后，又得全部改过来，真是令人伤心、懊悔，浪费了三年的时光。

我本来也可以将外语学得更好些。在上海音乐学院里，神又为我安排了一个俄国老师，也要用英语上课，因他一句汉语都不会讲。可是我当时因不能理解神的美意，白白地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机会。从此我就极其当心自己，不再重蹈覆辙，可是从知道到改正还是顶不容易，直到进劳改农场。

一开始，我也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变工种。本来叫我先到菜地去，我因刚进场，怕挑重担、拿锄头，想换轻工种。有一些人去竹器组，学编篮和土箕，我也自己跟着去。可是过一星期，正式分配的工作是要我去缝纫组，但是我自己已经去土箕组了。完了！不能再到缝纫组去。我在农场十二年，有时身体不好，干部问我会什么轻工种，而缝纫就是最轻的工种，我却无法进去。我深深懊悔自己为什么要这么不听话，自己随便拣选呢？神是最了解我的，今天、明天，一直到永世里当作的事，应学到的事，他都会为我们安排好(参诗 139:16)。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应当要何等谦卑地顺服他的安排和引导！

在每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更要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不敢再凭着自己。特别是那一年在宣传队，使我重复三年劳动教养的功课，这种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我抓住了总的原则：再怎么样困苦和艰难，我总不敢批判神、否认神、违背神。神真是怜悯我，知道我的软弱，常用他自己的话语指点我。

快要进场之前，有两位弟兄来和我交通，一位告诉我：“[神]的话语安定在天”(诗 119:89)，“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太 24:35)。神的话语是多么贵重啊，胜过天地万物！所以我们微小的人，绝对不敢去批判神的话语，却要

何等地敬畏、尊重神的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一 2:17）。不仅要聆听，更要实际行出来，那价值就高了，会永远长存。

所以，经过了第十二年，我从心里说：“神啊！若是在你的计划中，我必须被安置在这最黑暗的角落，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不敢再有自己的拣选。”

感谢神保守的大恩，使我在那么长的岁月里没有否定、批判神的话语！我再也不敢随便离开他所安排的环境，用自己的方法为自己找出路、得自由。

有一位姊妹，她实在是受不了太长期的监禁；叫她批判、否认神，她也是绝对不敢的。但是总要用什么方法脱离那种环境。有人说：“去结婚！”就这样，她自己慢慢想办法脱离了。这也是一种从岔路走出来的办法，结果当大家获得释放以后，她却在心灵和肉体上受她丈夫无理的压制，痛苦难言，无法逃脱。

那些在劳改农场走歪路的人，都牢牢地带着各式各样的帽子；相反的，我们却安稳地、自由自在地完全释放（参诗 124:7），真是看到神是公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清洁的人，你[神]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撒下 22:27）。真是如此！我们应当服在神大能的臂膀下，欣然接受神对我们的熬炼，直到神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我觉得，在末了的灵程上，是要先以神的话为路上的光，我们从光中走过去；至于环境的好坏，由神负责。只求神捣碎我们属肉体的成份，自己不敢作选择！免得我们破坏神在我们身上建造的计划、拦阻神的工作！

[注 30]

盖恩夫人是三百年前一位真实的属灵人；详见她的略传<馨香的没药>(CCTM 现有简体字版)。

当说的话

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福音 10:19-20)

多年来的经历让我在各种斗争中体会到圣经的话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真实可靠。一个人若会深信神的话语，他必定像小孩子那么天真单纯、无忧无虑。虽然是被交给人的时候，神还是说，“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因为我们并不懂得当时要问的是是什么，所以必定是“到那时候，必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这也是一门新的课程：完全平静地接受引导，说出神要我们说的，多一句也不必，少一句也不行！这种被引导是非常奥妙的，也只有在信的人身上才得体验。“圣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得到的荣耀应该归给神！

我记得有一次在音乐学院，同学们在政治学习会上，有一个男同学突然述说自己如何从小爱好音乐，如何偶然到了礼拜堂去听唱诗班唱诗，这种圣歌很优美好听，就挤到前排的椅子上坐着听，其实心里完全是想着听音乐，哪晓得那传道者却说起耶稣来……。

“真是唯心论！”他批判道，“什么耶稣是神，想到耶稣心灵就会得安慰，祈祷病会得医治，软弱会得刚强，心中悲伤的会得喜乐、平安云云……。”说了一通，又批评，又讥讽。

突然，他提名：“恩立，你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来解释吧！”

这突如其来的挑战，我真是毫无准备。那么多的同学静坐着等我来回答问题(本来他一开始说，我的心里就默然祈祷，求主封住她的攻击，捆绑那恶者)。我的神却给我当说的话，从我心中就浮起了一首歌曲，我就唱道：

心中想起毛泽东，好像半夜点灯笼；
心中想起毛泽东，条条道路路路通；
心中想起毛泽东，千斤重担也轻松；
心中想起毛泽东，白菜萝卜为尔浓；
心中想起毛泽东.....

我把曲子唱完，刚想作解释，团委书记就说：“恩立，你别再说了。”就立刻宣布散会，大家不了了之，多说一句也没有！

“‘.....这是耶和華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華说的”(赛 54:17)。

在各种形式的会上，我都有准确的话可以应付。在农场，有一次辩论会，晚上从七点半到午夜十二点多。我不知道那晚是要开我的批判会，只是准时去参加政治学习。一到会场，看见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场长、书记坐在那里等着我，周围的人尽是大学生的、右派分子，个个都是知识分子。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知道他们要来和我争辩。我到了这个农场是极少开口说话的，但是平常的态度和表现已经证明我是有信仰的人。在总结会上，我仍然阐明自己是信神的。但这个会的预先布置我并不知道。

既然是一定要我说，我就不停地祈祷。

一开始，场长说：“让恩立先说说她自己信神的观点。”

我说什么呢？我一字不漏地背诵<罗马书>一章 20 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按着这一节圣经作辩论的依据。场长既规定要我说，我就从<创世记>说到<启示录>，用存在的事物，事实的证明，说明神的存在。我讲了一个钟头。

然后，场长说：“神住在哪里？门牌几号？我也要去找他”（他是个老军人，没有读过多少书）。

我笑着回答：“好！你要去，我带你去。”

“怎么带？”

“你要跟我信耶稣！”大家就开始笑起来。

神又引导我，应当站在客观的立场，按我现在的身份，用谦卑的态度来请教他，让他把没有神的事实告诉我，而不要与他争辩。

我就先问他：“场长，那么天地是怎么来的？”

他就讲银河系碰撞、爆炸，生命如何进化，最后说是“自然的”。

我又接着问：“自然是什么？”

他就只得说：“自然就是自然。”

我就用绞肉机打个比方，说有一大堆零件在布袋里摇啊摇，撞啊撞，说我要变成一台绞肉机，可是怎么撞也无法让自己转动起来……。大家又开始笑，整个会上充满了各样的难题和笑声。书记坐在那里，一句都没有开腔。大家笑个不停，场长自己常是哑口无言，周围的人虽然尽力协助，但也是无济于事。

足足四个钟头，最后他恼羞成怒，大声说：“你写三个字就好——‘不信神’。拿纸、拿笔来给恩立，写三个字就好。”

我心中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就是盖恩夫人说的：“我至死也不能签这‘不信’的字，我至死也不能说这‘不信’的话。”

我手里拿着纸和笔，说，“场长，我思想还没有搞通。”我心中感到不用说话了，可以停了！我就安静下来。

场长似乎找到一个台阶下，他大声说：“不通？那就继续，斗到天亮。”因为第二天要劳动，结果是再讲了几句话，就散会休息了。

第四天来了个全队大会，请齐了各级干部，作了充份准备。我已经做好了进禁闭室的准备，穿好了衣服，带了梳子、草纸。一开会，我就和护士小姐妹站在前边。场长仍然要我说，我心里有了当时的话，就很简单地说出我的信仰告白，念着小孩子时在家中常诵读的<使徒信经>：

我信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又信伊独生的子，咱的主耶稣基督：伊由圣神的全能投胎，由在室女马利亚出世；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由死人的中间再起来，然后升天；今在坐于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要再自彼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神。又信拢总的圣徒合作一个圣会，拢总有相通；得着赦免罪过；得着身躯由死再起来；得着永远活。心正所愿。[注 31]

很有趣的，我心中一句厦门话，口中说出一句普通话，全文一句不漏地宣告完，我就笔直地站在那儿听大家的控诉，静静的默祷着，没有再说第二句话，直到会开完。我突然看到场

长的爱人也站在台边听，从大会开始到大会结束，不转不动，站在那儿倾听着这一场从未听到过的信仰故事。

大会一结束，我就得进禁闭室，因为我知道，在神话语的光中行走，结果必定要忍受苦难(参徒 9:16,14:22)!

我进禁闭室时多穿了几件衣服，因为护士小姐妹想念她祖母去世，想逃跑，半途给抓回，已先进禁闭室了。因为虱子太多，我急忙脱了衣服给她穿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虱子咬。有两块板可以躺下，脚碰着尿桶。因为她睡了好多天，就让我睡，她坐着。那里面毫无光线，极静。

天亮些，有人来打开小窗子。“啊，场长的爱人(妻子)!”她拿着一杯水要送给我喝，让我漱了口，再喝一些水。这是违例的事。第二天，小窗子被锁上了。场长说，要我在禁闭室里反省自己。但他心地还是蛮好的，叫过木工来，给我钉了木板，可以当床睡。

那位木工很同情我，拿了一些药水替我洒在木板上，免得臭虫太多。这些爱心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两姐妹在禁闭室里边讲话边咯咯地笑，说：“今天休息。”

木工惊问道：“你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关禁闭吗?你们还笑什么?”我们还是笑个不停。

第二天我和小姊妹都有地方睡觉。虽然被关在这间禁闭室里，但是爱我的人太多了。有个小偷，十几岁，从木板缝里塞进了糖果。有一个人买了一块钱的饼，十二个，一个个地从木缝里塞给我吃。他们又去买通了送饭的小孩子，把肉呀、鱼呀装在饭底下，菜盖在上面，送进来；连开水里也放了糖。最奇妙的事就是送饭的人用纸包着圣经也送进来，这真是想像不到

的奇迹！神多么爱我们两个人！

除了吃、睡、作早操，两个人读经、谈道，我还教她唱短歌。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平安和喜乐从天上降下而且是满溢的。连那位木工也说，“不要笑得那么大声。你们是被关禁闭室的！”

过了一星期，从外面抓回来十五个逃跑者，要罚关他们十五天，只好把我们放出来，让给他们关了，我们得以释放。这也是他们出于不得已的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禁闭室。不料，这十五个男犯又从土里挖洞，穿过墙，几天后再次逃走，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

我们一出来，许多好心的同伴就急忙煮鸡蛋送我吃，说是脱壳蛋可以免灾，会有好运气！

当地的村庄里有一个农民的儿子，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们的事，写了一首长诗送我(可能神觉得我需要鼓鼓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人称颂——写得满满的两页打油诗，好像歌颂革命英雄一般——

你是太阳，永远照亮；

你是月亮，永远光辉；

……

你是青松，不怕风吹雨淋；

你是灯塔，站立在黑暗之中。

我接到时，心中感到稀奇。可见神明明地用厚恩待我，使我因信靠他，心中有力量！一切荣耀归给赐恩扶持我的神。

[注 31]

<使徒信经>即“The Apostle's Creed”，“为西方天主教与抗罗宗教会

所使用之信仰陈述，.....作为洗礼的宣认、教导的纲要、反异端之保障与导师、信仰的总结并崇拜中的坚信。”

英文译文及现代中文译文如下：

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in Jesus Christ His only son, our Lord, who was conceived by the Holy Ghost,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suffered under Pontius Pilate, was crucified, dead, and buried; He descended into hell; the third day He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He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sitteth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from thence He shall come to judge the quick and the dead.

I believe in the Holy Ghost, the holy catholic [universal]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life ever-lasting. Amen.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注 30]

盖恩夫人是三百年前一位真实的属灵人；详见她的略传<馨香的没药>(CCTM 现有简体字版)。

得胜的秘诀

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 12:11)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启示录 12:17)

至于你们推雅推喇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说撒但之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

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启示录 2:24-27)

人的心底里常常埋怨：夏娃为什么要吃那分别善恶的果子，又给亚当吃，因此招来神的诅咒，以致地被诅咒，人要终生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最可怕的是死临到人间。夏娃的确是失败了：她听了撒但的话，没有听从神的话。神因为人的堕落，就设立了救法，就是主耶稣——这完全的人，战胜了撒但的一切毒谋恶计。主得胜的方法是靠着神的话。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那四十天的禁食中，主耶稣战胜试探，是靠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来活着——得胜的秘诀！

今天，我们不必再去埋怨始祖和环境，因为主耶稣有完全得胜的榜样留给我们学习。要靠着主作刚强的人，倚赖神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参弗 6:10)。那么在实际中该怎样作呢？我已说了，要靠着“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有许多深奥的神学理论我都不懂得，也不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神用最简单的话语使我明白，今天应当怎么作！所以在我的脑海中，可以说是很单纯，像小孩子一样，不知道将来怎么办或者要临到的是什麼？也不预测幻想，不为明天忧虑，只是单纯地依靠神来走今天的路程！

当我第一次在音乐学院被批斗的时候，我所有的书突然被没收。他们没收我书的时候，我留下了圣经和<荒漠甘泉>，其它都给拿去。后来我天天抱着圣经和<荒漠甘泉>看不完！

在那最困苦的日子里，主曾两次给我话语，就是主耶稣“一句也不回答”（参太 27:14；可 14:61）。我就按着主的话去行，平静地过了一年。在大学里，有许多留学的教授，也有多年的老革命；我那么幼稚，头脑那么简单，若想用今世的方法去理解，去分析，必定自己会受伤的。若是我发表自己的看法，就会引起更大的攻击。因为第一次我遵照他们的要求上台作了土改的总结，就引起了攻击；若是没有发表这些言论，他们就找不到什么把柄攻击我。因此我就很少发言，虽然有那么多要我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一句不答”。

那一天我看到讲台边上有一副对联，其上写着“矫枉过正，言者无罪”，我心里明白——这不是真理。主说：“当审判的日子，[我们的闲话]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我们]的话，定[我们]为义，也要凭[我们]的话，定[我们]有罪”（太 12:36）。这是我所明白的顶简单的神的话。所以，不必多说，按着神的话去行就是了。我不但不从那教训，也不晓得那深奥的理（参启 2:24）！

在音乐学院时，有一位团委书记来和我谈话。她说她以前也和我一样，非常热心，要读书，又要教主日学，教会的工作很多。后来有一天，看到街上人人都在那儿排队（买政府限量供应的生活必需品）。买米都要排队，她眼泪就掉下来，认为信主没有用。要做现实的工作，要干革命，将来共产主义会很美好的，不必信耶稣，所以她就抛弃了主。她又说，她身体非常衰弱，就是因为以前太热心的缘故。她说了很多话，但是我当时心中就涌出很多神的话，把她的话驳斥得干干净净。这人间的一切苦难完全是罪所造成的；若不信主耶稣，一切的美善不过是虚假的；人仍然胜不过罪恶。

这个团书记一直劝我不要信神了。有一天，女生宿舍门口来了一辆出租的小汽车，原来是那团书记家中亲人来接她回家，因为她的确是衰弱又病重，无法升学，只得回家去疗养。

其他一些基督徒同学开始放弃信仰，在政治学习会上常发表一些受“鼓掌”的言论，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有初步的“扭转”。我听了心中黯然，为他们伤痛，因为他们已经不跟从真理了！我虽然不懂得如何应付，但是我却明白神在新约里给我的应许，我要持守着。“信”是唯一的根基，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可以得“永生”。

第一，我因信主耶稣而称义，胜过撒但和罪的权势。第二，因信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已确定有进神国的把握(参约 3:16)。

经上所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到底”——哪一天是我们的“到底”？该是见主面的一天吧。

我进场的第三年，问了一位弟兄，我的事将怎么样！该怎样作？他说：“忍耐到底！”这一句话随着圣灵的提醒常常浮在我心中——“忍耐到底”！神明白我们每一个阶段的锻炼“到底”是何时；我们不明白，只能忍耐。

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常常问干部：“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呢？”

那干部就回答说：“看你什么时候要回家，就可以回家。”说得好像明天就可以卷起铺盖、挑行李回家那么简单。他说，“事实也是很简单，劳动改造只是为了教育你们，改造好就可以回家，主要决定于你自己。”

有一个年老的姊妹受不了监牢的苦，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相信主耶稣了。我以前是受欺骗的”——还是顶小声说的；

第二天天亮，干部就叫她不必出工，雇好了三轮车，还请人帮忙挑行李送她上车，回家了。

这种离弃神的事很多。那个年轻的姊妹也持守不了，到了第十年，就从“岔路”走出去了。但是她付了相当大的代价，先是与姐妹们不来往，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远离神，把错谬、虚假当真理，结果走差了！在她的心中有一种忧虑：自己年轻时没有结婚，老了怎么办？没亲没戚，以后怎么办？结果因不能信靠神，不信的毒根就长起来。她天天为此事苦恼、流泪；虽然不敢正面批判神，但是从内心的深处已经不信神是永活的真神，是可以永远依靠的——不论年轻年老，一样可以依靠的神。

我请假回家的时候，有一天我四叔说：“恩立，你现在年轻。年老了，你怎么办？”

这一句话像毒箭穿透我的心！我立即回答他：“四叔，神今天照顾我；我年老，神仍然照顾我。神是永远不改变的。”

这永不改变的神——创造万物给人享受的神……他是永远活着的，我有完全可靠的保障。

不一定是遭受沉重的打击斗争才有倒毙的可能；一点点的小细菌，在我们不警惕时，也会要了我们的命。我看到好多强壮的战士像参孙一样，败在肉体的情欲中，无法自拔，因为头发给剪掉，神离开了，他余下的就是那将衰败的肉体，亏缺神的荣耀，很可怜！

所以，要记住<以弗所书>六章的教导，“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敌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参弗 6:13-18）。

全副军装有好多——有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还有用平安

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平安的福音就是一无挂虑地依靠神的话语和应许来行走前进。……带上了救恩的头盔，还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如果没有熟练地把神的话语当作宝剑，就不能反击，会常常受伤。正如主耶稣基督，撒但一开口，他就马上用神的话反击；他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完全是用圣经上神的话语来抵挡，叫撒但蒙羞退去。今天基督徒仍然要靠着神的话来得胜仇敌，但记住：先要站稳了地位。

我为着那些走进网罗的人挂心焦急(参林后 11:28-29)，因为他们也说要争战，要得胜！其实自己已经是陷入网罗，落到了撒但的权势之下。只有求神拯救才能脚踏实地，站稳神儿女的地位。

上海的一位姊妹告诉我，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属神的信徒，一种是属撒但的世人；所以地位要站对。信徒灵程的第三阶段，就是属灵的争战。

“因为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 (启 12:17)。从基督升天以后，地上就是信徒的战场。所以属神的儿女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有一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我们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世人。我总觉得属血气的人也是神拯救、怜悯、赦免的对象，正如主说的：“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路 23:34)。我们的心对属血气的世人是极平静的；保罗说，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对象要明确。

有一次请假回家，来了两个向我求赦免的姐妹和弟兄。记

得那一天，我在楼上整理冬天的衣服，突然听到楼下我父亲大发脾气，嚷着：“给我滚开！我的家不要你来！”连骂带推，不准那个人进门内。我又听到哭泣声，好像是在苦苦哀求。我妈妈比较缓和地从中调解。我从阳台往下看，原来是在最早的斗争会上批判我、定我罪的一位姊妹。因为父亲不准她进门，她只好走到花园，赖着非要见我，不肯回去。妈妈告诉我说她要找我，我下了楼，到树下见她。

一见面，她就拉着我说：“我今天是来请你赦免我的。这三年之中，我一直受责备，心不安。今天一定要来请你赦免我的无知。”

那时，我的心里极平静。我说：“我早就忘记了你的事，而且从来没有记念你对不住我的地方。”好像真是没有这一回事似的。正如约瑟所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很奇怪，约瑟看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的饶恕也是从神那儿来的，与人无关。这是一种属灵争战得胜的秘诀！

又有一天，我的一位亲戚请我吃中饭。我到亲戚家时，一位弟兄从房里走出来，说请客是他的主意，因他不敢到我家，今天藉此机会请我赦免他以往的罪过。我不明白他暗中所作的事，实在觉得莫名其妙。

等到我再回场时，在一次运动中，一位干事把我的档案读给我听，而且把签名盖章的人连名带姓地说给我听，我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弟兄是与我同桌吃饭用脚踢我的人(参诗41:9)，难怪他的心中有那么深的责备，受那么大的痛苦。然而我们原不是与属血气的人争战。

有一个同犯用剪刀把我的头发剪得光光的，像尼姑头一

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她心中不安，就说，“恩立，剪刀在这里，我的头发给你剪吧！剪吧！我甘愿，你剪吧！”我仍然待她如同朋友，绝对不剪她的头发。

还有一次，一个姐妹被一个小偷诬告，小偷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了她头上。那小偷非常狡猾，怕挨打，就有问必答地说了无数骇人听闻的罪状：贪污了多少东西、多少钱藏在姐妹处，有多少“反动言论”都是由那个姐妹唆使的，结果更引起人们的愤怒，大家想不出该如何结案。那个姐妹被人平白无故地吊上梯子，脚离地一桌子高，被人一边推，一边旋转着。这姐妹看看自己也是无法挣脱，就一口否认。斗到无法支撑了，她认真地说：“我是个基督徒，是为了盼望永远的天家，盼望人人都悔改信耶稣！”这下子，很奇怪，斗争会反而停止了。

我们实在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这就如同主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的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罢！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 16:21-23）。这就是属灵争战，与人无关。主耶稣把神的旨意摆在最高的一点来遵行。撒但从一开始就叫夏娃不听从神的话，干犯了神的命令。一直到如今，撒但仍然换汤不换药地用这一套，所以我们要非常警惕，“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弗 6:18）。

又经过了三年。第一个三年的劳教解除时，我的第一关（思想关）没过好，没有写好“总结”。到了离家的第七年，又要写总结，准备解除劳教了。我还是没有写。我心中盼望着早

日回家，想到父母亲年老了，两姐弟都无法回家奉养；我的身心都极其疲累，灵里干渴，多年的磨炼已很厌烦。但怎么写呢？不写，这漫漫长夜，遥遥无期。写，我要写什么呢？我不能批判我的信仰，我不能否认神；所以我拖延着。大家都交上了，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通过了。

队长说：“恩立，你准备怎么办？要不要通过总结解除劳教？快要轮到你了，怎么到现在总结还没有交上来呢？”

实在迫不得已，我走进宿舍，很简单地写了劳动和遵守纪律两部份的总结。半个钟头就写好了，走出来亲手交给队长。

他接过来，看也没看，就一、二、三、四……用手指着字，数了数，共一百二十个字。“你用一百二十个字作你三年的总结。你想想看，叫我们怎么处理！”

我默默无声。我说什么好呢？我又回不了家了，只好留队！

有一个木工，干部在开会时，他在门外修理桌子和抽屉，听到了里面开会的情况。他遇见我的时候告诉我：“你完了！我听见他们在讨论时，说要宣布两个人永远留队，你是其中的一个！”

我虽然明明知道是过不了关的，但是我深信慈爱的神，他是那么爱我。“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来 12:1-2）。

魔鬼要筛你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

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以弗所书 4:13-14)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它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哥林多后书 11:13)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歌罗西书 1:23)

1964年12月，福建省被判刑过的劳教妇女全部集中，调到闽侯白沙，我们也从龙岩转到闽侯。在那里，我见到了全省各地因着不加入“三自”而被掳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住宿、劳动都在一个农场里，常常有机会见面、交通，在基督里得到新的供应。这是神特别的心意、恩典和安排，可是撒但也想要得着我们，像筛麦子一样！（参路 22:31）

到了白沙，这是我重新被判劳教的第三年。经过了六个月的治疗，我的肝病可以说是完全痊愈了。新的妇女劳教农场靠近福州，条件比以前有所改善，住宿的房子是新建的平屋，粉刷了白墙，装上电灯，再也不是古老破旧的庙宇、祠堂。早晨一般是天亮了才起床，不必摸黑、点小油灯吃早饭；晚上经常还是政治学习，也有休息天；饭菜也经常改善，由于农场靠海边，还有小虾米和鲜鱼吃。

因为农场采用新的管理方法，我们的劳动量比以前渐少一些，但领导比较注重思想改造了。管理我们的干部都是年轻人，他们是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有一些知识，不像以前多是军

人。

周围的环境虽然有改变，但是内心的压力比以前更重了，这是我的感觉。那些有知识的人，更会针锋相对地对付你的“思想问题”了。

紧接着来了一个和风细雨的“社教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注 32]，全省的劳改农场以我们这个农场作为典型，召集了其他各个农场的场长、总管教、指导员共百来人，到我们农场“蹲点”[注 33]，进行社教运动。因靠近福州，省公安厅厅长亲自抓(领导)试点，开展运动！

我们一百多人的小队，派来了十多个干部，与我们同住、同劳动：拿起锄头，卷起裤脚，下水田，作田间“三光”(除草)、插秧、施肥；晚间教我们唱歌。他们在学习会上当了小组长，真像是同伴一般；问寒问暖，无所不谈。这运动足足进行了几个月，真叫作“和风细雨”，不停不歇，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其目的乃是用柔和的方法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信仰。

原先在龙岩的总管教主动要来我这个小队，因为他比较了解我过去的一些情况，特意要来改变我的信仰！以前他真是很威严的人，在他面前谁敢不听话呢！有一回，一个新进场的人晚间躺在床上，不参加政治学习，给他碰到了，叫了一次，不肯起床。他发起脾气，拿着手枪当场要开枪，吓得大家不敢动。本来怕场长，现在更怕他。

他原是一千多人的总管教，现在为了试点工作，来做我们的小组长，而且真像披着羊皮的狼，讲话既小声又柔和，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谁能猜得出他是带枪的人呢？我们小队有一个厦门大学的女助教，深受他感动，把他捧为“救星”、“救

命恩人”，写上万字的坦白悔过书，在生活上把这个干部照顾得如亲人一般(她负责煮菜给他吃)，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实在是被他迷住一般。不少人在干部离去时还真是依依不舍地掉下眼泪来。

这个总管教自己要到我这个小组，我相信他是要提高自己的威信，证明他有方法、手段，在管教上有成绩。他对我也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起初，他要和我谈话，我不愿意搭腔，他就请了别的干部来和我谈，因为他在龙岩的农场实在太凶了，我不爱理他。

但是他偏偏要以我做重点，来搞我的信仰问题。经过很久的动员，要我写坦白交代，我拒绝。他就召集了一个小组会，一定要我写检查，并签字盖章，即使不交代，也必须写下“没有可交代的”这几个字。我就真地写上了“没有可交代的”这几个字，而且要盖手印，我就盖了手印。他所采用的软硬兼施的方法都失败了，让他很恼火，就打电话给院部。我在门口清楚听到他请示上级：“是否把她送进禁闭室反省？”结果没有成功，因为我属于“解放后的大学生，可以改造过来的人”。他换了三次手法，打过三次电话，都没能使我进禁闭室。

后来，他的态度变得很柔和，与我个别谈话合计有十七次，经常是不用劳动，或是劳动一半就谈话。有一次，我病倒了，他就坐在我的床边，不停地和我谈话。别人真是感动得流眼泪，而我明明知道，这是出于那恶者。他的目的乃是要我否认我所信的神，然后才肯让我出农场，给我恢复原来的工作。但是无论怎么样的引诱、迷惑，我绝对不肯放弃创造天地的真神！我坚定了自己的心，日夜祈求主赐给我力量！

有一次，我心中突然有感动，知道“公安厅厅长会找我谈

话。”我在山上劳动，看见一些人走过来，我心里知道他们是来找我的。结果真的一个人上山来，叫我回宿舍。

我到了办公室，干部说：“厅长找你谈话。”我进到里面，看见了胖胖的厅长。他问了我的姓名、籍贯后，就开门见山地说：“恩立，你现在还信仰神吗？”

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仍然相信神。”

这一回答让他停了几分钟。这是我的立场，我应当站稳。

厅长说：“信仰可以自由，不过你得检查那些不合乎政府法令的事。”

我不说什么了，只等他自己一个人讲完，我就退场了！

以后，又有一个科长要我写关于“三自”的问题。我怎么写呢？我告诉总管教：“我只能写上我的信仰，而我绝对不批判。你要了解我所信的，我可以让你们知道。”这里，神给我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轻这个重那个。你们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太 6:24）。

我真是无法讨他们的喜悦。在这个运动中，我被批斗了几场；他们怕我服毒自杀，甚至把我所有的药都拿走了，又派了人连续不断地看守我。我好好地安心睡着，那些人整夜不合眼地守着。年老的姊妹为我极其担心，常常要等我三更半夜回来才安心睡觉。我也被搞得身心都极疲倦，因为撒但在用筛子筛我们。

接着来了一个控诉大会，有两个姐妹当场关进禁闭室。厅长大大发怒，作报告说，“要和基督徒较量较量！”一下子批了一笔钱，建好一排的禁闭室，要把那些坚持(信耶稣)的人关到死为止。

随后又来了一个批判大会，到台上发言的有三十多个基督

徒，一个个检查、批判自己的信仰：“我不祈祷，不读经，不信了。”其中只有一个姐妹没有批判自己的信仰。坚持信仰的姐妹都关进了禁闭室，有重新逮捕判刑四年、三年、两年、管制的，真是筛掉了三分之一。他们不知作了多少次动员，要我上台讲话，我就是不肯。

后来改用了种种的恐吓。总管教因为斗不倒我，没有成绩，接下来使用的伎俩就是往人身上“抹黑”。他们开始在人群中散布谣言，说护士小姊妹在作护士时害死过两个人，还说所有的牧师都和会友发生性关系，还生了孩子；恩立就是其中之一。把我们涂得黑黑的，使我们无法见人。

这种捏造、诽谤、假见证，使我感到人类的道德的败坏已到了极处。神是不会容忍的，他会把这种罪名加在那些作假见证的人身上。

运动结束一年多，就有人来调查这位总管教，发现他真的在厦门与当时一个劳教妇女生了个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时，两派相斗，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人。后来他被关进了监狱，可以说是神给他的报应。

还有一个同伴把“恩立已经偷生了一个孩子”的话讲了又讲，我严肃地回答她说：“这种事情只有你们会做！假若我有孩子，尽可以公开带来劳改。大家不是都这样吗？”她当场气得又哭又闹。结果这个人是自己与同犯先有了一个孩子，事后才结婚的。神也这样报应她(参诗 141:9-10)。

快满三年了，小队的队长要大家写总结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我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愿他的旨意成全。

[注 32]

也叫“四清运动”(1962 冬~1966 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一次“清政

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对于一切犯有不同错误的人员，采取“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参<辞海>

[注 33]

“蹲点”：在一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进行观摩学习。

耶稣不定罪

耶稣对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 8:1-11 的故事)

今天的时代是恩典的世代，是拯救罪人的世代，所以主耶稣在第一次到世上来的年日里，也没有定人的罪。

文士和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要抓他的把柄——看他是否遵行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却不理解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为审判、为定罪，乃是作祭司，赎人的罪；神要他作拯救的工作(约 3:17)。

<约翰福音>第八章中，主耶稣明明知道他们是来试探他的，因为他不是祭司长，更不是当时的官长，也不是管理百姓的百夫长，这些人可以按着他们的律法来对待那行淫的妇人，不必抓来交给耶稣。但他们的目的是要来抓耶稣的把柄。

主在当时用了很灵巧的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主耶稣若说不能拿石头打死她，那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若说要拿石头打死她，就违背了神要他在新的一个时代里拯救罪人的旨意，因为主耶稣降世，是为背负众人罪孽的(参提前 1:15)。

但是谁没有罪？摩西的律法里规定许多罪都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如：

“诅咒圣名的”——用石头打死；
.....“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
“把儿女献给摩洛”——总要治死他；
“与邻居行淫的”——要治死他们；
“交鬼”的、“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
.....(参利 20 章)

谁没有罪！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划字，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所行、所作的。因此众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站在当中！耶稣明明知道她有罪，但不定她的罪！

人很难理解主为什么“不定罪”；虽然是难理解，但我们要效法基督(参林前 11:1)。这是救恩的时代，耶稣不定罪(参约 3:18,5:24)。那在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主真地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在世人看来，这个强盗下地狱的条件足够了！杀人的人，他自己也承认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主“不定罪”，而且是当时就给他拯救的应许(参路 23:41-43)！

今天的信徒却没有学主耶稣的榜样，常常“定人的罪”——不但批斗、控诉，甚至定人的罪。那是太大的罪过呀！

当时的潮流是如此，若不定别人的罪，自己也过不了关。为了学主的榜样，我觉得在这件事上要付代价。

自从进劳改农场以后，我就学习“不定罪”——不定别人的罪[注 34]，也不给自己定罪。总是默默地过日子，特别是小组鉴定会上，更是默然不语。因此就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他们发现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就常常提出问题，要我来作答。我实在没有办法！只有反复思想这个故事(指约 8:1-11)。

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这段故事成为我的实际行动；我把主的话吃下去，在口里是甜的，在肚子里消化时却发苦，因为遵行出来是苦的经历(参启 10:10)！

有一次，小组鉴定好了，要大家签字。有一位姐妹被人诬告成案，要定罪，需要小组每个人签字。当时我在会上拒绝签字，引起了大家的不满，特别是指导员，非常恼怒：“你走到前面来！你说出不签字的理由。”

在那种强制人的场合，大家小声说好话劝我：“签吧，签吧！……”他们都替我捏了一把汗。

我真是苦呀！我默默地走上前，述说我的理由。我说：“在这么多罪状之中，我因为不同意这一点，所以不愿意签字。”我说了这几句话以后就静静地站在那里，心中只有仰望神带领我过这一关，因为我正在学习“不定罪”的功课。

指导员好像被神管理着，停顿了一下，就说：“你不签！好吧，回去。”我又回到自己的位子(该持守的地位)上来了！

又有一次，是全场的控诉大会，那严肃、恐怖的口号声，一阵阵像狂风暴雨，全部的人都举手喊叫，而只有我们默默无声地站在那儿，连手也没有举。这件事给主任觉察到了，等到会开完回队时，我发现向我们提出抗议的人群真像野兽一样，要把我们吞吃掉！那恐吓声足够把我们撕碎。

我心中顶困苦地躲避在神的荫蔽下，除了安静的隐藏外(参诗 17:8)，没有第二个办法！“不定罪”实在是很难，除非神的恩典托住！

在队里，有一个人犯了“罪”(原因是没有草纸上厕所，就拿报纸代替，报纸上正印有毛主席的像片)[注 35]，连续批斗了两三天。我的静默已经是给人家提出抗议了，但是我

说什么呢？这么大的会，大家好像是把一块块石头扔过去。我也来扔吧？不行(参诗 1:1)！这不是我所学到的与人为善的道理。

突然有一个红卫兵班长提了我的名，要我来批判这一种行为。在大会中，我只得站起来，简单地说了几句。他当然不满意，说：“给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来！”我就坐下。

真的，第二天又开批斗大会了，这个班长又要我来批判、定罪。我准备什么都不说！他喊着：“走上前来，批斗！”

我只得乖乖走上台，他用铁夹打我的头；我脱下了大衣，被绳子捆上。这个班长很有力气，一下子，我就汗流满身，脸色苍白。最后还是要我来批斗，我说什么？我不定罪，只好从头问案情，因为我根本不晓得他实际的情况如何，怎么定他的罪呢？我一问，他一答……。

台下的人大大不满，轰动起来：“不要你问了！……他已经自己承认了，你还要从头来……。”这样乱了一场，又有很多人来斗他了，我被捆绑着静静地跪在旁边；我几乎是要晕倒了，汗水从背上直流到腿上，脸色也变了。有一个人说：“快放了她！她快要倒下去了！”结果就给我松绑了。

等到会开完，我还是跪在那里。干部走过来说：“你回去，写一篇批判文章交来。有没有听见？”我大声说：“听见了！”

我回去睡在床上。我写什么？怎么定罪呢？提起笔在纸上写，又撕碎它。“我的神呀！求你怜悯我，让干部忘记这件事，不要来拿我的文章。……”

天亮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干部背着背包，被调走了。一天天过去了，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我又过了关！统管万有的

神，是独行奇事的神！ [注 34]

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路 6:37）。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罪没有感觉、不能分辨。真重生的人，对罪的感觉特别敏锐，只是我们不忘记自己是蒙恩、蒙赦罪的罪人；我们不敢自义去定人的罪（约 8:7）。教会中不能容让罪，而要对付罪。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林前 5:1-7；提前 5:20）。所以即便是教会长老犯了罪，信徒也有责任告诉使徒（林前 1:11,5:1）或使徒所指定的人（提前 5:19）。至于世人犯罪，那就不是我们基督徒去定罪的事了（参林前 5:12）。----嫩子注 [注 35]

文革期间，个人崇拜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这类规定在劳改单位特别流行。

[注 33]

“蹲点”：在一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进行观摩学习。

不可说闲话

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太福音 12:36-37）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 12:34）

在末日审判台前，神要人把所说的闲话句句都供出来，正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所预言的，“要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犹 14-16）。

神的审判是按着公义，绝不冤枉我们。那时我们只得口服心服地承认自己的罪。因为将来会像“录音机”一样的(案卷)把你所说的闲话句句供出来。一想到审判的日子，我们心中就应当恐惧战兢，不敢随便顺着肉体发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不但得罪主，也得罪人。

主也明明告诉我们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太 5:22）。主在今天还未审判世人，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 12:48）。

审判的标准是主耶稣所讲的道，末日要审判人。可见今日信徒要何等谨慎自己口中的话语，免得将来受审判！

有的人整天不受约束，不绝口地骂人取乐，习惯懒惰，挨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参提前 5:13)，将来要受到应有的审判！

一个重生、有基督生命的人必定有圣灵的管治，借着里面的“禁止”或“催促”管理我们的嘴，勒住我们的舌头(参雅 1:26;诗 141:3)。若是我们肯留心听那恩膏的指挥，就必少说废话(参约壹 2:27-28)。他的禁止我们必定要顺从，免得得罪神与人。我自己常有这种感觉，有时候话说得太兴奋了，心中就有责备：“不该说那么多的废话，停止吧！”我若是不听，必定遭亏损！

我记得在农场里曾经为了一件事，与一个难友谈话。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脱口说了一句“放屁！”(就是“没有这一回事”的意思)。这在当时的环境里算是很普通的。这个难友也是满口污言秽语，但是我这句话竟使他大为光火，认为我不应该说这种话。我因为当时必须和他一起走一条很长的路去

拿东西，所以就因着这句话，一路被他重重地谴责。他说我那样讲是错的。……他说我道貌岸然，是上过高等学校的，还说这种话，是错的！错在哪里哪里……，一直不停地责备、唠叨。我自己也明知是错了，一句也不回话，就默默地被他奚落得满脸羞愧。当时我本想顶一句：“大家的下流话比我的更糟糕，”可是里面不让我再说了。

我是个信主耶稣的人，别人说脏话是别人的事，我说脏话就是该受责备。我又想，这一点神都不让我过去，别人整日整夜随便说得那么多，都没有一个人来管理他们。但是想到将来的审判，想到自己是神的见证人，就只有默默地责备自己不应该！

又有一次，一个同事口吃，话说不清楚，发出吃吃的响音。我偶然在别人面前学这人的结巴，这下又碰到了对头。另一个同事一本正经地训我一顿：“人家是天生的缺陷，自己已经很苦了，又无法纠正。你反倒来学，开玩笑，讥讽别人，这是什么道德！”又讲了长篇道理来责备我。我只好接受，不敢再说一句话，承认自己的过错。

我一生中受了这两次外人的审判，直到如今犹在耳边。从此我常常谨慎自己，不说闲话；可是要说完全彻底地纠正，那还差得太远了(参雅 3:2)！

保罗曾劝提摩太说，“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提前 6:20)。我们经常说一些世俗的虚谈，或是一般的传闻，整天东拉西扯，毫无积极意义。因为这等人必落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一些宝贝的真理都在废话中漏光了(参创 19:14)。所以“多言多话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 10:19)。敌真道的学问，那就更不应该谈了。因为那些话

会使我们偏离真道。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不能说敌真道的话，这会使自己偏离正路，离开神！

神的审判是先从神的家起首(参彼前 4:17)，所以在地上我们属神的人要先受审判，先被管教。要用主的道来洁净自己，承认自己的罪，俯伏在主的道前，领受管教。“若有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雅 1:26)。所以一定要制伏舌头，正如盖恩夫人所说：“真想把自己的舌头割掉，免得犯罪。”可见她是受过很深的对付。“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来 12:8)。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来 12:11)。

保罗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弗 5:4)。若不是经过长期的熬炼，是很难脱离污秽败坏的肉体。杂质太多了，说不完的！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

我是一个爱看小说、爱讲故事的人。我讲得生动有趣，有时讲到半夜三更，大家听得不睡觉，自己也不知道有错。进了改造农场，我照样没改正；只讲了一个故事，就被搬到台上去进行批判。这下子就吓得我不敢再随便讲故事了。神也让我晓得，说这些是不合乎圣徒的体统，都是传些人间虚无的爱情，里面常有许多不合乎神旨意的教训，也是骗人的一套；而我拿来传扬，很不蒙神喜悦。我宣扬了，人家就去学，我应该受批判。后来，我慢慢地一一改正了。

但是对于严禁“妄语和戏笑的话”，自己还远远没有学

好。为什么呢？因为每次的晚会都要提我的名，逼我唱歌。我实在不愿意唱，他们就要我“随便出个节目”，所以，我很难过关！没有办法，我只好说些“妄语和戏笑的话”应付，使自己过关。如在一次晚会上，我模仿别人在另一个晚会上说的一套笑话，是“妈妈骂马，马叫妈妈，妈妈骂马”；“妞妞扭牛，牛就扭扭，妞妞扭牛。”说快一些净是“妈”和“妞”，然后就哄堂大笑。我加以解释，大家就明白其中的大意，这就算作了个节目，回原座位坐下。

晚会要结束时，指导员说话了，先是说大家的节目很好，表扬了一番，最后骂起我来：

“你们晓得今天晚上恩立说什么？政府骂你们，你们骂政府；你扭我，我扭你。要考虑！要检查……。”没想到一个顺口溜也被“上纲上线”[注 36]，被批判了！

我的天哪！我的本意是让大家笑一下，谁知反而成了我的罪行！我从此接受这一极大的教训——妄语和戏笑的话就是不应该说。

再一次，也是同样的场合，我不敢说什么，但是他们坚持说，最少也要学狗叫。我就顺口叫了几声，可是命令我学狗叫的这个人又狠狠地批判我：“不唱革命歌曲，情愿以狗叫来代替……。”真是批判得一无是处。

我深切地明白，若不是从神的角度、在基督里看问题、领受管教，我在属灵上是无法长进的。我也像盖恩夫人——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但自恨无法补救，也无济于事，“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赛 1:6）。

我插队劳动，和一些知青[注 37]下田插秧时，觉得无聊，边插边说：“妈妈骂马……。”刚一说完，脚往下踩，用力过

猛，有一大块泥溅在我的裤脚底，刚刚好糊着，无法洗清，满田的人大笑。我的脸红到耳边，听见里面很重的责备声。我立刻求主：“赦免我，赦免我！我再也不敢说这些了！”真是要铭刻在心中，不然还会失败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主将来审判人的闲话时，我们是要句句供出来的！我们今天先要求主赦免、宝血洁净！免得因闲话受审判。“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提前 4:7-8）。

我在圣经里找到一个人，“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上 3:19），这人就是撒母耳。可见这位神的先知的言语从小就极洁净，每句话都是炼净的（参耶 15:19 下）。他是人，我们也是；神赐给他圣灵，也给我们[注 38]！

求主怜悯我，使我在话语上免受审判（参诗 141:3）[注 39]。

[注 36]

“上纲上线”：提到原则高度看问题；用放大镜来检视事物。

[注 37]

指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劳动的中学生，接受所谓“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注 38]

在旧约时代，圣灵是“降在人身”[有时译作“大大感动人”（参撒上 10:6,10 等）]，有被收回的可能（参诗 51:11）。但在新约时代，圣灵是住在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永远同在（参约 14:16-17,25-26；林前 6:19）。所以我们的言语应更纯洁才对。---嫩子注

[注 39]

主耶稣是我们完全、绝对的榜样；他说的话都是父神叫他说的（约 12:49-50）。“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

(诗 12:6)。

夜间的歌唱

.....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那里？他使人夜间歌唱！”

(约伯记 35:10)

我想起夜间的歌曲，实在没齿难忘。

我自己原来是一个很胆小的人，从小每晚上楼睡觉，从客厅出来，要经过楼梯，又要经过一个大厅。在黑暗中我总是闭着眼睛紧紧地抓住母亲的衣襟，一步步跟着走，直到房间开了灯，我才敢把眼睛睁开。一直到十几岁，我还是顶怕一人独处。有一次来了一个客人，无意中说起鬼故事，又是我该睡觉的时刻，我怕得藏在被窝里，流了一身汗。

那种惧怕、胆小的心理，真不知道多么可怜！可是自从我认识主耶稣以后，惧怕的心就渐渐除去；加上相信神的同在，就自然地不怕黑夜了。特别是进了农场，接受了各样锻炼，从头开始，一点一滴地学，渐渐地我就因依靠神而成了不惧怕的人。

起先是在厨房里守夜值班，因为是在 1960 年(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厨房的饭菜常常被偷走，必定要看守。我值班的时间是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三点。这段时间是最爱困的，但非起来不可，一个人坐在一盏小油灯前。除了几座房子前边有一位老场长是男人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男人了，令人真有些害怕。在高高的山窝里，半夜里有怪声怪叫，后来才知道原来山林里的鸟在夜间还会成群成群地起飞，山羊也会应声咩咩地怪叫；夜鸟和野兽都在爬动、吼叫着，的确令人毛骨悚然。但是

如何使自己不害怕呢？唯有深信我的神是永活的真神，学习与神同在，不停地祷告祈求，心中不理睬那些嘈杂的声音而沉浸在神的面前，慢慢地就很安然、自在又平静了。

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一个黑黑的人影在门前窜过。我定了定心，再看个清楚，原来是那个疯子，半夜出来乱跑。她也是想偷东西吃吧？我静静地躲藏在黑暗里，不料她又出现在我眼前。我没理她，反正她未走进门来，就由她去乱跑吧！

有时候第二天早晨大家起来，有人就问我：“昨夜鬼叫，你听到了吗？”

我说：“我从来不知道哪一种声音是鬼叫，反正一夜到天亮，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叫声罢了！”

最后，我担任的一项最艰苦的工种，就是值全夜班，还要拿着锣边走边敲，在六百亩的山地上看守果园，使猴群不敢来吃桃子、李子、梨子[见插图 3]。这个命令下来，要我去守夜，的确是使人心寒害怕。我们的果园位于一座很高的山顶上，背后的高山要走六个小时才达到山顶，四周再没有住家了。山上的猴子、野猪，常常来偷吃、糟塌我们的果子，特别是在收获时，非得有人去看守，否则就一片片地被它们吃光了。

在未叫我去看守前，我突然接受一项很麻烦的工作，就是要管理工具室，那管理员(干部)特别指定要我代替他管理比较妥当。我初接受这个工作时，很不高兴，埋怨他说：“劳动这样忙，你也不照顾我！早上第一个，晚上最后一个开门、关门，给人家领工具，多麻烦！又是得罪人的工作。要比众人早出工、晚收工……。”真是叫苦连天；但是领导既然分配这工作，我推不了，只好接受。

这工具室是一个小土房，单独建在山旁靠近劳动出入的路边。天气太热时，白天人们常常躲在工具室休息。我不能预知工具室是神为了我值夜班所准备的休息之所，但神知道了。不久以后，接领导通知，我和一位难友开始值夜班，每晚七时上山，直至天亮四点半下山。一夜到天亮，虽然两个人有伴，但是不睡觉而一直敲锣奔走是受不了的。我想出一个办法：她睡上半夜，我睡下半夜(睡在工具室)，反正只要有人在大山上走动，发出响声，猴群、野猪就不敢来了。同去的也是一个胆大的人，我可以有安心睡觉的时候，反正我们都是不怕在黑暗中奔走的人。

翻山越岭，从山顶到山下，整夜敲锣发出响声。七月是收获期，白天穿单衣还汗流满身，可是到了晚间，山上笼罩着浓雾，下着露水，还有突然来的雷阵雨，我们必须带上斗笠、披着棉衣、带着蓑衣(既防下雨，也可以休息或躺一下)、背着手电筒，备上自己割下的驱蚊草，熏走发出嗡嗡声的蚊子。我们值夜班，却没有任何夜宵或补贴；我又不愿意作夏娃(指揩油、偷吃)，一只水果也未曾进口，这是神所知道的。这毫无护卫的大山，黑暗里一个女人独自满山遍野地走动，没有任何自卫武器；在黑暗中翻山越岭，下了大雨没有一点可遮蔽或躲避的地方，只是披着蓑衣走动。什么鬼怪、什么噪声，我全不理；我的心只是靠近我的神，只是默默地祈求，默默地祷告着。这样有半个月时间。

突然，这位难友被掉换了——换了一个神志不很正常的人和我一道上山。她也是最不害怕的。但是，从此我就受苦了——我不能睡了，因为她会去报告。

头几天她还可以与我一同走动，以后她想要偷吃桃子，就

用谩骂不准我和她同行或在一起。她无理地谩骂，用各式各样的下流话，使我无法与她在一道。我走到这里，她就逃到那里，只好奉主名不准她再说一句，结果真的止住了。我就单独一人值班，直到天亮。

有一句话浮现在我心：“主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路 6:12）。这是我操练祷告的机会，一切的苦只要拿来与主比一比，就会觉得负主的轭是非常轻松的。我体会到在黑暗中不停地行走敲锣，忍受着夜间的露水、暴雨、寒风的袭击，加上饥饿（我最多是吃一小块饼干），这是疲惫不堪的身体难以支持的。从七点钟上山，整夜敲锣到早晨四点半，下山后，又要赶快采桃、李，准备汽车装运；又是采又是挑，一直到中午吃饭，然后加班切李子，晒干。两点钟以后才可以去休息。在宿舍整天的吵、打、骂，无一刻安静时间让我这上夜班的人睡觉。我只好躲到工具室去，地上铺着蓑衣，点着蚊香，静静地休息四个钟头。

有一次睡过头了，姊妹来叫门唤醒，是我该上山的时候了。我一惊醒，四周都已黑暗了，急忙上山，边吃晚饭边敲着锣。我也学着歌唱，把我从小到大所学赞美诗重温一遍。尽情地唱吧！在这静静的黑夜里、广阔的山野上，只有我独自一人，来歌颂天地的创造者，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来倾听。我的歌声，除了我的父神、天使垂听，撒但也听见了；但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参诗 22:3）。我心欢乐，我灵歌颂；这漆黑的山野成了我祷告和赞美的好地方，每一夜都是如此甜美。偶然也有月光照亮，恐惧不知不觉地完全消失，心情变得舒坦、喜乐自如。每夜的歌唱总是满了感恩，因为若是没有了神，则一切尽是虚空。真的与神同在，我感觉处处都是天堂。[见封面

图]

我守夜一个多月，经历艰难困苦的磨炼，学会了夜间的歌唱。感谢他，直到我习惯在黑暗中很自然地工作，毫无抱怨而是满心赞美之后，我又变换了工种。

他为我设宴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诗篇 23:5)

大卫是一个靠着万军之耶和華争战的勇士，所以他在各种战役中都是得胜者(参撒下 17:45)。他的体会是——在敌人面前，神为他摆设筵席！很多特殊的珍肴美味，只有在敌人面前才吃得到。起先我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是主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约 4:34)。

神的话语一定要“吃”下去，如同食物。一句神的话要丰满地活出来，成为实际——这才是遵行神的旨意。不单是听在耳朵里，且要行在实际里，更要行在实际考验中(参雅 1:22)。在敌人面前，就是在反对神话语的人面前，不是自己家中的亲人，是在有权有势的官长面前，是在捆绑吊打的时刻。干部严刑拷问：“你还信耶稣吗？不肯跪下吗？”用刑不断地加重，神的话语在敌人面前要“咽”下去，这是少有的筵席！

有一个晚上，要批斗一位老姊妹，因为她说出明确的信仰言论，连我和另一位姊妹也一同陪斗。干部喊一声：“跪下！”我因周围挂满了领袖的像，就不肯跪下。这逆例的事件使会场大乱起来；怎么打、怎么推，我不是倒就是坐，就是不肯跪。有一些爱我的人好心来劝，也围在我身边不让人来打，全场大乱，连七只狗也大吠起来。指导员吹了哨子，大家才平

静下来，结果我还是倒在地上，坚决不跪，可是头发给剪得光光！

他们见没有达到目的，第三天再开一个会。先叫了二十多人作严刑拷打的准备，干部亲自到场，口号声响彻了会场。我们一个个又被押上台，又是大喝一声：“跪下！”对不听从的人，则用绳子绑上。有三位不肯跪下的都给绑上；我因向来与人为善，本是没有人会无故下毒手的。

一位女干部叫骂起来：“半个钟头了，还绑不好！我来！”她一过来就连踢带压地捆绑。一捆上，我满身大汗，在腊月天脱掉大棉衣，紧紧地捆绑着；又再叫两个人来，一个站在我的左小腿上，一个站在右小腿上，要把我压成跪下状，头被两手抓住，脸上滴下大颗的汗珠，满身汗水直淌。

在我旁边的年老姊妹支撑不住了，大声哼叫。指导员看她支撑不住，又开不成会，就叫人松绑。六个压脚的人都回原座，我们三个人都给松开了。

我心里想着，我还有一口生气，就是不跪，于是趁势就躺在地上。指导员喊着：“恩立，你站好！”我一听，就急速地站起来，有一位姊妹也和我一样地站起来了。

在那会上有很多基督徒。我听到其中一位(基督徒姐妹)也在那儿骂我们，控诉得有声有色；还有一位举起手来说：“我宣布，从此以后与她们脱离关系！”有的坐在那边远远地看着！其他的都集合在台前跪下，就是我们两位被捆、被打的站在那儿。

这一晚的景象如同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林前 3:13)，也就是在敌人的面前摆设筵席，谁能咽下那珍肴美味——“神的话语”！

一个月过去了，手脚还是发麻，手失去了知觉，全身青红，手臂全是捆绑的伤痕，但是都没有一个受内伤，慢慢地都恢复健康了。身体恢复正常，又胖又白，头发乌黑地长起来了。

我被调去做一台价值一千多元的公园模型、一台汽车模型，共六个月时间。晚间还给吃一顿加班餐才睡觉，这也是额外的照顾！神给人应时的智慧，这种工作我从来未做过，可是一拿到手，却像是有多年经验的人。有一位老木工调走了，只好让我来雕刻。为了做一台汽车，我只去车站观看两次，就画好图，做出一台汽车模型，只花了七十元。想想看，这也是神所赐的非常奇妙的智慧。组长只好靠着我来设计、画图，留我在他身边！

我回想自己根本就是一个不懂、没有工作经验的人，从哪里学来的？神是智慧的源头(参但 2:20)，在那里我仍照常读神的话，不停止三餐谢饭(参但 6:10)！神与我同在。他们晚上去看电影或休息、逛街，我都趁机读圣经。我的特例假，请假休息都是躺下来看圣经的。我爱神的话胜过食物，因为这是我在苦难中活着的唯一力量(参赛 48:10)，不然这遥遥无期的年日我怎么熬过来呢？若不是神的话语给我力量、胆量活下去，我真觉得活着是没有价值！

六个月以后，我当上了炊事员，共任职一年半，我前面已经述说过了。

接着，我又被逼进入宣传队，也是一年多，前面已经写过了。

从宣传队里关进了禁闭室，我才脱离那种火烧心的痛苦。在宣传队里不分昼夜地排练演出，生活非常混乱，没有一定睡

眠的时间，常是半夜三更才睡觉。白天休息半天，吃睡都不正常，身体也变得很衰弱，瘦瘦白白的，没血色；加上心灵困苦，实在是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那“城”的人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灾殃(参启 18:4-5)。所以，当主任告诉我从此以后不要再去宣传队了，我高兴得心里说“阿们！”脱离网罗，全身轻松，什么重的劳动也不怕。慢慢地，我身体又恢复健康，胖得脸圆圆的。

那时候要发展手工业，编工艺手提藤包，就叫我去学。我到那里，有一位师傅对我非常关心，尽力教我。一个月以后，我每天编出一种花样；场长今天叫我配色，明天叫我做花，后天编山水，直到末后要做字在藤包上，共有十二个品种，一天一样。一百多名妇女都怨声叹气：“我们怎么赶得上呢？”我在藤器手工上当上了技术员，除了教别人以外，剖藤、染色的工作都不再规定我要完成定额。我真是明明看到神的手在那儿扶持、特别眷顾。

那位师傅只教我，不教别人。因为他是男人，不准和妇女在一起；若是不作师傅，就得去耕田作重劳动。他一个人也负担不了那么多妇女的工作，所以他对我说：“我教你，你不要教别人。”特别是剖(劈，用刀由纵面剖开)藤的技术工作，如果传授出去，他就得离开轻工种，去做重体力劳动。他本来也不教我，可是有一天他病倒了，全厂妇女只得停工。他不得已，只好找我帮忙。

以前我不懂得剖藤的技术，做起来觉得这活实在是太重了。每次我干得满身大汗，剖出来的藤边缘还不整齐。第一次剖藤时，我正患感冒；剖了一下午，流了一身汗，第二天感冒就好了。可见对于不懂窍门的人，剖藤是很重的劳动，弄得手

又疼又酸。其实只要在机器上懂一点诀窍就好了。我就埋头学。他年纪很轻，像个小弟弟，人也很朴实、有趣，我们配合得很好。

我在手工艺的藤包厂里工作了一年多，工资高，做得也轻松。末了，没有其他任务，只是教人编篮子和剖藤而已！

最末了的年日，工作逐步加重。在白沙农场完全是下水稻田劳动，作“三光”，耘田施肥，烧火土(土和草一起烧，土会肥)，天天都在水田里干活。后来就是犁田，手扶着犁田，有一年多的时间。

劳动最重的季节就是夏收夏种：太阳火辣辣的，又忙着收割，又忙着插秧，为的是赶季节。从凌晨三点半起床，先到田间去；天刚亮就割稻，常是摸黑在路上走。边割(早稻)天边亮；然后吃了早餐，接着就继续收割到上午十点多，才回宿舍吃中饭。午休一下，下午三点钟又去，忙到晚间七点多才回来。若是犁田，就更辛苦了，常是时间赶不上，牛要犁到天黑才牧放(喂草料)。真是看见万物服在虚空之下，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参罗 8:22)。

有一次，天已经黑得实在看不见了，我还在犁，牛也无法再劳动了[见插图 6]。当我一放下它的轭时，它就猛然挣脱，连冲带吼地直奔回牛棚。我心中在默然感叹，满身大汗，就在溪边洗身。清凉的溪水，除去满身的污泥、汗渍，是爽快得多。等我回到宿舍，已是八点多了。

整年犁田，使我关节疼痛，因为冬天田里的水寒冷刺骨，缺少锻炼的人是会生病的。夏天太阳当空，田里的水是凉爽的，加上用力，常是满头大汗直淌；而且分配的犁田任务一定要完成！在农场耕田劳动，也是一年多，才换上别的工种。

后五年是在果林队，有六百亩的桃、李、梨等各样水果和各种旱地作物，如地瓜、花生、豆子等。就业[注 40]的人少，土地多，常常日夜加班还忙不完。

果树的管理非常复杂，从植苗嫁接、培植施肥，春天到了要打虫喷药，是一种最艰苦的操作。四个人一台大型的喷雾器，用竹竿顶着喷口，整天在有雾的雾气中，农药在人身上所起的副作用令人四肢无力，接下来几天连走路都没有劲，真是步履维艰。而且要经常修理机器，还须懂得各种药的配法，什么虫打什么药，果树还要喷药，预防生病。

夏天采果子，运送有汽车，天未亮要采李、桃，赶着装汽车；中午要加班，将李子作蜜饯，切、煮、晒，整天搬弄着；晚上总是加工煮李子到深夜，不得睡觉。

如前所述，最艰苦的是我们农场紧靠着大山，桃李熟了，山上的猴子成群结队来偷吃，一吃一大片，损失很大。而且也有人来偷采，所以必定要看守。

我曾经每晚七点钟上山巡逻，直到天明四点半才下山，随身要带着斗笠、蓑衣、棉衣、手电筒，手中还得拿着锣整夜敲到天亮，满山巡逻，一座一座的山头，又累又昏，整夜没合眼[见插图 3]。第二天是需要休息的，可是我们的管理员却要我加班采桃，上午劳动，中午加班切李子做蜜饯，到下午两点后才休息。四个钟头后，又上山守夜。

我极少看见这么残忍的人，他是计划特别周密的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是极重的、力不能胜的苦工。我因为坚持信仰，他就用最大的压力来制裁我，经常给我们姊妹加倍的劳动量。别人可以随便除“三光”，我们总是多一两倍的工作量；做不完要补，要扣工资并且要处罚。半夜加班下山去挑米、搬石

头，有时半夜两、三点了，也无法完成任务。这么残酷的人，像法老的督工(参出 1:11)，实在是少有的。若是休息天，也要我们劳动半天，下午洗头洗衣服都是来不及的。我实在不明白人心存着是什么，竟有这样残酷的人以最艰苦的重担来压迫、摧残人。这是他邪恶的本能，很少见过的。可以看出他苦待我们是有意图的，是故意的，为的是敌挡神！

虽然姊妹和我都竭心尽力，还无法让他们喜悦。这五年间学了从果树的嫁接到果品加工一整套的操作技术，我花了功夫看了二十多本书和实际观察。

五年间有两年半我负责采集水果，那么鲜艳、又甜又香的水蜜桃，一看到就会流口水的，但是我心中常常有这样的祈祷：“神啊，保守我，不让我作夏娃(偷吃)！”偷吃一个要罚三块钱。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在暗中察看，我绝对瞒不过神；我不敢偷吃，免得我得罪神，给撒但讥笑。所以，虽然采了两年的水果，我在神面前诚实地说，我从未偷吃一个，这是蒙主怜悯之故。

但我完全知道，大家都在偷吃。水果熟了，虽然禁令那么严厉，可是偷吃到饱的人还是有；几乎极少看到一个从来不偷吃的人，连颁布命令的人自己，我也看见过他随手拿了摘下的水果就吃。邪恶的心实在是与生俱来的(参诗 51:5)，有的人不以为偷吃是错的，而且故意要吃个饱！

经过五年的果园管理与劳动实践，很多技术工作都学懂了，但最感困难的是高空剪枝，悬空操作实在吓人。站在二层楼高的梯子顶上剪枝很不容易，常是吓出冷汗。姊妹们跌了几次，连梯子带人掉下来，有时从树上跌下来。一剪要两个月时间，而且要一片一片地完成任任务，手关节常常疼得拿不起剪

刀！

最后的两年是进场以后最困苦的时期，劳动和思想双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晚上要批斗到十二点以后，早上上山砍柴的名单上我又是第一个。两百多斤的任务，不完成中午继续加班，傍晚归来已经精疲力尽。挑米的任务又来了，干活的名单是边吃饭边念的，要下山挑米，摸黑走山路。明天又是砍柴或割牛草，几百斤任务；合计有一年多的时间，天天上山。我记得曾经连续下过四十天的春雨，每天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满山遍野地奔走着；雨下得再大，也要干，无法遮身，不如一条狗。但人竟以为这样残酷地压迫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还不断威风地谩骂，实在令人心寒！难怪主耶稣说亚当的子孙是“毒蛇的种类”、“魔鬼的儿子”（太 12:34；约 8:44）。

十二年的末了，神的时候到了！的确，神看为满足、合格可以离开了，他就施恩拯救我们脱离！使网罗破裂，我们得以释放！（诗 124:7）

以上是我多年的流放改造的情况。

[注 40]

指解除“劳动教养”处份，继续留场就业的人员。

圣灵的引导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 30:20-21）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

拉太……。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每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使徒行传 16:6-10)

很多信徒都渴慕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走得越准确、越短捷，越好。虽然大家的心地十分纯真善良，可是因为对神的认识不正确，实际上并不清楚神的心意，而是凭着自己，所以就在很多事情上糊涂，走了弯路。轻者要受罪牵累，重者要受击打，因为走错了！

我凭着良心说，自己欢喜走在最正确的道路上、行在神旨意中，但结果走了个大弯路；无论是小事，是大事，常常要出乱子，直到神重重地管教，才慢慢明白过来，逐步地明白神的心意，有了前车之鉴，就免得以后再糊涂得罪神！

在农场里，因为一切都没有自由，所以想要请假回家，也是千难万难，几乎四、五年才难得有一次可以回家看看亲人。特别是我，因为一直坚持信仰的立场，因此无法得到一次准假。家对于我来说，总是遥望而无法靠近，甚至于常常是处于绝望之中。记得在起初几年里，一提起笔写家信，总是热泪盈眶，无法写下去，也不敢多写。一动笔，就触景生情，难以控制。因为离开了父母亲，生活在人间最底层，说什么好呢？除了泪水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约瑟这个可怜人离开了父亲和家，当时他母亲已经去世(参创 35:19)；许多年之后，等他见到亲人时，实在是受不了，情不自禁地大哭一场。他在相会中，伏在父亲的颈上哭了很久(参创 46:29)，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可是话又说回来，在神的心意中，约瑟为了将来全家的存活，必需先经过熬炼。他远离父家，被卖作了奴仆，被诬告下

监等等各式各样的熬炼，才能成为器皿。在这光中，我明白了神的本意原是好的。所以要先遵行神的心意，因为神是全知、预知，他知道怎么来对待(造就)自己的儿女，因为我们一生的路程都写在他的册子里(参诗 139:16)，只要我们顺服就好。然而可怜的我们却常常因着自己的挑选、喜好，而偏离神的旨意，独断独行，结果就造成很多不幸的后果。

我们怎样才能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和他当前要我们做的事呢？我常常羡慕以色列人——当他们行走在旷野时，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什么时候云柱上升就启程，停住就安营。多么简单的事，完全不必花那么多的精神来辨明是不是神的旨意！其实今天的信徒有圣灵的引导，像当初保罗、西拉他们那样，完全可以明白、随从圣灵的引导的。但是糊涂的我们还是常常出乱子、闯祸！我只分享一点自己的愚昧和失败，特别是在回家探望亲人的事情上所出的差错。

下乡插队可以说是比较自由的。第一年(1970年)，九月份下乡，临近春节时(下乡差不多只有半年时间)就特别想回家，因为我已经有五年没有回家了，心中多么怀念、渴望去看父母亲、弟弟。因此我就凭着自己的意愿，作了很多长久的祷告，也不管神的旨意，就去请假。我记得，那一天另有两位知青(知识青年)要请假，我就跟着一起走。

当我路过一座桥时，里面有一个声音说，“若有驴子，必会开口向你说话”(参民 22:28)。因为我是急促要请假，那天是二月一日，我对生产队领导说，我父亲多病，血压高，卧床很多年了，希望能让我回去探亲。当下得到队里的许可，我马上边走边跑到公社，办事处的职员不能给准假条，要我改天再来；我却赖着请求，结果来了一个公安特派员，训了我一

顿，不仅把我赶回来，还到生产队里要我写简历和保证。

我不能回家探亲已经是很伤心了，又加上那么多不顺利。不料这时家中来了两张电报证明。我没有及时听从心中的感动，又第二次往公社跑，半路又碰到那位公安特派员，引来更大的灾祸，被叫到公社去挨了一顿骂，又要写检查。怎么办呢？原来在未去公社之前，我到生产队里打证明时，好像是与会计(生产队负责准假的干部)在捉迷藏！我走到东，他跑到西，东奔西跑，直到晚上八点钟还没有回宿舍，意外地不顺利。最后不但没有得到公社的批准，还给自己增添了不少烦恼，直到再次成为批判靶子，站在下帽村的台上，才得到心灵的释放，自由欢乐。这时插队已过了半年！

回想起来，我要回去探亲，是凭着自己的意念、打算，而不是出于神。出乎自己的意念，神不喜悦，难怪招来许多的困苦！自己心中想回家，没有想到自己是献上给神的人，行动要由神指挥。

1.回家完全是为了亲情；

2. 环境没有预备(印证)——我身边没有多少钱(只有八元)可作路费，也没有任何可作请假的证明，只是说我父亲卧病在床。随后弟弟来信说，父亲于二月一日晨真的左手左脚瘫痪在床(半身不遂)，我心中极其伤痛。我都是超前一步，没有等候神的带领。我是从来不借钱的，难道这次要欠债回家吗？主在环境上没有一点预备，只凭着自己想回家，心急如焚！神只好在这件事上重重地管教我，免得以后闯更大的祸！

3. 我是一个蒙主选召的人，我的脚步必定要有神清清楚楚的话语和目的，绝不是没有目的地游玩一趟。特别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更是如此。因为我是“劳教”身份，不能随意走动。

有一次，为了想与一位年长的姐妹交通，想不出妥善的办法，就约她到马路上相会。头一次是按着所预定的见面了，可是第二次却碰不到，从上午六点钟起，一路上都看不到她，原来是一个小岔路走错了，因此我到她家，她到我家，双方都扑了个空。这样一次长途来回要花上十个钟头，半路上又碰到大家在修筑公路，有不少认识的人，问前问后，问东问西。若不是求主可怜我，又得出问题了。我费尽力气走回头路，又累又饿，一天走了八十多里，一到家，以为她会在家等着我，结果没有人影，真是伤心透顶！一路上已经饿了十个钟头，精疲力竭，只能先吃点东西再说。

我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我的目的和要求都是正确的，错在哪儿呢？

当我在主面前跪下来，里面就明白了：还是凭着自己选时间。这时间不对，不是神的时间。若不是他大能的手遮蔽，我外出的时间正是把自己暴露在全公社面前——在修建公路的路上来回。唉！我只有默然认错，以后再也不敢凭着自己所订的时间了。管教原是众子的份，我真诚地求主赦免。今后每一步路要认真寻求神的旨意，存敬畏的心，靠主恩惠行走正路，不偏左右。

乔治·慕勒弟兄关于寻求神旨意的经验：

十九世纪为众教会普遍尊为“信心的使徒”的慕勒弟兄，是英国一位因信而活的传道人。他二十多岁时，看到神的子民普遍灰心，不再指望神伸出大能的手来作事，也不再相信神会听祷告，信心甚为软弱。在那荒凉的光景中，神开始感动慕勒祷告。他求神引导他开始一个事工——这事工要使人们不得不承认神的作为，要人们看出他们的神仍然是信实、听祷告的

神。

有一天，他读到<诗篇>81 篇第 10 节：“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从此，神开始带他走上信心的道路。他的经历对一切听到的人都是一个突出的见证。

当慕勒感到神要他去做某件事工时，就专心求神供应他事工的需要，而不是去仰望人。他要向所有的人作一个见证：只凭着祷告与信心，足够使神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在布里斯托(Bristol)市开办圣经学校，分送圣经，也开办一所孤儿院。神使用他建造了四座孤儿院大楼，一度曾同时抚养、照管两千个孤儿。他一生总共养大一万多孤儿成人，使他们立足于社会。主藉着他为圣工送出去的主款超过八百万美元。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一百五十万个祷告蒙垂听>。慕勒弟兄 93 岁去世时，留下属世的财物只值约八百美元。

在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大事上，慕勒弟兄有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值得参考：

一、慈爱的神降卑他自己，把他的心意和他手中的工作启示给我的目的，是要我认真调整我的生活，对付一切的拦阻，使我这个人成为合用的器皿，以适应和天同工。

二、首先对付我的心，使我的心在每件寻求神旨的事上，没有自己的意向，放下自己的拣选、喜好，只求神旨得成。许多人寻求神旨的难处，十分之九是有自己的倾向、意志。如果我们的心经过对付，乐意尽一切、无条件地遵行他的旨意，则十分之九的困难就胜过了。

三、经过对付，真地只求神的旨意成就；此时我并不就凭里面的感觉或印象来作决定，而是把圣灵的感动和神的话紧密结合起来。如果我单单仰望圣灵的引导或感动，而把神的话放

在一边，我就很容易受迷惑、被欺骗而走错路。真正出于圣灵的引导，必定符合圣经而不会违背圣经的。单凭感觉，单凭深处的印象，或仰望圣灵的指引，都容易错断神的旨意。我在寻求神旨的事上一直重视圣灵和神的话的一致。

四、其次就是重视神主宰的手所安排的环境。环境往往清楚地和圣灵与神的话一致,引证神的旨意。

五、就这样，1)藉祷告神；2)虔读神的话；3)默想等候。然后我竭尽我的察辨力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此时如果我的心灵平安宁静，则再经过二、三次或更多的祷告，心里仍有持久平安的话，我就认为是神的旨意而走上去了。

4.14 苦难的熬炼

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以赛亚书 48:10-11)

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腓立比书 3:15-16)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欢喜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歌罗西书 3:22-24)

“你们是我的见证”(赛 43:10)。神为了自己的缘故，必在我们受苦难的炉中拣选我们，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行奇事在凡顺服他的儿女身上。

当我上音乐学院时，正值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1952

年)[注 41]。很多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于是就来了个大联考，重新分类、编制排班，所以我到上海就插上了三年级。刚好有一位苏联专家来学院教课，他来刚好是开学以后，大家的课程都安排好了，我们这些转校后来的学生恰好分配在他的班里上课；这是最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不懂得国内的各种运动，课程上抓得很紧，非常正规地上课。我也努力地学习，天天都练声，按部就班地尽心努力。

但我是个基督徒，这在解放后是被另眼看待的，尤其是我三餐都在大饭厅里先谢恩而后吃饭，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加上每星期都去做礼拜，晚间有信主的同学在一起赞美祷告，就引起了厉害的攻击和逼迫。渐渐地，我被孤立起来；没有人敢来找我玩，跟我讲话，或是一起赞美祷告了。到上海的第二年我就成了一个最孤独的人，很少和别人来往；好像我得了大麻疯病，人家看了会害怕一样。最多只是和工友讲话、谈谈。

本来，我很想离开学院，出来工作，可是总不顺利。有一个中学要我去教音乐，却有另一个同学硬要争着去，只得作罢！我的心中因为那场大的斗争，不愿再读下去了，可是主没有开路，周围的环境仍是关闭着，只得照主的话，“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行”（腓 3:16）。神既然让我来到音乐学院，我就在那儿尽本份，这是我清楚理解的。

我反对那些只说不做、夸夸其谈的人，身在上海音乐学院，头脑里想的全是俄国音乐学院，整天处于幻想之中，是不切合实际的。在国内，无论是课程、作业、品德，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

我安心地在神所安排的环境中，虽然大家讥诮、轻视、孤立我，可是我信靠神，心里是很坦然的，没有挂虑，没有畏

缩，也不停止祈祷。但是在周围的环境里，我总是低人一等，无形中被看作次等公民，只因为我是个公开的基督徒！

在这苦难的炉中(参赛 48:10)，神拣选了我，为了他自己的名不被亵渎。如前所述，在四年级统考时，神让我得到全声乐系第一名的成绩；而且当时还在搞卫生运动，我的房间和我负责的女生区却得到优胜旗，由我——一个本来在全校大会上被院长点名批评过的人——负责上台去领取。院长从国外刚刚回来，听到我演唱成绩第一，就过来和我握手，说：“恩立，你很有进步。”因为是在领奖，那位负责政治的院长也和我握了两次手。

面对这些荣誉，我觉得真是其妙莫名。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学生，在那样的时代里，能拿到第一名，又该如何解释呢？毕业后，同学们建议我继续留校作助教，并特意集体向教务处提要求。尽管我各方面的表现和业务成绩都好，可我仍然是个基督徒，这一点就达不到领导的要求——“不合格”。

自从进农场，合计十二年。我在那种改造的场合里，学会了多种劳动，经受神的熬炼。除了我前面提到的自己曾挑选过一次作土箕以外，其他的都是服从分配，毫无选择。十二年可以读完三个大学本科；安心劳教这么长的时间实在不是简单容易的事。自从进场，我就尽心劳动，是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参西 3:23)。这种心情和劳动态度完全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不然一个属肉体的人不会真正安定下来工作，都是表面一套，暗里一套。

刚刚到那里，很不习惯，因为我从小都是在钢琴上耕耘着，从来没有挑过担子，没有摸过锄头，空扁担放在肩上都觉得难受。从前出门，不是骑自行车就是坐三轮车，所有的零用

钱都是在出门坐车上花光，为的是抢时间(除了各种聚会，我还有五场祷告会；另外还教二十个音乐学生，就是二十个钟头，所以我总是来不及)。就算到了中山路口，也要坐三轮车到中山路底。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太娇生惯养了！有时联想到自己是个奉献的人，这样实在是不合格的。所以，神的智慧要把我放在炉里，不然是毫无(属灵)用处的。

起先，神看我太软弱了，就给我一些较轻松的锻炼，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有时拿锄头下田，有时上山砍柴，常常变换工种，缝衣服啦、编土箕等，劳动并不怎么辛苦，是力所能及的。后来转到砖瓦厂，就开始重体力劳动，每天要完成定额指标。末了，一天要完成一大堆砖瓦，劳动量过大，入不敷出，弄得我骨瘦如柴。

有一位弟兄来探望我。结果他回家后，连续一星期，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现出我可怜的样子——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是尽力工作。一年之后，学会了制作瓦片的各项技术。后来，凡要进瓦厂的人，都必须先来向我学习，我作师傅教他们。那个从厂外请来的技术员若是请假或上街，就把模板子交给我，让我充当技术员，教大家整理毛片。因为我遵行主的话，“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地步行。”

若是我一天到晚想着回家，无心工作，就不能学好技术，更没有办法教别人。作了师傅，我工作就不必按定量，可以轻松一些！

另外，我是神的见证人——“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前 2:12)。神是怜悯人的神，满了慈爱

的心肠。我打瓦片打得右手关节痛，每天傍晚回宿舍，背上的斗笠都无法拿起来放在床铺上。制作一片瓦要弯三次腰，一千片要弯三千次腰，是强度劳动。身体疲惫，已消瘦不堪，再这样下去会病倒的。

正在此时，神给我换了一个工种：当时建设局要制作一座公园的建筑模型，没有人手。因为我们瓦厂在业务上属建设局管理，所以来抽调人去帮忙。他们抽调了四个人，我也是其中一个。到那边工作极为轻松，只要拿尺作小房屋，油漆假树、花、电线杆，是颇有趣的工作：只要花(用)上两只眼睛、两个手指就行，剪剪糊糊。在那里，我吃睡都正常，也可以到外边的菜馆吃饭。过了几个月，我的头发多起来了，人也长胖了，各处的酸痛都痊愈了。

我认识了神的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西 2:9)。有形有体的，都是真实的、顶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他超乎万人之上，他全然可爱。所以在<以弗所书>里常看到保罗用“荣耀”二字，因为保罗十四年前到过三层天，去过乐园(参林后 12:2)，他顶容易地说出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丰盛的荣耀！”他述说基督本身的荣耀，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参弗 1:21)。基督是教会之首，教会就是被召出来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 1:23)。教会是新妇，也是王后，是羔羊的妻；神要那充满万有的也充满教会。

何等奇妙！教会是神在万古之前所预定的，今天竟临到末了世代的信徒身上，使我们也有可能像保罗一样，满有圣灵的权柄和各样的恩赐。可是今天像保罗这样的人太少了，几乎看

不见。盼望在这末了的年日里，神复兴他的教会！这是我的祈求！

[注 41]

其中将全国的名教授、较先进的试验设备集中在少数重点大学等等。

怜悯和恩惠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

(诗篇 27:13)

他病重在榻，耶和華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诗篇 41:3)

耶和華啊！求你怜悯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诗篇 41:4)

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参出 34:6)。他的慈爱永远常存(参诗 136:1-3)，他有丰富、荣耀的恩典(参弗 1:6-7)，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参哀 3:22-23)。这些都不是我这拙口笨舌的人所能述说其万(分之)一的。但我还是要尽力分享、见证他在我身上一切的美德(参诗 9:14)。

我为什么会生病呢？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我在劳改农场里已经有一年多作藤器手工操作，整天都在室内，没有做过日晒雨淋的辛苦农活。不料突然调我去大田劳动，正值夏收、夏种——一年最繁忙、最辛苦的季节。我们早上六点就得出工，整天在田野里辛苦地劳动，直到傍晚六点钟才收工回宿舍，足足的十二个钟头，在骄阳似火的曝晒中劳动——割稻、插秧、挑秧……。从室内到田间，从轻活到重活，这种突然的变化，

是身体很不容易适应的，常常会让人病倒。

领导上为了将我们信主的姐妹分开[注 42]，不让我与护士小姊妹住在一起，叫我搬到室外走廊里，睡肝炎病号床。周围是各样的重病号，很容易传染。

那时突然得知了一个噩耗，我心里极其悲伤，因为一位十分爱我的人离世，回归安息了。我心中对尘世完全厌倦，没有欢乐和安慰，盼望回归安息的意念不断地在我心中涌现，真是内攻外击，无力拒绝。我的心唯一的祈祷就是：“神啊！你是神，不是人！”很奇怪的，我心中就起了一个意念：“去读<约伯记>吧！他所受的苦比我重百倍，也许会从其中得到神要我学习的功课。”因此我细细地读整卷的<约伯记>。

一个月后，我因着一句话而停止流泪，就是“你岂能废弃我所拟定的？”(伯 40:8)我是谁？受造之物竟敢争论辩驳！这一句话重重地敲醒了我，问到了我心的深处。但是这一切困苦的遭遇使我患上严重的病：急性黄疸性肝炎。

所以我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医治我，因我得罪了你！”

开始是发烧，我就找队里的医师看病。他量一下体温就说，“没有烧，你是日晒过度，感到太热而已，其实并没有热度。”但是病的确在我身上发作了，全身毫无力气，连锄头都拿不动，无法支撑，要坐下来。实在无奈，只好请求病休。

队长也说，“她大概是病了，不然这个人从未劳动一半而随便请假的。”

忽然，我全身皮肤、粘膜和眼球都呈现黄色，发热、头昏、恶心，我就躺下。总管的医师(刚从大学毕业)来了，检查我的肝脏，发现肝肿大到了四公分。急忙给我治疗，打针、吃

中药退热。我一直感到全身毫无力气，连翻身都困难，稍微一动，就满身流虚汗；不能吃，进入昏迷状态，一点点声音就使我惊跳！但我心中却极其平安，我盼望这是我归回天家的时刻，因为人间的一切都使我绝望。我没有眼泪，也没有期望，只是顶无力地依偎在神慈爱的怀里，安静地领受他允许临到我的一切，没有一点怨言地静静躺卧着。

那时大家因为怕我的病会传染，把我安置在走廊边，铺着几块木板，挂着蚊帐，四方的蚊帐里面躺着一个无声无息的病人。虽是如此，我对人没有一点点的要求，只有单单仰望神的怜悯而已！

队里的医师对我非常关心，因为总管的医师当着众人面前责备队里的医师：“病到如此严重了，你都未曾采取任何措施，是怎么回事？”而且有一个和我同时发病的人，因治疗无效而去世了，因此更引起他的重视，担心我也会死去。他每天一清早就来打针，输葡萄糖(因为我已经不会吃什么了)。

在那种环境里，却有人来看顾我：护士小姊妹每天三餐给我端饮食、洗衣服，煮些可以吃的食物(参太 25:36)，给我端洗脸水，然后去出工。那时又有一位送饭的难友，她虽然是乡下人，头脑也不很聪明，却很老实，殷勤地帮助我，三餐都给我送来稀饭，一点都不计较地帮助我。厨房里刚好是我的藤器师傅煮饭，三餐都特别为我煮稀饭，有时也煮比较好的青菜、萝卜给我吃。

连续有两个月之久，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有一位弟兄给我来信，盼望我在这次病中能疏通多年累积的污泥渣滓，使沟里满了水，可以流通。我真觉得这是安静休养的好时刻，前段我只有求主赦免医治，用宝血洗净多年来的不义，一一认罪求赦

免。感谢主，身边有一本<新旧约全书>，我在病中一天看三次，都是在被子里面看，因为我与人全部隔离，上午看直到中午，饭前就昏昏入睡；午饭后又看，下午四、五点又睡了；晚间再看，同样的又睡了，正像婴儿一天睡的时间很长。这四方方的蚊帐里实在有神同在的甘美，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永远在那儿安息，使我能平静地享受永远的安宁。

两个月之内，我把全书重温一遍，心灵得到滋润供应，使我有力量可再走前面的路程！（参王上 19:7-8）

在病中，我只发了半天烧，极度的虚弱，毫无力气，一动就出虚汗，说话无力，走动极慢。但是神仍与我同在，我觉得神会扶持；他虽然不是人，但比人更体贴照顾，因为他曾亲自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人生中的种种艰难困苦他都经历过，他能体恤我一切的软弱和疾苦（参来 4:15-16）。

有三个人轮流在我身边，我从未开口要求什么，却不断有人在身边看顾我。有时候，护士小姊妹心里想，“明天我不端洗脸水了。”她走到我身边，就看到别人早把洗脸水端来了，她自己也觉得奇怪。还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婆，只能在宿舍里打扫卫生，她主动向干部说要来照顾我。等大家出工后，她就为我煎药、煮点心、洗碗筷（参诗 41:3）。我很安心地躺卧，一切都仰望神亲自恩待，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

大家议论说，这个四方蚊帐里躺着的人像是死了一般的寂静，但他们难以理解我心中享受的甘甜和平安！

病慢慢地好转，但是进展却很慢。两个月后，肝肿大只缩回二公分，仍然没有痊愈。我就开始起床，做些零星手工，织毛衣。在这重病之中，我看到神的安排看顾，给我适当的供应，没有缺乏。家中给我寄来肝针、B12、食品，使我得到滋

养。我体会到神的看顾比人更亲切周到！我亲自经历“在活人之地看见耶和华的恩惠”（诗 27:13），满心感谢、敬拜他！

让我来述说一个甘甜的小故事。在病中虽然浑身无力，但我仍然起身上厕所。那种软弱无力的样子，走起路来实在是寸步难移，经常要人扶着走。可是队长却看不惯（他没有一点医学常识，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假病”、“耍花招”，“真像作戏一样的”，还学我走路的样式，让大家哄堂大笑。但是极度软弱的我无法改变自己行走的样式，就任他们当面取笑吧。我的心在神面前无亏，实在没有半点装腔作势。

有一天我又路过晒谷场去厕所，因太无力之故，护士小姊妹急忙来扶着我走。我记得非常清楚，出了门走上晒谷场，队长就在那儿又破口大骂。他是个当兵出身的人，声色非常粗鲁，连着下流话一大堆骂不完。小姊妹扶着我慢慢地寸步而行，我觉得像新娘进入礼堂那么慢步，心中突然感到极安然甘甜。神完全明白我的真实情况，心中没有一点点埋怨、伤痛。旁边大发作的谩骂声，真像“乐队”伴着我前行，又像是吼叫的狮子，但它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乐队的“进行曲”一直到我回到了床上才停止。我心中唯一的祷告就是：“神啊！你知道我，认识我。我完全地安息在你的怀里。”

有一次得到一个机会，我就靠近队长，告诉他：“我实在是没有力气，这是因为我生病的缘故。”他一点也没有怜悯之心，还说我是故意装腔，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后来有一天，我听见队长老婆在流泪大哭。大家告诉我，队长的儿子得了和我一样的病，花了很多钱送医院，而且像我一般毫无力气，甚至比我更软弱。似乎神在管教他，从此队长明白了病情，就不再

随便出口骂我了。

谁也难以料想到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竟然还有来自各方的猛烈攻击。有一天，一位女干部送来了一封信，是护士姊妹的母亲和她妹妹寄给我的。那信的内容是骂我毫无良心，害得她们母女长期分离，不得团聚。我一切的爱心和爱神的行为都变成了“罪证”——那些话使人难忘！我只祷告说：“主啊，求你自己为我伸冤。”痛苦的委屈使我不能开口。

晚间，女干部叫了护士小姊妹去她房间，将她训了一顿；而后又叫了我去，骂了许久。我低头无声，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整整训了两个钟头，最后一句“给我滚开！”我才回到床上休息。

半夜，我突然听到嘈杂声而惊醒，原来是那位女干部的婴儿患了急惊风，抽筋快要绝气，叫医生、喊人帮忙，吵闹了一夜到天明。我心中极平静地敬拜我的神！耶稣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太 21:44）。我虽然卑微，神也给我看到他的恩惠和报应，因为审判将来必临到全地，但神在今天也有恩待他儿女的凭据！像这一类的事是太多了；这也说明，神随时在看顾、怜悯、扶持他的儿女，不然我们早就丧胆了。

我卧床两个月的末期，有一天，和我比较好的同伴偷偷通知我，今天要开全场控诉大会，我也是被控诉的对象。这种非常难担得起的困苦又要临到我，想到整天因病无声地躺卧，怎么忽然又会有从天上掉下来的灾祸？我扪心自问：“我犯了什么重大的过错，又得上台‘演戏’？”

大家收工回来，也得了开大会的消息，我们急忙作了各样准备，洗澡、换衣服，因为若是被关进禁闭室，就无法洗换

了。护士小姊妹说，“一年我们才上台一次，要穿得漂亮整齐一些。”因为传道人每星期都很干净地上台作见证；而我们一年难得有一次机会，真是如此。我们都拿最好的衣服穿上，剩下的一些食物也都吃光。最后，只有把自己交在神手中，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参赛 53:7)!

广场上露天的台子上挂着蓝底黑字的“控诉大会”横幅，会场周围站满武装人员；全场的犯人都召集了来，有五百多人，一队队劳改人员鱼贯地进入会场，席地而坐；我们妇女队一百多人也排队进入。台上坐满了场长、科长、指导员。会一开始，满场呼口号，把被控诉的人叫到台前站立：贪污、偷盗、越狱、搞腐化，还有我这个顽固不化、不思改造者，因为我还是坚持相信耶稣基督。台前站着的有七人，大家一个一个地控诉他们的罪状，最末了就轮到我。

许多人起来说到我的情况；他们站在扩音器前，述说我的信仰及小姊妹平时讲给人家听的故事。一个个生动的圣经故事由她们口里复述出来，引起全场哄然大笑，小姊妹本人也笑得合不拢口。台上的干部却无法制止妇女们的述说和哄笑。控诉大会本来是很严肃的，反而引起一阵阵的笑声，干部们大怒，喝令中止控诉大会，叫小姊妹也站到台前来。这位里面满了喜乐的姑娘笑咪咪地走上去，更是让他们气急败坏！“再笑！再笑就拿大便糊嘴……。”当场扣上手铐，才收敛了一些笑声。

有人就起来控诉小姊妹，说：“她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信的人进天堂，我们不信的人都要下地狱；地狱里火烧着，又热又烫得要命！到那时，他们就是用小指尖蘸点水给我们凉凉舌头也都是不行的” [(路 16:19-31) 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台下又是一片哗然。

另有一人开口了：“恩立说的，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什么是永生？”这位控诉人解释得非常有趣：“就是千千万万年不会死的！”

大会中提出的罪状真是不少。快要结束时，我听到科长说：“恩立，这回你若不交待，绝不放你过关！”

会散了，小姊妹因“破坏大会”，当场就被关进禁闭室。我回到宿舍，极其疲倦，心中挂念着自己的姐妹：没有被子盖，在那严寒、潮湿的黑暗中……。唯有祈求神怜悯！

但是我怎么回答众人的问题呢？我写什么呢？我的神啊！这时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动：“等人家来要，再写。”一两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问一声，好像是无人管理一样地平静。

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管教主任叫我们不要出工，叫小姊妹从禁闭室出来开斗争会，问她还要不要祈祷？小姊妹一句话也不说，一个上午斗争没有结果，只好将她的手反铐住，这样小便、吃饭都得别人帮忙。我眼里噙着泪水，只是不敢出声。

下午，却让我们休息、整理，要我们洗澡、洗衣服。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等我到溪边洗衣服时，内心有一个很强的意念说：“你要转移了。”“去哪里？”还不知道(参约 14:21)。只想起在我病中读圣经时，有一次心灵深处也有声音说：“你要急速把全卷读完，因为这是为了其他许多姐妹的需要，在灵粮上下功夫，为的要供应她们！”

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吹哨子，大家以为要出工，但是却叫大家集中，整理行李，吃过中饭就起程。所有的人都忙起来，有的哭，有的笑，我也包括在喜乐的人之中，因为小姊妹的手铐开了，我们又要转到另外一个新的农场去，继续作那默默无

声为主耶稣受苦的见证！

[注 42]

在改造单位，不允许人与人中间有亲密关系。一经发现，立即调离拆开。一般不容许两个基督徒在一起。

要忍耐到底

神对我们的熬炼都有一定的时候。“要忍耐到底”对我实在非常难，因为人总有自己的要求、欲望，总爱凭着自己的喜好去作；一旦和神的计划、旨意脱节，就走岔、走偏，引起极不良的后果而延长神熬炼的时间。要钉死自己、绝对不凭自己肉体的欲望，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我们在圣灵的光中，深刻地认识“以自己为中心是人类堕落的根源”；若不靠主经过十字架长期的对付，我们就不会“衰微”，属灵生命也不会“兴旺”（参约 3:30），我们也不可能“被模成他儿子的形像”（参罗 8:29）。

多年的磨炼，我的心非常想念父母和亲人，可是却因为第一关通不过，总难以得到准假探亲。一想到这些事，常常暗中叹息，觉得太不自由！可是神有一定熬炼的时间，我们可以放心。自从重判“劳教”后，四年没有看到亲人了，年长的双亲也日夜在盼望能看到儿女归回。到 1966 年劳教快满期的一个月前，我好像是病了——肝区周围有些痛，吃药打针也不见效；有时忍不住，只好请假休息。最末了的一个月，几乎都是休息。我也不知道病在何处，就是疼。在山区(诊所)的医师只凭病人主诉、医生手摸，没有任何检验的仪器设备，无法验血，只把我当作重病号。因为我快要解除劳教了，就把我送到医院去(因为他们不肯让我自由回家的)。

未走之前，我实在不明白为何不能释放我回家，要送医院当然说明是不可能回家的。心中实在难以忍受，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在整理自己的行李时，却很自然地把衣物分成好的、送别人的、要带走的。整理好了，就拿起随身日用的行李，进医院了。医师马上就进行检查、抽血、诊断病情。第三天我弟弟突然来了，因听说我病重，要求保外就医，并带来了肝针、葡萄糖和在路上要用的药。他先到总管处，立刻得到批准，九点多到医院带我去办手续。我回到队里，顺手拿着整理好的行李，另外一部份托人保管，几分钟就办理清楚。

我在办手续时，心中特别焦急，因为如果行动太慢，就会拖到下班的时间了。当我到总管处时，主任刚好要下班，才走到门口。由于已经批准我回家，他只好又回办公室为我办妥了临时户口、粮证。在神的带领下，一切手续办好，只花了一个上午，就离队回家了。

弟弟挑不惯行李，我心中默默祈求，到门口刚好碰上一辆买菜的三轮脚踏车，空车要进城，就连人带行李把我们送到火车站。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在人看来，四年了，无法回家一趟。但是神的时候一到，却可以在半天时间里解决一切问题。人自己的想法、看法、方法都没有用，实在不如天使把彼得从三层牢狱里领出来！

神看我不宜在医院里长住，就让我及时回到家中休息。过了元月初五，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奇怪吗？没有病！验血、测心电图、大大小小的化验，都查不出有什么疾病。只有右边肋骨痛，一冷就痛，一摸也痛，以为是肝脏的肿瘤发作呢。医师用酒精灯拔火罐一两次，风痛就好了。若是留在原来的医院等

验血，则报告单一出来，我就没有回家的机会了。

神看我太软弱、心灵疲倦，就给我安静休养的时间，让我退回到他面前，在家中足足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之内，我重温了新旧约全书，并借了好多属灵书籍来看，补足我多年的灵粮缺乏。我回到家一星期之后，一位属灵长辈寄来一封信。信的末了说，我病痊愈以后，还要“重赴第一线”。我心里一惊：“那临到我的还是不得释放？”又有一位姊妹来信，要我“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王上 19:7）。我把这些话放在心里，默默思想。姑姑、婶婶都来信问安，并说了许多欢乐与安慰的话。

我回到家中大大地享受——三顿饭加两餐点心，晚间妈妈还要再给我一餐，让我实在受不了。很有趣的是，因为吃得太多太好，我只好买一瓶“食母生”（酵母片，助消化药），每顿吃四、五粒，结果什么都消化啦！一星期以后，我的衣服就绷得紧紧的了。直到四个月过后，我所有的旧衣服都穿不下了，只剩一件可以穿的，都得重新做过。神给我极大的厚恩——由于我回到家，父母亲也因为欢喜高兴，吃得香，人也变胖了。最满意的是，我两样粮食都饱足！

有一天，上级突然要了解我的病情，派人来到我家，刚好我出门了。等我回到家得知此事，心里很烦闷，因为如果我没有病，他一定是要我归队的。若是要开一张有病证明，那是太简单了，因为作医师的朋友很多。左思右想，我又到医院作一次检查，表姐给我开了一张右边肋骨还有疼痛的证明。

很奇怪，我拿着这一张疾病证明，内心却极其不安[注43]。那一天，我打破了火炉的盖子，晚间炉火没办法熄灭保温；我颠三倒四，尽是闯祸；去喂鸡食，一只公鸡竟然啄住我

的裤脚不放，赶也赶不走。突然，表姐又来找我，门一开，我吓得心脏砰砰跳。我急忙安静下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安静的祈祷中，我心中明白了——身上藏着一张假的病条，准备拿出去当真病证明书。我马上取出来撕掉。

第二天，我到派出所里去，很简单的几句话，说完就回家了。

四个月后的一个晚间，有一位同劳教的释放者来找我。他说他遇见了农场的干部，说要调我回场；他以为我要走了，就急忙来找我。实际上我一点也不知道，干部也没有来过我家！

这重新返回劳改农场的消息使我黯然落泪，因为我不想让父母亲知道，免得伤他们的心。晚间我走到花园里，四处都静悄悄的，我一个人呆在树影下的石凳上，默默祈求主怜悯。我又要离开我的家了。这已经是离家的第七年了。我说：“神啊！求你施怜悯，监察这漫漫长夜，以过去的岁月(七年)为满足吧！”

我默默地走到房间里，顺手拿起书架上的一本红色笔记，刚好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里被大斗争时的笔记。这是我第一次写下大会上许多老师同学批判我的问题。一字字、一行行，直到如今多少年，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回忆多少年来的大小斗争会，始终是贯穿着一个“精神”——因信耶稣被批斗。从1952年起直到如今1966年，特别是(1958年)进劳改农场以来，可以说是“老运动员”[注44]了！小会有时可以免掉，每年的大会总结是少不了我的。

我深深地意识到黑暗的权势环绕着我，那快行的蛇，就是那曲行的蛇(参赛 27:1)，一直跟着我的脚踪，要伤我的脚跟。有点像客西马尼园，我求父叫这杯离开！眼泪满盈，静寂孤

单，我听见那至微小的声音：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 12:32）。

我在“阿们”中完全平静下来，愿意凭神的旨意行！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警察来了，要我到派出所里去一趟。我立刻起身，看到场里来的女干部，命令我回家整理行李，马上赶上午 11 点的火车。我要求等牙齿修补好再启程，她答：“不行！你现在若不走，就呆在派出所里，别回家拿行李了！”我没有什么话说，就默默地回家。

警察又跟着我回家，坐在椅子上，看着我整理行李。我父亲因为这么突然要我离开，立刻启程，就大发脾气，向警察说理：“你叫我们走，这是肯定走的。但是那么匆促，什么都没有预备，单单拿铺盖卷，连饭都没有吃，怎么能走呢？”他极其恼怒地大声据理力争，警察看到我也真预备好，是作走的准备，就说：“你自己乘三轮车到火车站吧！”

他一走，来了三位我最要好的姐妹，她们心里有催促，必须要来看我。一见到一个家乱糟糟的，衣服被子乱成一堆，真是莫名其妙。而后得知我要走了，急速地帮忙整理、拿东西、捆扎行李。我雇了一辆三轮车，边走边哭，邻居、亲人都落泪。妈妈再作短短的祈求，把我送上车——我又一次离开了我人间的家。幸好那三位姐妹来帮忙，又安慰了我妈妈的心，免得我这样如同被鹰突然叼走，他们老人家一定受不了！

神怜悯我年老的双亲，他们已经七十岁了，家中两姐弟都去劳改，比别人的痛苦多了一倍。妈妈因为我走得太突然，又加上忙乱，衰弱的身体几乎支持不住。神体贴他们的软弱，在我走后第二天，大弟得解除劳教，回家了。过后，我知道父母

亲身边有弟弟照顾，就比较安心了。

回顾我再一次回场的原因，真是主奇妙的安排，正如约瑟所体会，“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创 45:8)约瑟十七岁被弟兄们卖到埃及作奴仆，又因诬告进入监牢，合计受苦十三年；但约瑟却说，“差我来的是神。”这是站在哪一个角度看问题？是站在神的一边(在基督里)来看问题的。神说，他兴起法老，是为了彰显他的权能和荣耀(参罗 9:17)。基督徒如能确实地相信“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约 19:11)，我们就会从神手中接受一切临到我们的环境安排，在凡事上处之泰然，也能说“阿们”了。

现在回想起来，返场的必要和返场的时间，无论按全国的形势还是场里的情况来看，都是恰当的。一个奉献在祭坛上的人，难道还有自己的选择、不肯被差遣吗？我只有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由他安排、引导。

1966年5月，全国正开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我回到场里，农场已经开展了四个月的“社教运动”[注 45]——一次和风细雨的政治运动。我看到了众姐妹，听到她们的实际情况，使我禁不住伤心流泪，捶胸大哭！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她们已经开始说“人的确是猴子变的”，也承认自己有“反动行为”、“危害人民”；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否认神了。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为着肢体们属灵的伤亡悲痛欲绝。我俯伏在地，无法述说情由，心中悲恸，像马利亚为了刚刚死去的弟兄拉撒路伏在主脚前哀祷(参约 11:32-33)！我也稍微体会到摩西常因着百姓犯罪而不吃不喝，伏俯在地求神赦免、施恩怜

闷的心情(参民 16:22,45;申 9:25)! 众姊妹经过多年的熬炼, 被磨被辗, 致使灵里枯干沉闷, 终于精疲力尽, 一个个被击倒。

她们的情况, 若不是亲身耳闻目睹, 实在难以置信。若不是神看准我的软弱, 给我有四个月的退休安静, 重新得力, 我将比她们更可怜! 回到家中, 让我得安慰的就是“幸亏我没有否认主耶稣”, 不然我怎么有脸见诸位亲友呢! 这完全是主爱的保守!

小小的“就业队”[注 46]里有七八个姐妹, 大家都在一个队里。这里属灵的争战十分剧烈。有一位姐妹经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批斗, 怎么都无法罢休, 检查愈写批斗愈厉害, 怎么说好话也无法摆脱, 甚至被勒令停工反省, 实在痛苦难言。因为纠缠过久, 心灵不得安宁, 她就来要我帮忙; 我因为刚刚回来, 与她接触不多, 以前也没有深交, 不过看她太痛苦, 天天不得过关, 就把自己的经历介绍给她, 要她先站好自己正确的地位——要先站稳了(参弗 6:14), 然后靠着神的道, 发出简单的声明。她听进去了。很奇妙的, 她的问题马上得到了解决, 好像铁链从她手上脱落在地上(参徒 12:7)。这情况的转变, 让她从此完全地归回, 在属灵上大有长进, 一切属肉体的活动也慢慢摆脱掉, 恢复了从前爱神的心!

有两位写检查的姐妹, 她们已经开始否认自己的信仰。两人同时发高烧, 属于“副伤寒”那样的病。这高烧使其中一位年老的姐妹说: “我太热了, 真像地狱的火在烧。”因为没有冰, 只能用溪水冷敷解热。

我在安静中, 心里有感动, 要去看望她们, 为她们按手祷告, 使病得医治。因为听说她们的病不是普通的症状, 我凭着引导进去, 在蚊帐内问她情况。她说: “我快给烧死了。”我

要了她的检查书看。我说：“你这样写，对不起神。”随后，我奉主名为她按手祷告，一刻钟就出来了。

虽然只是短短的时间，却在小组会上给点名，追问我为何进去看她。

我的姊妹当天泻肚子、退热，就恢复了健康。这个姊妹对另外那个姊妹说：“你病了还不知道为了什么吗？你难道不懂得是神的管教吗？”

于是她也下了决心，认罪悔改，不否认主名，后来病就痊愈了(参雅 5:15-16)。

还有一位姊妹把她的检查、整个经过，全部拿给我看，我急忙和她分享主的话，把真理讲解给她听。她当场撕碎检查，重新写过。

肢体们东颠西倒的情况，是因为黑夜太深，是夜里的四更天，船在海中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参可 6:48)神也知道他儿女的困苦，让其中一个在外面得到好的供应，回来供应肢体灵命的缺乏。这完全是神预先的布置，免得全都打盹睡着了(参箴 6:4-5)。所以在末了的时候，主要我们谨慎自守，儆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不然就无法得胜、站立得住！(参彼前 4:7-8)

感谢主的恩典，肢体们虽然是头昏眼花，脚步踉跄，但是结果都站住了，而且比以前更坚固、更有见证。荣耀归主名！

经过长期的熬炼，我们不再是小孩子，没有“中……人的诡计和欺骗的魔术”，没有“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弗 4:14)，就是那背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参弗 2:2)。

1966 年全国刮起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渐渐地刮到劳改

农场里来了；这是必然的，甚至比外边社会上更甚。一天晚上，我走在走廊上，突然四、五个人围过来，拿着剪刀将我的头发胡乱剪掉，剪得像疯子的头发一般，长短不一，凌乱不堪。也不说好、说歹，好像犯了什么大罪[注 47]该受刑一样，其他五、六位姐妹的头发都给剪了[那时我们全都留着长发，编辫子(参林前 11:15)]。直到如今，我还不明白剪掉头发究竟有什么意义？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又把头发留长，梳了辫子。连那些先前剪掉我们头发的人，自己也留长发、梳起头来！

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应当随从今世的风俗，智慧之子要以智慧为是！因为我们与世人有分别，世人就以为怪；再加上我们坚持信仰真神，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压迫。我们成为最低的一层，在劳动上是挑最重的担子。在各种运动中，随意可以加罪在姐妹们身上。犯罪的人可以捏造事实归罪于我们，随意斗争、罚跪、陪斗，又不让我们说理。

有一个女犯因顶撞指导员，与他扭打时顺手抓住他的裤子，把它撕破了，因而进禁闭室。经过长期的自我检查，也无法出来，后来有一个极其狡猾的老妇人，替她写了又长又欺骗人的检查，把她为什么与指导员打架的原因，都推到我身上，说是我“教她”的。结果，这个检查算为彻底，她被释放了。我自己一言不发，因为与事实距离太远了。他们打架时，我根本不在场，还在家中养病；而这个女犯，我也很少与她来往，更谈不上教她打架。这罪名却硬套在我身上，使人信以为真，太卑劣了！从此，大家都学会了一套奸诈的方法，把大小的过错都往我们身上推，她们就可逍遥法外，若无其事，继续作恶！

有一个逃跑犯，把自己为什么逃跑都推在一位姐妹身上，说是那姐妹拿多少钱给她叫她逃跑，目的是为了什么、做了哪一些事……。连续斗了几个晚上，害得姐妹每晚都要拉去陪斗。后来这人逃到山上，晚间又来偷了我的一个放碗筷的木箱，她以为里面有吃的东西，哪晓得没有。可是当她为自己辩解时，我这被偷的人，罪反倒比她更重。主的话舒畅了我的心，原来这世界是恨恶光——光照在黑暗里，他们不但不接受光，反而恨恶光(参约 1:5,3:20)，是顶可怜的。虽然如此，这女犯还再三逃跑，末了只好给她上了脚镣。表面上罪推在我们身上，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因为漏洞百出，虚假的事玷污不了我们的清白。神是知道的，周围的人也都明白。

感谢主，常藉着一些经节来勉励我：“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 5:10-13)。“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前 2:20)。

我把这些圣经的话背熟了，生怕自己忘掉。到最末了的阶段，劳动加“思想整顿”两方面夹攻，使我们难以熬过去，极难忍受。每夜我都呼求：“神啊！求你垂看，顾念我的软弱，我受苦的日子够了吧？求你早日释放我！”天还未亮，哨子一吹，我心中只有哀祷切求：“神啊，求你引导我度过今天的日子，赐给我承担的力量！”那种可怜的切求，是一种说不出的叹息。末了的五年最难熬过的！

我们常常负担供应柴火，要到山上砍柴。我记得有一年下了四十多天的雨，我们天天穿着蓑衣，上山砍柴、割芦苇。穿

的都是潮湿的衣服，在大雨茫茫的山野里劳动，没有片刻休息。因为连续太多天下雨，木头湿透了，没有柴烧，只好吃没有煮熟的饭，眼看着白白的生米，和着水硬吞下去。家里寄来的食物全被没收——他们宁愿拿去丢给狗吃，而我们却饿得皮包骨，人家估计我们三个姐妹的体重加起来不到 150 斤！不但白天劳动，而且夜夜都得加班，精疲力尽才得回来，晚上竟还要加班挑米，直到半夜。

我们因为信仰，三番五次地挨斗，绑着吊打，在我们那里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还把我的头发剪得光光的，如同尼姑一般，连半分长都没有。经过疯狂的斗争、绑打，我旁边的老姊妹因为体质太弱，呼叫声盖过了控诉声，几乎要昏过去了。我们被绑得透不过气来，满脸满身的汗水如同大血点滴在地上，浑身上下每块骨头的位置都在意识中清清楚楚，真像是经过了死的考验。但是他们却没有胜过我们，这是神特别的保守。

回想十二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位公安人员到我家来告诉我：“你的思想不好，我们送你到一个地方改造改造。”

十二年过去了，在一场很大的斗争会上，我交上了我的总结：

我信神已经二十多年了[注 48]。我相信神在圣经上的应许——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必得永生。所以我没有办法批判神的话语。我深信，信的人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十二年来的思想小结，我再也不会多说什么了。

在人的眼光中，我们是没有办法“改造好”而离开那种环境的。可是不然——神看到他对我们的考验已完成，他自己会为我们开路！

当时政府有一个新政策：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收编，组建

成一个“建设兵团”，负责部队的粮食供应，驻扎在我们农场。因为人数太多，劳改农场容不下那么多人，因此我们得到释放！

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
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
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
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
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
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
(诗篇 124)

1970年9月20日，我竟然被处理，去武平县[注 49]插队劳动[注 50]，不是“四类分子”，也不是“管制分子”[注 51]，安然地被送到武平的山区树林里，单独地生活着！神按着他的心意引导我走另外一程新的道路，过新的生活！

[注 43]

这其实是恩膏的教训、圣灵的禁止(参西 3:15)。

[注 44]

“运动员”指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批判的对象。

[注 45]

即“四清运动”，详见“注 32”。

[注 46]

“就业队”即解除“劳动教养”处份(也叫“摘掉劳教帽”)---仍留场就业的劳动队(参“注 40”)。

[注 47]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发表的北京市第二中学红卫兵的“向旧世界宣战”一文，摘录如下：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份可做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作废品处理。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苏联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绝不留情！

我们也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呼吁：向残存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火！砸烂它！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注 48]

写于七十年代初。

[注 49]

位于福建省西南角的一个县，靠近广东省和江西省。

[注 50]

“插队”指“插队落户”，即下乡成为人民公社生产队员，在农村定居下来。

[注 51]

“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管制分子”即在社会上被政府强制管束的罪犯或坏份子。

黑暗中发光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 6:8)

我在前面说过，在我年少的时候，有一次来了一个北方的传道人，他以上述经文为讲道的题目，也说到他自己如何蒙召，从糊涂到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奉献自己作主的圣工。他特别对会众提出一个问题：

“在黑暗的角落里为主作一盏灯，见证神，你愿意吗？”

深受感动的我坐在椅子上默默地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在最黑暗的角落里为主发光！”

这真实的奉献蒙神悦纳，他就按着我的奉献施行他的计划，真的是如此。回顾以往我所走过的奉献的路，实在是走在最黑暗的角落里，为主点上一盏灯，照亮了最昏暗的地区。

回想我进劳改农场的前夕，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是航海人员(开轮机)，说了一个小小的心得体会：

海洋里常有礁石，礁石上常点着红灯(灯塔)，指明这里有礁石。航海的轮船一看到红灯，就得急速避开，不然撞到礁石，船遭破坏，船上的人生命就有危险了。如果礁石上的灯熄灭，或灯没有点着，船碰到礁石，罪就归于那点灯的人；若是灯点着，船碰到礁石，罪就归于那开船的舵手了。

基督徒正像大海里黑夜中的灯塔——见证神的救恩，预告罪人免罪债的方法，就是信主耶稣得永生的道路，可以免去地狱永远的灭亡。若是基督徒失去了见证，信心软弱、灯熄灭了，不能为主发光了，以致罪人灭亡，罪就归于那基督徒。若是基督徒的见证如同明光照耀(参腓 2:15)，罪人自己不信靠神，罪就归他本身。

这小小的见证铭刻在我心的深处，记忆犹新。进劳改农场后，在一切的大小斗争中，我牢牢记住要“点着灯”。虽然不能公开地宣扬福音的真理，却能在黑暗中为主发光，默默发出

无声的见证，只等到人家问我心中盼望的缘由(参彼前 3:15)，我就老老实实说出我心里所有的盼望，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在深深的黑暗中，有一盏灯何等的刺目。

因为在黑暗中的人，只想梦和死！

他不想见到光，也厌恶光，

因为光打乱了他们梦境，

看见了自己的污秽，明白自己的不堪。

又何必如此呢？

睡吧！睡吧！把灯熄灭，

大家安稳，在黑暗中多么自在。

所以见证，这盏小小的灯是太难点，

用尽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使这光熄灭。

这无声的见证人受尽了人间的千百次吹打，仍然点着灯，因为敬畏神，害怕罪要归给自己！因为他已经答应那差遣他的神，再受苦、再委屈也要点着灯，来完成从神来的任务。

这灯是靠神所输送的油，才能发亮的；也不是人的吹打所能熄灭的，很有意思。经过多少年，仍然发光，照亮周围的人。

我深切地明白，将来在白色大宝座面前，这罪绝不归我，要归于那不信的罪人，他们自己承当吧！因为我在最黑暗的角落，仍然点着灯。

主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他自己)，这就是作神的工”(约 6:29)。很简单的，“信”就可以了，这是我多年来的经历。“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之外，不能得主的喜悦，唯有信而顺从。”

神仍然不释放我回家，要我转到另一个地区——武平县，

在那黑暗的地方继续为他发光。很多人都从他们原来的岗位上转移了，各自回到安逸的地方，留下了我一个人。

也许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引导，我不敢下断言。但是神却再三地不让我离开，为什么呢？当神开启我的眼睛时，真是像<信而顺从>这首诗歌所描述的：

没有一点黑影，没有一片乌云
能迷漫、遮蔽他的笑脸。

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
他不顾念而让我白受苦；

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
都变成祝福，只要我信靠顺服。[注 52]

武平这个地方地处闽西山区。福音曾经传扬过，但还有许多偏僻的角落没有传到。为了将来的大审判，需要传扬再传扬神的救恩。神实在宽容世上的人，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参彼后 3:9)，得以从撒但的手下被拯救出来，从黑暗中转向光明。我在武平三年多的时间，不断为主传扬福音，从大队到公社，直到县城，到处为主作见证[注 53]；得救的人却稀少，正如主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路 18:8)[注 54]实在是太多了！

但神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所播下的种子，后来都不断地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教会不断地兴旺。感谢、赞美神！

愿一切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

[注 52]

引自英文圣诗“Trust and Obey”(某中译本)。在<圣徒诗歌>(第 364 首)

中该诗前三段译文如下：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
当我肯听命，他就充满我灵，他充满信而顺从的人。

地无一点黑影，天无一片乌云能迷漫，当他笑容显露；
没有疑惑畏惧，没有流泪忧虑能存在，若我信而顺从。

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顾，让我们痛苦；
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成祝福，若信而顺从。

[注 53]

主如许可，在武平插队三年及以后的经历，将以<续集>与读者见面。

[注 54]

“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环球圣经公会<新译本圣经>)

生平年表

1928年10月24日 出生于福建厦门港礼拜堂一位牧师的家庭

1934年 就读厦门港荣康小学，后转怀仁小学、厦门第一女中、毓德女中

1946年 考上福州音乐专科学校，期间解放战争，前后共读了四年

1950年 院校合并，插到上海音乐学院三年级

1953年 毕业分配到杭州文化局

1954年 回厦门家中

1958年7月27日 被捕，监禁于劳教农场，先后在沙县、永安、龙岩小池、闽侯白沙等地

1970年9月20日 上山下乡，安置于武平县下帽村恬下大队

1974年1月1日 回到厦门家中

1974年~至今 自由传道